

集三史外東閩





留東外史第三集

不肖生著  
跛子批點

第三十九章 上酒館傾蓋言歡 攢正頭千金買笑

話說蘇仲武從日光趕回東京。到家中擽下行李。便跑到玉名館來找黃文漢。不料黃文漢這日正和胡女士到飛鳥山去遊玩去了。沒有回來。蘇仲武便如熱鍋上螞蟻一般。坐也不好。走也不好。凡人着急之時。當然有此現象。但是爲了爭勝子的事。着急至此。未免小

做大。在玉名館門口徘徊了一會。被赤炭一般的太陽晒得慌了。心想何必急在一時。並且他未必便有這通天的本領。他若和我一樣。沒得法。設豈不更加失望。如果他真有手腕。就遲一兩日。大約也沒有甚麼關係。轉念一想。果然遲早沒有關係。但不是太陽晒慌了。未必略念得如此之快。

蘇仲武這般一。想。心中就安靜了。許多當下。留了張字條。給玉名館的下女。教他交與黃文漢。自己却到小日向台會他。一個朋友。他這個朋友。姓陳名志林。廣東三水人。年紀在三十歲左右。公費送他到了日本。八年在明治大學上課。甚矣明治大學之難得畢業也。聽說他家中很有些財產。所以能和湖南的張孝友相識。

第八章書中。不是說過他和歐陽成王甫察張孝友一班人。同嫖萬龍的嗎。於今張孝友已經畢業回國去了。有的說他一歸國。便得了某省高等審判的推事。有時間起案來。好不威武。自覺得比他那不长進的哥子。終年候補不得差事的強多了。真是文憑有用。何愁朝裏無人。這是在中國的事。與本書無關。且不多說。於今權備這

當兒補說他在東京時的一段冤枉事故。給看官們聽聽。使看官知道天字第一號的冤桶壽頭。除了他。沒得第二個。去年九月。他和一班朋友。嫖了個天昏地暗。直到十月半間。錢不應手。嫖與才漸漸減退。他們這種人。沒有錢。便如失了魂魄。終日垂頭喪氣的。在家中悶吃悶睡。接連寫了幾封信。向家中催款。要家中寄五百塊錢來。他家中在巴陵長沙開了幾處錢店。往年生意甚是和旺。祇因為幾年來。他兄弟兩個。比賽着支用。把本錢都支空了。漸漸的有些呼應不靈。張孝友去了幾次。信不見。回話也料定家中必是一時無錢。獨自悶悶的打了一會主意。忽然跳起來。笑道。有了。有了。要想救濟一時。除了這條路。再無別法。妙想天開可謂人梅智生立刻走到自働電話的所在。打了個電話給萬崎洋服店。教他立刻帶見本(樣本)來做冬服。不一刻洋服店來了。這萬崎洋服店開在神田南神保町。資本尙稱雄厚。張孝友幾年來在他家做衣服。以及紹介朋友做衣服。儘在二千元以上。萬崎自開張以來。也沒有遇過這樣主顧。所以聽得是張孝友要做衣服。登時上下忙個不了。揀齊了最時新的見本。派了個漂亮的店夥。跨上腳踏車。向張孝友家來。張孝友做了兩套冬服。兩件外套。燕尾服。大禮服。各做了一套。共計價值四百多元。言明十二月清賬。洋服店欠賬。本是尋常之事。況又是有一無二。信用最好的主顧。錢期久暫。有甚麼話說。店夥諾諾連聲的。駝着見本去了。過了兩日。將初縫合了身體。趕快縫製。不到十日工夫。都已成功。齊送到張孝友家來。張孝友一一試了新做一箱裝了。店夥去後。叫了乘東洋車。自己坐在上面。將洋服箱子放在腳下。直到一家當店門首。下車。車夫把箱子搬進去。居然當了一百五十元。比僅過家中的錢快得多了。真是好主意。張孝友得了這宗款子。便如初出籠的雀兒。歡喜得連跳帶竄的去找他朋友。開心不料。找了幾處。都找不着。祇得一個人到日比谷公園。

的。松本樓去調下女。有了錢自然要緊尋出路了剛走到公園門口，便遇見一個四十多歲的日本紳士，帶着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均打扮得花團錦簇的，也向公園裏面走去。張孝友留神看那姑娘，身材兒都有幾分動人之處。估量他們的身分，雖不像是很高貴的人家，然也不在中人以下。心想，這樣端好的女子，雖不及萬龍京子一般藝妓的濃艷，却另有一種風味，是他們萬趕不上的。我在日本，嫖藝妓，總算嫖够了，也不覺有甚麼大味兒。若得一個好人家的女兒，招我作女婿，倒是件風流趣事，太好了，不敢妄想像這樣的女子。這樣的身分，也算相稱。大賺了再多化幾個味心錢，甚麼高貴女子弄不到手呢張孝友一面想，一面跟着他們往裏走。四處遊行了一會，他們三人見張孝友相貌魁梧，衣服華麗，祇管跟在後面閒走，倒像結伴同遊似的。各人心中，皆以為奇怪，不住回頭看張孝友的舉動。張孝友原不敢冒昧，因他們回頭的次數太多了，便捏着把汗，點頭打那紳士的招呼。那紳士也笑着點頭，停了步，想和張孝友說話。張孝友便笑道：「今日天氣很好，遊興想必甚佳。我一個人正苦寂寞，難得與先生等同遊。」請教先生貴姓。那人笑着過我姓淺田。先生是中國人麼？幸會之至。張孝友見淺田說話很客氣，登時從懷中取出一張名片，雙手遞給淺田。隨着向那三十多歲的女人行禮。淺田便笑嘻嘻的介紹道：「這是我內人。這是小女。張孝友又和那姑娘行了個禮。那姑娘從容答禮，不露一點羞澀驚慌的樣子。張孝友笑問他的名字，他還沒有答應。淺田已代答道：他名波子。張孝友點頭笑問淺田道：「我是個異國人，難得有今日的巧遇，想冒昧奉屈到松本樓喝杯水酒，不知可能賞光？」日本人十九好吃聽說有人請，沒有不眉飛色舞的。淺田雖是有身分的人，性情却和普通日本人差不多。見張孝友如此說，便望望他的女人，望望波子，故意謙讓了幾句。想已是識淺田語矣張孝友

那裏肯依。當下四人一同走進松本樓。這松本樓是一家有名的西洋料理店。用了些很整齊的。下女歡喜擺架子的。留學生多時常跑到這裏來吃幾樣菜。尋下女開開心。張孝友不待說是來過多次的了。他每次來吃一頓。賞下女的錢。必在五元以上。有一回他喝醉了酒。伸着腳。教下女替他刷皮靴。兩個下女走攏來。一個抱一隻脚的替他刷了。他一時高興。登時每人賞了兩塊錢。自此松本樓下女見了他。便如見了財神一般。這日帶着淺田夫婦。並淺田波子走進去。下女們一見都歡聲高叫。張先生請進。便有兩個下女走近前。替張孝友接帽子。脫外套。提手杖。殷勤周到。無所不至。拍馬屁無非拍在錢上淺田見下女招待自己。沒有這般趨奉。心中很覺得詫異。淺田女人及波子也不知張孝友是甚麼來歷。都暗暗的納罕。日人眼皮最淺安得不納罕下女忙亂了一會。張孝友遜淺田三人入座。開酒點菜。無非是揀極貴的下手。一剎時杯盤狼籍。把淺田三人弄得茫乎不知其所以然。張孝友盡了揮霍之興。才問淺田的住址職業。原來淺田是個醫學士。在澀谷開了個醫院。家就住在澀谷。靠醫院不遠。家中財產也還過得去。膝下沒有兒子。就祇這波子女兒。今年十六歲了。日本男女結婚得遲。十六七歲女子。十九沒有婆家。這波子雖不能說生得如花似玉。容貌儘算是很整齊的。所以能使張孝友惹情牽。當下大家飲食了一會。張孝友另買了幾塊錢的西洋菓餅。送給波子。淺田謝了又謝。問了張孝友的住址。下女送上賬單來。張孝友故意當着淺田三人。將一疊鈔票拿出來。翻過來覆過去。才抽出幾張。清了賬。賞了五塊錢給下女。下女久知張孝友的性質。惟一的喜人逢迎。便約齊了伴夥。聯翩而來。叩頭謝賞。張孝友見了心花怒發。淺田見了咋舌搖頭。淺田女人及波子見了心癢難搔。真是廣錢通神。張孝友這日的浪費。不過二三十元。便鬧得各人心裏都有了張孝友的

影。子。二三十元的成績就很可觀。可見得日本眼皮之淺。四人出了松本樓。又往各處遊行了一會。才叮嚀後會而別。張孝友得意歸家。料定淺田明日必來回看。若是他的女人並波子同來。須得預備些禮物送他。才好。好個張孝友。有計算。好個計算無非歸途。便進了一家吳服店。買了幾十塊錢的衣料。放在家中。等候。次日不出所料。淺田果然來了。祇是沒將他女兒帶來。張孝友大失所望。但是仍不敢輕慢淺田。彼此客氣了幾句。因時間已過了十點鐘。便邀淺田去會芳樓吃中國料理。淺田一邊推讓。一邊起身。活畫出來。張孝友問道。貴醫院有電話沒有。淺田問要電話做甚麼。張孝友笑道。雖沒有甚麼可吃的東西。但是中國菜。尊夫人及小姐想必沒有吃過。所以我想打個電話。將他二位請來。大家熱鬧熱鬧。尊意以為何如。淺田道。既承先生厚意。教他們來叨擾便了。說時同走入電話室。淺田捏着機說話。張孝友便立在一旁聽他如何說。淺田將請吃酒的話說了。復啊啊的應了幾聲。接着說道。有緊要的事沒有。你請他有話就在電話裏說了罷。復又啊了幾聲說道。既是這樣。你就請他同到南神保町會芳樓來罷。我在那廂等你。說完掛上電機。笑問張孝友道。我有個老友。姓松下。是一個有名的畫師。他有事定要會我。在我家中等了許久。我已邀他同到會芳樓來。先生。好客。他又不俗。必不至要先生討厭。張孝友大笑道。說那裏話來。祇怕他不肯賞臉。二人說着話。出了電話室。向南神保町走來。張孝友住在小川町。隔南神保町。本沒有多遠。閒談着走。更覺得容易走到。張孝友進門。即招呼賬房。趕急辦一桌上等酒席。賬房素知道張孝友是喜歡鬧闊。不問銀錢多少的。當即連聲答應。張孝友還引淺田到第三層樓上。下女們見是張孝友。那歡迎的情形。也和松本樓下女差不多。淺田見了張孝友的行爲。復看了他家中的陳設。心想他說是到日本來遊歷的。看他的舉動。本也不像個

留學生。但不知他在中國是個甚麼人物。年紀還像輕的。很料他必是一位大員的大少爺。才有這般豪氣。像他這樣的花錢。交結朋友。怕一年不花掉幾萬嗎。往日曾聽人說中國人慷慨疎財的多。照他看起來。真是不錯。淺田心中這般想。張孝友遞煙給他吸。他起身接煙。見張孝友那魁梧的身體。堂皇的氣概。實在是日本男子中少有的。他心中更以為得交這樣的朋友。榮幸非常。日本本來小氣。既存了個欽敬之心。五臟七孔。及周身骨節。都不由的呈出一種媚態。氣死小 脅肩諂笑的和張孝友亂談了一陣。下女已將杯箸擺好。推了滿桌的菜碟。都是淺田平生不經見的。張孝友見波子還沒有來。心中着急。恐怕他們在電話裏聽不清這地方的名目。又疑心他們客氣不肯來。教淺田再打電話去問。淺田道。不必再問了。就會來的。正說時。下女果然引了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兒進來。淺田女人及波子跟在後面。張孝友連忙起身。淺田也立起身來。紹介道。這是畫伯松下先生。接着掉轉臉向松下道。這位是中國的大員。到日本來游歷的。彼此對行了禮。張孝友遞了張名片。淺田女人帶着波子進來。謝了昨日的擾。張孝友謙讓了幾句。大家就坐。張孝友看錶已到了十二點鐘。便招呼上酒。請大家入座。他們都是沒吃過中國菜的人。吃這機嘗嘗。那樣都以為希世之寶。張孝友見了。倒有趣得狠。足足吃了兩點鐘。才得散席。張孝友邀四人再到家中去坐。淺田說明擾過分了。遲日再來奉看的好。張孝友不便勉強。祇問了松下的住址。此一席酒。淺田帶松下吃了一頓便。宜酒飯。張孝友卻是得了一個牽頭。四人各告辭起身。張孝友送了出來。叫賬房記了賬。一個人歸到家。中見昨日買的一細衣料。依然擱在那架子上。心中自恨這情意不曾達到。打開來。翻看了一會。嫌花樣不好。顏色也不鮮艷。心中又歡喜。幸而不曾送給他。這樣的裁料。送人豈不笑話。越看越覺不好。胡亂包裹起來。往架子



底下。一擲他今日因高興多喝了幾杯酒。身體太胖的人喝多了酒多是氣喘。他便推開窗戶對着天噓氣。偶然  
 低頭一望。陡見隔壁人家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也還生得齊整。手中拿着絨繩正在那裏做活。猛聽得樓上  
 窗戶響。抬頭一望。正與張孝友打個照面。不知那女子心中觸發了件甚麼事。忽然笑了一笑。張孝友誤認作有  
 意調情。一時高興起來。便將那衣料拿出來一疋一疋的慣下去。那女子得了這飛來之物。仰天感謝不盡。張孝  
 友更樂得手舞足蹈。正要將手上的金錢也脫下來。孝敬合當他退財有限。恰好他一個同鄉來了。見他發了狂  
 似的。問他爲着甚麼。他指手劃腳的說得天花亂墜。同鄉的一把扯住他的手道。你怎麼癡到這步田地。且問你  
 知道他姓甚麼。他是甚麼人家的女子。你平白的攢東西到他家去。怕不怕他家裏人說話。你便將東西慣盡了。  
 於你有甚麼益處。張孝友奮開手道。爲甚麼沒有益處。他既對我有情。望着我笑。儘算是我知己。士爲知己者死。  
 一個手錶算得甚麼。不知道姓名有何要緊。怕打聽不出來嗎。說着仍拿着錶要攢。同鄉的乘他不提防。一把奪  
 在手中道。你定要斷送了這東西。放心送給我。去罷。張孝友躁脚道。爲甚麼要送給你。同鄉的將錶往席子上  
 一擲道。你要攢你去攢。你這種蠢東西。不要和我往來了。罷說完。掉轉身。氣沖沖的要走。張孝友才覺得有些過  
 意不去。連忙拉住道。不要動氣。我不過鬧着頑。誰肯拿着百多塊錢的東西去白送給人呢。同鄉的聽了  
 才回身就坐。張孝友將錶拾起來。關上窗戶。那女子已不見了。張孝友將昨今兩日的事對他同鄉的說。同鄉的  
 笑道。你真想做日本人的女婿嗎。你家中現放着妻子。想頑耍。嫖嫖罷了。何必鬧這些花樣。張孝友笑道。事情還  
 說不定成功。就是成功。也沒有甚麼要緊。將來回國的時候。高興便帶回去。不高興。不過送他幾個錢罷了。樂得

過一晌新鮮生活。此之謂片面之戀愛自由同鄉的道：你打算怎生開口。張孝友道：昨日才見面，今日有甚麼打算。慢慢的來罷。

此刻家中的錢還沒匯來，錢來了自有道理。無非倚仗錢勢作要而已同鄉的與他原沒甚親熱，說說便走了。第二日，張孝友便

照松下寫給他的地名，坐了乘馬車前去拜訪。不料松下的家中極爲貧寒，住了幾間破爛不堪的房子，在一個小小的巷子裏面。莫說馬車不得進去，便是兩個人想并排着走，也是摩肩擦背的。張孝友無法，跳下馬車，鑽進巷子。挨戶的看門牌，直到最末尾一家，番號對了，推開門，叫了幾聲（御免），不見人答應，以爲必是全家都出去了。正待轉身裏面忽走出個人來，一看正是松下，披着一件黃色柳條花的棉襪衣，用白巾紮着腦袋，白巾裏面插着幾枝五采毛筆，手中執着一塊配顏色的畫報。一見是張孝友，登時慌了手脚似的，將畫報往簾上一攔，連連的鞠躬說請進。張孝友看房中的簾子實在繃得不成話，待不上去，覺難爲情，祇得將一雙富貴眼睛半開半閉的，脫了靴子，胡亂端上去。松下讓到自己的書室裏面，因張孝友穿的是洋服，便端了張椅子給張孝友坐。張孝友重新行了個禮，就坐。松下跌坐在席上相陪。張孝友看那房中的陳設，除幾個白木架子，撐着幾張沒畫成的畫外，就是些塗了青紅黃白綠的破紙，散在一屋。張孝友看了這種情形，把來訪的熱心冷了一個乾淨。想尋兩句客氣話來說，說無奈，死也尋不出，還是松下說了些感謝，昨日吃酒的話，不一會，松下的老婆送了盤茶出來。張孝友認作下女，保也不保。看那茶，渾濁得和黃河的水一樣，不敢去喝他。松下見張孝友不開口，也沒多話說。彼此對坐了一會，張孝友起身告辭。松下欲留無計，祇得送出來。祇見門口聚了一大堆的窮家小兒，在那裏交頭接耳的說話。看官道是甚麼原故。原來日本的生活程度太低，坐東洋車的都很稀少，馬車汽車是更不

待說了。松下又住在這貧民窟內。那小巷子附近。幾會停過馬車。所以住在巷裏的小兒。忽然見了這東西。很覺得奇怪。都聚在松下的門口。來湊熱鬧。張孝友陡然得意起來。馬車出風頭。只可以嚇得日本窮窟裏的小孩子。然則這個開關不出。新鮮花樣。關得沒有甚麼出奇。而張孝友偏生得意。可見得仍舊是窮小子。回頭笑向松下道。先生今日得開麼。松下忙問怎麼。張孝友道。我想去看看淺田先生。個人很苦寂寞。要邀先生同去。松下道。奉陪就是。說着。進去換了衣服。同出來。那些小兒。都嚇得東藏西躲。却又一個個探出頭來。張望。活靈竊小兒。張孝友故意挺胸豎脊的大踏步。走出小巷。可謂大丈夫。慮於時之所為。讓松下進了馬車。自己才跨上去。招呼馬夫。一鞭衝向澁谷去。張孝友在車中回頭看那些小兒。都聚在巷口。指手劃脚。馬車迅速。頃刻即不見了。張孝友想利用松下作伐。在車中專一誇張自己的身世。說得松下口角流涎。復細細的盤問波子的性情舉動。隱隱約約露出些求婚的意思。來松下心中明白。也微微表示贊成之意。須臾之間。馬車已到澁谷。松下指示馬夫的途徑。逕抵淺田門首。下車見房屋結構雖不宏敞。倒很是精緻。松下將門欄上的電鈴按了一按。祇見一個年輕的下女推門出來。對松下張孝友行了個禮。松下點了點頭。讓張孝友先行。張孝友跨進門。見裏面是一座半西洋式的房屋。樓上的窗戶向外開着。波子正探着身子在那裏。張孝友一抬頭。他便退進去了。松下搶先一步。引張孝友到一座玻璃門口。下女已側着身將門推開。二人走到一間客廳內。下女折身進去。一會功夫。淺田女人出來。彼此見面。自有一番客套。不必記他。張孝友見波子不出來。心中不甚高興。問淺田往那裏去了。淺田女人說在隔壁醫院裏。已着人叫去了。立刻就來說話時。淺田已來了。大笑說道。難得難得。寒門何幸。得貴客降臨。隨望着松下笑道。松下君怎來得這般巧。張孝友笑道。我因想到尊處來奉候。特去邀他來的。淺田向他女人。

道。波子怎的不出來。張孝友道。我正心想爲何不見小姐。淺田女人道。一會兒就出來的。淺田回頭見下女立在門口。便道。去要小姐來。家中有甚麼好些兒的果子。都拿出來敬客罷。淺田女人起身道。我自去拿來。說着帶着下女去了。貴客降臨十二分的趨承不勝。屎尿慌之至。張孝友看那房子。還有八成新式。便問淺田道。這房子是自己蓋造的嗎。淺田點頭道。市外的地皮材料。都比市內便宜。所以能這般蓋造。若在市內。這樣的房子。就很值錢了。三人閒談了十來分鐘。忽有極細碎的脚步聲響。向客廳內走來。響聲漸近。即有一陣香風。鑽入張孝友的鼻孔。立時和吃了的人一樣。豎不起脊梁。兩眼迷迷的望着門口。祇見波子收拾得比初見時。龐兒越整。張孝友不覺精神陡長。立起身來。行禮。波子答禮時。也說了幾句道謝的話。更說得張孝友渾身不得勁兒。幸得淺田女人和下水跟着端了些菓盤上來。淺田請圍坐吃茶。才混了過去。席間無所不談。張孝友引着波子也說了多少的話。定要請他們去帝國劇場看戲。女子的虛榮心甚。那有不高興的。張孝友便將馬車打發。換了乘汽車。自然要坐汽車才可以開闊。五人一同乘着先到一家日本料理店。胡亂用了午膳。已是午後兩點鐘了。這一星期。帝國劇場的戲。是午後兩點鐘開幕。剛剛趕到。張孝友有心鬧鬧的人。不待說是坐特等。所貴乎特等者。以其看得真。聽得切。然而張孝友不然。他一則沒有聽日本戲的程度。二則他在這時候。那裏還有心思去看戲。祇不住的買這樣買那樣。給他們吃。直到閉幕也沒有休息。張孝友先到外面。見接客的汽車已來了。回身上樓向淺田說道。時間尙早。我送先生回府。淺田覺得有些過意。不去連連的辭謝。張孝友抵死不肯松下。便先步行歸家去了。張孝友送淺田等至澁谷。想就在澁谷嫖一晚。藝妓澁谷雖不是個繁華的地方。藝妓却聚居得不少。據老嫖客的調查。說大正三年。澁谷的待合室。

有三十七家之多。此種學問經驗信非老嫗不辦藝妓是不待說更多了。張孝友也常在這裏頑過，並頗爲有點名氣。三十七家待合室，大約也沒有不知道張胖子的。淺田因已過了十二點鐘，張孝友又陪送到了自己門口，實不好意思任他一個人回去。又怕張孝友不肯在人家住夜，在車中躊躇一會道：張先生曾在人家住過夜沒有？張孝友知道是有留宿的意思，哈哈笑道：我生性喜遊歷的人，那能說不會在人家住夜。淺田道：如張先生不嫌舍下齷齪，現在已過了十二點鐘，涼風又甚，不要回去了罷。張孝友喜道：爾我一見如故，還拘甚麼形迹。祇是吵擾府上，心中終覺有些不安。汽車行得快，不過兩分鐘便到了。下次再奉擾罷。淺田女人帮着留道：張先生這般客氣，我們早就不該領張先生的情了。淺田笑道：是嗎？張孝友本有想來這裏住夜，好多親熱親熱，因不能不稍存客氣，所以虛讓一句。見淺田女人這般說，便笑道：過拂尊意，也是不妥也好。便吵擾一夜罷。說着，大家下車。張孝友打發了車錢，波子按了按鈴，下女出來迎接，遂一同進門，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蘇仲武看見了梅子，而無法可以進身，便急急的要找黃文漢替出主意。少年急急，寫來如畫，祇可恨黃文漢偏生不在家，真所謂急驚風撞着了慢郎中也。

張孝友一介純袴，用錢撒漫，是其本等，祇可憐乃祖乃父辛苦創下的基業，僅足供此種不肖子弟之揮霍。此古人所以有患而多財，則益其過之說也。

日本人眼界本小而作者又極力形容其盛德，遂使作者眉欲生粟。

第四十章 一千銀幣作七日新郎 兩朵荷花享三生豔福

話說淺田引張孝友到家。並不向客廳裏走。直帶到樓上自己的書室內。讓張孝友坐。張孝友脫着外套。看那書室三面都安着玻璃櫃。祇當窗一張小圓几。玻璃櫃中一半是書。一半是化學試驗的儀器。及玻璃藥瓶。圓几周圍鋪着四個很厚的蒲團。窗角上放着一個紫檀雕花的四方小木架。架上一個五采磁瓶。插着一大叢金錢菊。張孝友脫下外套。四面尋不出個掛衣的釘子。淺田連忙接着。掛向隔壁房中去了。波子換了家常衣服。雙手托了盤茶進來。張孝友陪笑說道。勞動小姐。如何敢當。這早晚。小姐也應去安息了。今日看戲。坐得太久。回來的時候。又受了些風。可謂輕樛柔惜。知疼着熱矣。波子瞧了張孝友一眼。低頭笑道。多謝先生關心。我那是這般貴重的身體。張孝友還想用幾句話引他。淺田已和他女人來了。淺田提着一件棉寢衣給張孝友換。張孝友先將洋服的上衣脫了。把寢衣披上。背過身卸下褲子。繫好了寢衣。跌坐下來。和淺田說話。波子將洋服疊好。下女搬了鋪蓋進來。波子幫着鋪好了。帶下女出去。淺田女人道了安置。也退了出去。祇淺田還坐着和張孝友細道家常。張孝友自然是竭力誇張自己的身世。淺田問了問中國的情形。說想到中國去開醫院。張孝友極端贊成道。若到中國去開醫院。是再好沒有的事了。我不久就要歸國的。將來籌備一切。定當竭效棉薄。官商各界相識的人多。祇在新聞上吹噓幾句。效力就很宏大的了。張孝友一番話說得。淺田樂不可支。登時編起到中國開醫院的預算案來。張孝友幫着計算。算來算去。淺田躊躇的是資本不充足。張孝友一口擔承。說太多了。恐一時湊辦不及。若是幾千塊錢。隨時要用。隨時可通融的。此種牛皮是很應該吹的。橫豎一時不要拿出錢來。先生祇趕緊籌備就是。今年底或來正。便可實行。淺田聽了這

話真是喜得無可不可。當時二人貪着說話，不覺已過了兩點鐘。淺田女人打發下女來催着安歇。淺田祇得請張孝友睡。直待張孝友安歇好了，才退了出去。將和張孝友商議的話，對他女人說了。他女人更是說不盡的歡樂。次早即告知了波子。大家商量如何款待張孝友。日本人待客從來是秀才人情紙半張。淺田這次待張孝友，却開千古未有之例。居然在西餐館裏叫了西菜。張孝友飯後，叫下女喚了乘馬車，辭別淺田歸家。心想手中的錢已所剩無幾。家中的款子又不匯來。於今正在需款甚殷的時候，無錢怎生是好。枯坐了一會，又被他，想出一個好法子來。提起筆，擬了個病重的電報。要家中從速電匯一千塊錢來。好料理一切。歸國調養。真好主意。這電報打去，祇苦了他痴心的父母，真急的坐臥不安。連夜張羅了一千塊錢，電匯到日本。張孝友得了錢，那裏管是哄騙父母得來的。立刻到天賞堂買孝敬波子之物。那天賞堂的性質，就和上海的亨達利差不多。在有錢的人眼中，看了盡是可人意的東西。便是上萬的錢，進他店中，也不覺空了。甚麼張孝友跑到裏面，東張張西望望，隨意買了幾樣錢就去了。四百多塊，祇一根鑲牙手杖，便花了八十餘元。張孝友提在手中，覺的非常稱手得意。洋洋的到淺田家來，將品物呈上。淺田家都大吃一嚇。張孝友還像禮輕了送不出手似的，說了許多慚愧的話。淺田家祇得援却之不恭之例，一並收下。祇是一家人都不解張孝友的用意。未怕過了幾日，張孝友送了幾十塊錢的禮物給松下。託松下出來作媒。松下收受了這般重禮，那有不極力撮合之理。淺田家久羨張孝友的豪富，不待松下說完，已連聲應允了。松下回信，張孝友因欲急於到手，便向松下說道：中國有電來催我，年內歸國，不能在日，日本久耽擱。此刻已是十一月初了，須得趕急結婚才好。並且還有椿事，得要求許。可。我現在是作客的時候，

候。一身之外，僕從俱無。若於未結婚以前，組織家庭，非特無謂，亦且憚煩。我的意思，就想借他家的房屋結婚。一禮拜後，便去西京，蜜月旅行，橫豎祇一個禮拜，勞神費力的租一所房子，還要收拾住不了幾日，沒得討人厭。說得十分有理，只是偏於溜過而已。松下道：那是很容易商議的問題。他家沒有不許可的。日本人訂婚，手續本極簡單，不到兩日

工夫，應有的手續，俱已備辦完了。十一月初十日，行結婚式。張孝友將當了的新洋服贖出來，通知各處的朋友。及同鄉的要求，於初十日，大家來澀谷舊場面湊趣。有文學好的，便要求做祝詞。好在行結婚式的時候，宣讀。張孝友忙到初九日，將應用的什物及衣服都搬往淺田家。託了幾個朋友，先去淺田家幫着料理。紫松門設禮堂，以及種種設備，都由張孝友出錢使用。初十日早起，松下即同張孝友坐汽車到了澀谷。淺田家的親戚朋友，已來了幾個，都穿着禮服。隨淺田迎出來。軍樂隊奏樂相隨。張孝友先到客廳裏休息片刻。用過早點，道賀的朋友都來了。趕午前八點鐘，行結婚式。來賓擁張孝友至禮堂。即有幾個年輕女眷，扶着波子，從禮堂裏面出來。張孝友見波子粉頸低垂，輕紗障面，長袖無言，湘裙不動。本是日本新娘的裝束，而兼有些西洋風味。一時得意之狀，也無可形容。松下引張孝友面禮壇站着。女眷推波子上前，和張孝友並立。張孝友看禮壇上，十字交叉的懸着一面五色旗，一面旭日旗。旗下兩個花圈，一個大磁瓶，插着歲寒三友，安放在禮壇中間。有個五十多歲的日本人，穿着禮服，從容步上禮壇，吩咐止樂，脫帽行了禮，拿出張祝詞來，高聲宣讀。宣讀完了，行了個禮下壇。張孝友的朋友，也有幾個預備了祝詞的，都一個個的上壇宣讀了。軍樂復作。新人新婦面壇三鞠躬，復對面各三鞠躬。同立於禮壇東首，向淺田夫婦行禮，向松下行禮。然後來賓致賀，禮數周畢，一同擁入洞房。來賓大家談笑。



並無別樣手續。婚禮算是完了。已到十二點鐘。張孝友早預備了酒席。來賓都開懷暢飲。直鬧到上燈時分。才漸漸散去。張孝友雖經作過新郎。但是者番却另有一般滋味。雲中霧裏。過了兩日。却又漸漸愁煩起來。樂極生悲。是是個甚麼道理呢。原來他哄騙父母得來的一千塊錢。已爲這婚事用光了。手中所剩的不過幾十塊錢。幾十塊錢在他手中那够幾點鐘的揮霍。並且一個禮拜後要去西京。蜜月旅行。更是需用。他平日往來的朋友。都是些張開口向着他的。無可通融。從來留學生窮苦的多。也無從告貸。想再打電報去家中催款。實在無詞可措。他平時沒錢。尙不自在。現在要在要充闊大少的時候。沒了錢。怎得不更加着急。終日心緒如焚。的想法。設法。又不肯露出焦急的樣子。給淺田家笑話。此蕩子必有之苦境。所謂煩惱自取也。看看到了第六日。還是一籌莫展。想仍將洋服及值錢的器用。當一二百塊錢來使。無如都是些面子上的東西。當了不雅相。並且放在淺田家。無緣無故的搬出來。不好借口。淺田家那知道他心中的煩悶。祇一心一意與高采烈的收拾他們。一對新夫婦去西京。蜜月旅行。張孝友見了。急得恨無地縫可入。也不敢望再享這新鮮生活了。如醉如痴的坐了乘東洋車出來。對淺田家說是去會朋友。跑到小川町原住的地方。將舖蓋行囊捲好。搬到一家小旅館裏住下。無面目再去淺田家。放在淺田家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拿出連鑲牙手杖白金眼鏡。都丟在那裏。只好暫時逃避。在張孝友的意思。想年內有了錢。再和豬八戒一樣。回到高家莊做女婿。誰知道他家中近年來。因他們兄弟花用太大。幾乎破產開的。幾處錢舖都挨次倒閉。地方的人說他家幾處錢舖完全是兩個小提包提掉了。甚麼道理呢。他們兄弟出門。都有這脾氣。手中少不得個小提包。銀錢票子都塞在小提包裏。面好順手揮霍。所以地方的人有這番評論。閒話少說。再說張孝友出

了淺田家也無法顧他家中及波子盼望硬下心住。在一家小旅館裏愁眉不展的過了幾日。忽然覺得在日本受這種苦不如回去的好。好在日本大學畢業的文憑早已到手。回去不愁不得好主意。已定便一溜煙的跑回中國去了。只好遠走高飛淺田家的波子無端的失了個丈夫。不知是守是嫁。至今沒有下落。也算是極天下之奇事了。廣東陳志林和張孝友是花月場中的老友。張孝友結婚的時候。他也曾去道賀。他因為在明治大學學商科和張孝友不同。不能請人代攷畢業。所以遲延到現在還是第二年的學生。這也是他命運迥迥從前沒有進得。可以代攷畢業的學校。所以永遠無畢業之期。這日他因天氣太熱。正在家中吃水浸荷蘭水。忽見蘇仲武跑來。即連忙讓坐。請同吃荷蘭水。蘇仲武脫了衣服。用手巾揩着汗。搗着扇子笑道。你倒安享得很。我今日才真是奔波勞苦了。陳志林笑道。你不是說今年暑假要到日光去避暑的嗎。一晌不見你的影兒。以為你已經去了。蘇仲武道。怎麼沒去。剛從日光回的。所以說奔波勞苦呢。陳志林道。你去避暑。為何暑假未過便回了。蘇仲武正待將大概的情形說給他聽。忽然進來了個二十多歲的男子。穿着白紗和服。青羅外衣。(日名羽織)腰間繫一條淡青縮緬(日本裁料略似中國縐綢)的腰帶。一根極粗的金鍊鍊。纏在上面。脚上穿着白緞襪子。手中提一頂巴拿馬式的草帽。一眼望去。儼然一個日本的少年紳士。蘇仲武便將話頭打斷。來人進門點了點頭。將草帽掛在壁上。陳志林笑道。老王。你近來頑得快活。也不邀邀我。真實。行單嫖雙賭的主義嗎。來人望了蘇仲武一眼。笑了笑。不做聲。蘇仲武便向他點頭。請教姓名。陳志林代答道。他是江西王甫察君。現充江西經理員。元年以前。在高等工業學校革命的時候。歸國去的。他令兄是參議院的議員。籌了幾千塊錢。給他出西洋留學。他因在上

海等船多住了個多月。將幾千塊錢使完了。不能動身。所以來充經理員。蘇仲武聽了。知道是一位志同道合之士。愈加欽敬。王甫察也問了問蘇仲武的姓名學校。蘇仲武說了。陳志林笑向蘇仲武道。你到日光怎麼回的。剛才老王來。打斷了話頭。蘇仲武略略的笑說了幾句。王甫察拍手笑道。這倒是椿很有趣味的事。蘇君你預備怎麼。蘇仲武道。我正愁無法擺佈。王君如有方法。甚願領教。王甫察笑道。男女偷情之事。越是親近。越容易設法。足下既有和他細談衷曲的資。恐怕不容易成功。要跑到東京來問計。祇怕足下問好了。計再去。已是人去樓空了。並且這種事。祇要兩情相洽。本就没有問題了。豈有容第三人從中調和的餘地。不能見面說話的。求人作引線。那又當別論。蘇仲武聽了。覺得不錯。登時後悔不迭。半晌說道。說不定我這一走。倒誤了事。這却怎麼處呢。陳志林大笑道。天下多美婦人。不打他的主意也罷了。着急怎的。蘇仲武垂頭納悶。不做一聲。蘇仲武抱莫大希望而來。問計偏偏聽了些不入耳之談。怎得不納悶。王甫察問陳志林道。我昨日在中澀谷請酒。叫了幾個藝妓。有一個姿色甚好。年紀也輕。應酬更是周到。我看他將來必定要享點聲名。陳志林道。叫甚麼名字。王甫察笑道。他的名字說起來。真是奇怪。不知怎的。他會取個男人的名字。你說他叫甚麼。他叫梅太郎。陳志林笑着點頭道。真也奇怪。你和他已有了交情麼。王甫察搖搖頭。望着蘇仲武道。足下如此納悶。倒不如仍趕回日光去的好。蘇仲武心想也祇得如此。便穿了衣服。告辭出來。出門仍向玉名館來找黃文漢。此時日已岫山。黃文漢剛同胡女士從飛鳥山回來。見了蘇仲武的字條。心中很覺得詫異。暗道。他說有要緊的事。特從日光趕回和我商議。什麼事這般緊急。正在猜疑。蘇仲武已來了。黃文漢見蘇仲武頹喪情形。甚是驚訝。忙問出了甚麼變故。蘇仲武道。沒出甚麼變故。不過有件事情。非得你和我說。

法不可。你素日誇張你吊膀子的手腕。若能成全了我這件事。我真感情不淺。黃文漢笑了聲道。倒把我嚇了一跳。爲吊膀子的事。也值得如此驚慌失措的吊成功。固好。便吊不成功。你又受了甚麼損失。這般認真做甚麼。

甚是但在着迷之時  
何能作如此迷觀

你且將你吊不成功的事由說給我聽。能設法。我和你設法便了。蘇仲武便將一切情形說了個

詳細。黃文漢點頭思索了一會。問蘇仲武道。你看那梅子的意思。和你真切。不真切。他母親可認識你。蘇仲武道。梅子對我的意思。自然是真切。不然。我也不爲他來找你了。這是一定的說頭。不

說他真不懂人事。我拉他到房裏來頑笑。他又不肯一般的也怕他母親知道。他母親祇就在洗面的時候。見過

我一次。那時他好像不曾留神。以後因梅子教我避他。我見了他母親。便背過身去。料他母親必是不認識我的。

黃文漢道。事情沒甚難辦。不過須費些手續。你不可性急。緊要多預備些錢使用。緊要成功包在我身上。蘇仲武喜

道。我爲他破產都願意。祇是你將來費些甚麼。手續可能先說給我聽。使我好放心。黃文漢搖頭道。成了功。你自

然知道。不成功。說也無用。你今晚可就寫封信給他。信中不用說別的話。祇說你回東京來得了兩枝好荷花。因

記念着他。特託人送來。請他收了。就是。真是蘇仲武聽了發怔道。這信有什麼效力。並且託什麼人送去。哩。黃文

漢道。你照我的話寫。就是你既求我設法。我的舉動。你不必詫異。我自道理。蘇仲武心中終是不解。但素知黃

文漢平日作事詭秘。並且喜歡故意裝出些神出鬼沒的模樣。使人不可捉摸。且依他說的做去。不依他。也無別

法。便說道。信去以後當怎麼樣。黃文漢道。你拿幾十塊錢給我。我便做你的送花使者。以後的事。你都不必管。你

專意等好消息罷了。蘇仲武半信半疑的。拿出五十塊錢來給黃文漢。黃文漢收了。從懷中抽出個日記本來。將

蘇仲武說的地名番地及房間的番號。記了個詳細。仍揣好了。向蘇仲武道。你就在這裏寫封信發了罷。我還要  
去借樣東西。好一同出去。蘇仲武點頭答應。當下寫了封信。一同出了玉名館。蘇仲武自去買郵票發信。黃文漢  
步行到水道橋。跳上往巢鴨的電車。去會他一個日本朋友。他這朋友姓佐佐木。不知在那家人壽保險公司。當  
一個調查員。久與黃文漢相識。黃文漢乘電車到他家。和他借了個調查員的徽章。佐佐木知道黃文漢的行徑。  
不會弄出事來。給人家爲難。所以肯將這重要東西借給他。黃文漢拿了徽章。到花店裏買了兩枝荷花兒。歸  
家收拾了行李。到甲子館對胡女士說了要到日光去的話。胡女士英雌襟抱情人。留去。素不關心。不過黃文漢  
是他得意的人。近來又親熱過度。未免有些難捨。這都不在話下。次早黃文漢即搭火車向日光進發。到日光。逕  
投蘇仲武住的旅館來。下女來接行李。黃文漢問道。樓上有空房沒有。下女回頭向裏問道。十七號房間。不是空  
了嗎。裏面即有下女答應的聲音。黃文漢聽了。知道是二十五號的對面。就是蘇仲武住的。當時喜不自勝。跟着  
下女。裝出日本人的模樣。輕腳輕手。聳肩縮腦的上樓。留神看這旅館的形式。和蘇仲武說的一絲不錯。進了十  
七號房。下女將行李放好。拿了紙筆來。請黃文漢寫姓名籍貫。黃文漢捏造了個日本人名。叫中村助藏。籍貫  
便寫羣馬縣。因爲他有幾個朋友。在羣馬縣學蠶。他去過幾次。知道那裏的情形。職業便冒認了人壽保險公  
司的調查員。可謂胸有成竹下女去後。到浴堂洗了個澡。已是黃昏時候。披着旅館裏的浴服。執了雙草履。故意在廊簷  
下踱來踱去。忽見二十五號房門開了。一個小女子從裏面出來。黃文漢看他穿一件水白細花的紗服。長裾曳  
地。衣內襯着淡紅色的腰圍。(日名腰卷)一片青絲散垂。肩後彷彿靈湘妃子。依稀洛水神人。心想蘇仲武眼光

不錯。怪不得爲他顛倒。但不知我黃文漢福分如何可能借這機會與他親近親近。一時心中不乾不淨的。想那女子隨手將房門帶關。輕步出了廊簷。下樓去了。黃文漢忙回身到自己房裏。拿出那兩枝荷花來。匆匆下樓。那女子正立在洗面的地方。放開自來水管。洗手帕。黃文漢擎着荷花從容走着。故意咳了聲。嗽。那女子擡頭見了黃文漢。手巾中的荷花吃驚似的。即停了手。不洗。不住的用那雙俊眼偷看黃文漢。黃文漢知道蘇仲武的信。他已經收到了。便走近前笑說道。我的朋友蘇君託我送兩枝荷花給梅子君。請梅子君收了罷。梅子君呆呆的望着黃文漢。不敢接。黃文漢接着說道。蘇君昨日的信。梅子君見了沒有。梅子點頭道。見了。我正怪他巴巴的從東京託人送荷花來。幹甚麼。這裏又不是沒有荷花。並且我也不歡喜這個。黃文漢笑道。這是他不能忘你的意思。並且也還有話託我來和你說。你且收了罷。梅子接了。放在洗面架上。看也沒看。仍低頭洗手帕。也不管黃文漢有甚麼話說。活畫一個又聰明又他這種冷淡樣子。倒把黃文漢弄得開口不得了。躊躇了一會。恐怕有人來了。更不好說。祇得笑問道。梅子君不願意聽蘇君的話嗎。梅子又擡頭望了黃文漢一望。有意無意的說道。你說麼。黃文漢道。蘇君有要求和你結婚的意思。知道麼。梅子道爲甚麼不知道。黃文漢道。你許可麼。梅子搖頭道。不許可。不許可。黃文漢道。蘇君很愛你說你也很愛他爲甚麼不許可。你果是愛他麼。梅子點頭道。也有些愛他。黃文漢忍不住笑道。既愛他爲甚麼不許可。哩。梅子望了黃文漢半晌。着急似的道。我爲甚麼不許可。呢。黃文漢道。你已和媽說過了。嗎。梅子道。沒有。黃文漢道。怎的知道會不許可。哩。梅子笑道。原來你不知道我媽祇我一個女兒。那裏會肯嫁給外國人不說也罷了。黃文漢道。媽不願意嫁給外國人。你自己也不願意嫁給蘇君嗎。梅子

翻着眼睛出神道。我願意也無效。黃文漢道。假若你願意有效。怎麼樣。哩。梅子一面低頭洗手帕。一面答道。不用說罷。祇我願意。怎會有效。此一段問答之詞亦千古男女交談中之所未有可謂奇文黃文漢正待再往下說。有人來了。祇得答訕着走開。見梅子洗完了手帕。即行上樓。兩枝荷花。仍放在洗面架上。沒有拿去。黃文漢心想。這梅子真奇怪。怎這般冷水冰的要說。他不會用情。老蘇如何得爲他。那們顛倒。若說他對老蘇有情。像這般冷淡。也實在無禮。倒真教我爲難。了一個人。默默回房。用了晚膳。輕輕的走到二十五號房門口去張望。祇見梅子倚着手杌子。斜躺着。弄團扇。還有個四十多歲的婦人。手中拿着浸根薰蚊子的線香。在那兒點。黃文漢知道是梅子的母親。聽了一會。不見他們說話。仍輕輕的回到房中。思量如何辦法。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張孝友昧着良心。硬逼着他父母拿一千塊錢來。卻又是只做了一個禮拜的大老官。人謂其爲世界上之冤大頭。我謂其爲家庭之報應子。

張孝友因爲無錢作蜜月旅行之用。乃至屁股裏插線香。一溜烟的走了。人謂其拆爛污。可笑。我謂其輾轉思量着了無數的急。未免可憐。

梅子與黃文漢一番問答。竟似有一個嬌怯女兒。從紙上湧見。可愛哉梅子也。

第四十一章 惹草黏花胡蘊玉接客 張冠李戴黃文漢補鍋

話說黃文漢回到自己房中。思量梅子既是這般冷淡。事情萬難過急。且等機會和他開二次談判。看是怎樣。

怕要費我一晌的水磨工夫。方纔有望，獨自思量了一會。因白日坐了幾點鐘的火車，覺得有些勞頓，便當窗趁  
着涼風，一覺睡了。黃文漢曾在日光遊覽過幾次的，次日起來，天氣又熱，便懶得出去。用了早點，着意的穿好衣  
服，裝出個日本紳士的模樣，將借來的徽章帶上，下樓找着旅館的主人閒談。旅館主人以爲黃文漢真是人壽  
保險公司的調查員。要是粧得不像，騙不動旅館主人，又怎麼能夠騙得動加藤春子。便談論保壽險的好處。黃文漢的一張嘴，無所不能。做媒人的一張嘴，豈有不會說

話之

信口開河的，說了許多道理，並要求旅館主人介紹幾個闊客來保壽險。旅館主人道：「我這裏的客，都是來

遊覽的。住一兩日就走了。無從知道他闊與不闊。祇有二十五號房裏的兩位女客，在這裏住了個多月。錢是像  
很有錢。祇不知他保險不保。黃文漢喜道：「好極了。就請你替我紹介會面罷。」旅館主人點頭，問下女道：「二十五號  
的客出去了麼？」下女答應在家。旅館主人便和黃文漢上樓，同走到二十五號房門口。旅館主人用指輕輕在門  
上彈了兩下，裏面應了一聲，請進門，即開了。黃文漢見開門的，就是梅子，恐怕他露出驚異的情形來，給他母親  
知道。當時深悔自己孟浪，不該不先與他言明。此時追悔無及，祇得跟着旅館主人走進去。幸梅子祇望了兩眼，  
不作理會似的。寫梅子似有知似無知的，是一個未出世，才略略放心。加藤春子正伏在小几上寫信，見二人進來，連忙起  
身。旅館主人笑道：「這位中村先生，是人壽保險公司的調查員。昨日才從東京來的，特要我紹介來這裏奉看。」黃  
文漢便對加藤春子行了個禮。加藤春子慌忙答禮，親送了個蒲團請黃文漢坐。旅館主人即退了出去。黃文漢  
坐了，胡謔了會自己的來歷。無非是些欣動婦人女子的話。接着發揮保壽險的益處，說東京某子爵的夫人，某  
貴族的小姐，都是由他紹介，保了多少銀子的壽險。在東京的華族貴族，他沒有不熟識的。加藤春子，本是個鄉



村的婦人。有甚麼見識。家中雖說有錢。不過是一個鄉村裏的富家罷了。大凡鄉村裏的人。平日不多在都會裏居住。他們都別有種不可解的心理。彷彿覺得都會裏的狗。都比鄉村裏的人貴氣些。其實都會裏的人都是吃着鄉村裏的狗的飯。○前清時有官漢之

邊縣者。友或阻之。勿去。曰。是最瘠之區。無錢可弄。其人笑曰。是地有狗。乎。友詭曰。有狗則如何。其人曰。有狗即有人。有人即不怕無錢可弄也。

的人。若聽說某人和華族貴族有來往。便敬禮得如天神一般。此日本人所以虛榮心最盛也。加藤春子見黃文漢說得直和華族貴族是親兄弟。一般豈有不愈加敬佩之理。當下雖沒談出甚麼結果來。祇是在春子的眼中。已認定黃文漢是東京有勢力的紳士。只此已足黃文漢便可以設計矣。從此見了面。黃文漢必尋出些顯親熱的話來說。有時加藤春子也到黃文漢房中來坐。但黃文漢絕不提梅子的話。梅子也知道是爲蘇仲武來和自己撮合的。背地裏和黃文漢說過幾次。教黃文漢不要冒昧露出話來。使他母親疑心。寫梅子在專制家廳之下。故膽小若此。黃文漢問他敢同逃往東京去麼。梅子嚇了一跳。連連搖手說萬不可如此。即此可見梅子非放蕩之女子也。黃文漢便不再說。一日黃文漢和春子談到大正博覽會開會的話。春子說開會的時候。一定要到東京去看黃文漢笑道。這樣的博覽會。豈有不去看之理。我動身的前幾日。和朋友去上野公園散步。看那些房子。還有些沒建造得成功。祇不忍池旁邊的第一會場。連電燈都裝好了。不必說裏面還要陳設物品。就是那所房子。以及房子表面的裝飾。就够人游觀的了。現在差開會的期。還有個多月。九洲北海道以及路遠的人便來了不少。我的職務本是調查員。甚麼地方我不能去留神看那些中等的旅館裏面。都擠得滿滿的。談笑起來一個個都是等博覽會更可笑。幾家大旅館裏的房間。都早早的有他的親戚朋友定了一半。留下的這一半。那裏還有空着一般做投機事業的人。趕這時機新開了許多的旅館。就在上

野公園附近。那就太草率。得不堪了。祇怕不能等到開會。便都要倒塌下來。然而以我的猜度。就是那種旅館。到開會的時候。也必住滿無疑。既得天花亂墜。無非是要替他找房子住。春子道。甚麼原故。黃文漢笑道。這有兩個原故。第一。這次大正博覽會。比明治四十年的博覽會。規模要弘大許多。看的人。自然比較的多。第二。國家的文明。越進步。人民想增長知識的心思。也跟着進步。是個確切不移的道理。春子道。既是這般說。我將來去看的時候。沒有地方住。怎好。來黃文漢故意驚道。沒有親戚住在東京嗎。春子躊躇道。親戚雖有。是不能去住的。黃文漢問道。一行有幾人同去。春子道。沒有別人。就是我和小女兩個。黃文漢道。兩個很容易。要不嫌伺候不周到。寒舍就可住得。即不然。與我熟識的旅館最多。我橫豎日內就要回東京的。看你要住何等旅館。我先替你說聲。就是不是我說句誇口的話。是我紹介去的。客他們。無論如何。不敢待慢旅館中五方雜處。又在這時候。更是混亂不堪。你們兩個女子。東京情形。想必也不十分熟悉。若沒有靠得住的人。照應東京。是有名的萬惡之淵。數祇怕一旦吃了虧。還對人說不出口。真會說話。又是恐嚇。又是騙。不怕春子不入彀。你常去東京的麼。是不是我說得過甚。春子道。我往年雖去過兩次。都是我家老爺同走。祇是也時常聽人說。東京人最是狡猾會欺人的。就是先生不說。我也很愛慮。到了東京。沒個人招待。一切都不便當。難得先生又熱心。又親切。東京的情形。又熟。一定求先生照應。應罷。來了黃文漢點頭道。你放心。我將我家裏的番地。寫給你動身的時候。先打個電報給我。我到火車站來接。萬無一失的。到東京之後。說我家中可以住。就住我家中。也方便。不能住。我有熟旅館。不怕他們不騰出房間來。春子聽了。異常歡喜。黃文漢寫了蘇仲武的番地。給春子。心想此事的第一步。已辦得如願。相償。祇看第二步。與事情結果。何如了。久往在邊裏。有何

好處不如且回東京去。使老蘇放心。當下清了館賬。收拾行李。辭別春子。坐火車回東京來。蘇仲武自黃文漢動身後。每日裏盼望消息。過了三日。便跑到玉名館來。打聽黃文漢回了沒有。每日一次的。足足的跑了一個禮拜。蘇仲武倒是一片志誠心。這日才遇着黃文漢回了。忙問有了甚麼樣的成績。黃文漢眉頭一縐。搖了搖頭道。難得很。不是我不肯爲你出力。實在他的來頭太硬了。蘇仲武聽了。話登時如掉在冷水裏。頭一低。歎了口冷氣。說不出話來。黃文漢拿蒲團讓他坐了。從懷中抽出個錢夾包來。清理了一會。拿出張旅館裏的賬單。並贖下的十幾塊錢。放在蘇仲武面前道。此次算我無用。白使了你幾十塊錢。一點兒效驗沒有。蘇仲武抬頭用那失意的眼光望着黃文漢。半晌道。誰說你白使了錢。誰和你算帳。你拿出這些東西來。做甚麼。你也得將那不行的原由說出來。或是全無希望。或是還有幾希之望。你先不是說了成功。都包在你身上的嗎。怎的說一點兒效驗也沒有。害得我眼都望穿了。自你去了三日。我那日不到這裏來。一趨難道。結果就是難得很。一句話嗎。黃文漢祇望着蘇仲武。由他數說。見他說完了。險些兒要掉下淚來。不免有些孩子氣。不由得心中好笑。在日本吊膀子。竟用得着這種療法。黃文漢原有意使蘇仲武着急。仍故意坐在一旁。唉聲歎氣。蘇仲武偏着頭思索了一會。忽然望着黃文漢冷笑了一聲道。老虎口裏去討肉吃。我本也太糊塗了。說着提起帽子要走。黃文漢一把拉住。啐了一口道。你疑心我抽了頭嗎。這才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呢。不用忙。我說給你聽便了。我剛才說的話是故意哄你頑的。哄得太惡了。事情是已成了功。不過須稍俟時日。我豈是個徒說大話的人。沒有幾分把握。我就肯去了。沒幾分把握。就好意思回來見你嗎。蘇仲武將帽子一擡。握了黃文漢的手道。你何苦是這樣作弄我。你快說事情到底有了甚麼。

的程度。黃文漢拉着他坐。將到日光前後的情形說了個詳盡。蘇仲武苦着臉道：「他們若是不來，將怎麼樣哩？」黃文漢搖頭笑道：「那有不來之理。」蘇仲武道：「他們就來也作，與不打電報給你。」黃文漢大笑道：「何必這樣畏首畏尾的？我說有把握就有把握，你放心就是。」化子手裏不會走了，蛇蘇仲武道：「他就來了。」見了面，又沒加一層甚麼，資格不仍是和，在日光的時候，見見面罷了。有怎麼個成功的方法？黃文漢道：「事在人爲，見了面，你祇任憑我擺佈，自有你安到手之日。」不過你須預備幾百塊錢，存在這裏，以待臨時使用。蘇仲武道：「錢是現成的，存了五百塊錢，在田中銀行，要用的時候去取便了。」說罷散了。此時蘇仲武將信將疑的，祇得按納性子，等候電報。黃文漢自去將徽章送還原主。時光易過，暑假之期已盡，博覽會已開場了。蘇仲武果然接了個電報，歡天喜地的，捧着來找黃文漢。黃文漢笑道：「何如呢？」由得他你赶快拿二百塊錢給我。他電報上說九月初一日午后三點鐘，準到東京。今日是八月二十七，祇有四天工夫了。須得從速安排，方能安貼。蘇仲武道：「你將如何安排？」黃文漢不樂道：「和你這種初出世的人，幹事總是囉囉唆唆的，不得爽利。我教你拿二百塊錢出來，難道沒有用途，白騙了你的嗎？我早說了，須任憑我擺佈。蘇仲武不待黃文漢說完，忙陪笑說道：「不是這般講，你知道我是個急性兒，原諒我點罷。我此刻就去拿錢來。由你去使就是。」你我同鄉，又是數年的老友，說話彼此不要多心。」黃文漢笑着揮手道：「你甚麼心，你就去拿錢罷。」蘇仲武歸家拿了田中銀行的存款摺子，跑到銀行裏，將五百塊錢都取了出來，交了二百元給黃文漢。黃文漢道：「初一以前，我沒工夫來會你。初一日下午，你在家中等我同去便了。」說着匆匆的懷着二百塊錢，同蘇仲武出來，叮嚀蘇仲武初一日不可出外，即點點頭，自去安排去了。蘇仲武站在玉名館門首。

納悶了一會。正待歸家。祇見胡女士同着個三十來歲穿洋服的男子。從甲子館走了出來。男子自轉角走向電車道上去了。胡女士回頭望了那人幾眼。想是捨不得一步一步的直向玉名館來。蘇仲武看那男子好像很面熟似的。祇因一時心中有事。記不起來。胡女士已慢慢的走近身。逕進了玉名館。蘇仲武不覺詫異。心想這館子中國人住得很少。我正怪老黃爲甚麼無端的搬到這館子裏來。他也跑到這裏。會那個呢。想仔細聽他問下女要會誰。那曉得他並不開口。竟脫了皮鞋往樓上走。祇見一個下女跑來攔住道。黃先生剛出去了。下女說話時。眼睛望着外面。見了蘇仲武。即用手指道。剛同那位先生出去的。祇怕還沒去多遠。你去問那位先生。便知道到那兒去了。胡女士祇翻着眼睛望了。下女。蘇仲武知道他不懂日本話。即回身走進去。笑臉相承的問胡女士道。女士可是要會黃文漢。胡女士用那柔情似水的眼光連瞟了蘇仲武幾下。可謂迷人寶。惟到處留情也笑嘻嘻的答道。先生可知道黃君到那去了。蘇仲武初次在教育會遇見胡女士。本就起了不良之心。祇因黃文漢幾句冷話。將一團高興打退了。後來幾個月不曾見面。又有了加藤梅子幾個字橫亘在腦筋中。所以沒再起念頭。今日見他來。會黃文漢已料想是被黃文漢吊上了。暗道。怪不得黃文漢那時阻攔我。原來是爲他自己。我何不趁這時機也吊他。一吊出出胸中的惡氣。真正好朋友吊到了手。變得快活快活。便吊不到手。我也不費了甚麼。好在是順便的事。主意已定。便從衣袋中摸出張名片來。雙手遞給胡女士道。久慕女士的榮譽。常恨不得會談。黃君和我是同鄉。時常對我說。女士之爲人。更使我想慕。不置。胡女士喜孜孜的接了名片。連道不敢當。便不問黃文漢的去處了。已經找着了這個瘋子然不要那。穿了皮鞋。笑問蘇仲武道。先生也是住館子嗎。蘇仲武道。我嫌館子嘈雜。一個人又犯不着住貸家。就在

南神保町住了個貸間。房子倒還清潔。女士剛從甲子館出來。甲子館有女士的朋友住着嗎。胡女士笑道。我就住在甲子館。閒時儘可請過來談話。蘇仲武笑道。我閒的時候多。若蒙女士不討厭。甚麼時候教我來陪着消遣。我就甚麼時候過來便了。前集書中說過。胡女士是最喜人恭維的。聽了蘇仲武的話。甚是高興。登時斜睨了蘇仲武一眼。微笑答道。你夜間十點鐘以後來罷。比野鷺還容易野。鷺還要講價錢哩。十點鐘以前來訪的客太多了。蘇仲武忙點頭道。是。二人同走出玉名館。胡女士要往飯田町去。祇得分手。蘇仲武向神保町走了幾步。復回頭追上胡女士。殷勤說道。十點鐘以後不教我白跑麼。胡女士曠道。便白跑十趟。算得甚麼。你們男子橫豎吃了腿的飯。的。是。英。雌。口。吻。說着。點頭笑了一笑。掉臂搖身的走了。蘇仲武受了胡女士一頓奚落。癡立了一會。回想起剛才對談的滋味。真算是三生有幸。不要掃了一鼻子的灰才下場。不由得歡欣鼓舞的跑回家中更衣洗澡。靜待良時。十點鐘已過。便跑到甲子館來。這晚見胡女士祇穿一件水紅色紗的西洋浴服。下面赤着雙足。被那白日一般的電光照着。連兩條大腿都看得分明。頭上青絲撩亂。散披在兩枝白藕般的臂膊上面。可謂妖淫已極。那種愜意態。蘇仲武不覺魂銷。握了胡女士的手。不忍釋放。祇因是初次拜訪。不敢魯莽。勉強丟了手。就一張靠椅上坐着。心中兀自砰砰的跳個不了。初嘗這種滋味的人。自然是有受寵若驚的模樣。胡女士拿了枝雪茄煙。送到蘇仲武面前。擦上洋火。蘇仲武正在發癢的時候。被洋火的響聲一嚇。醒了過來。連忙起身。就胡女士手中吸然了煙。胡女士棄了手中燒不盡的火柴。推了蘇仲武一把。笑道。你發什麼獸。這樣失魂喪魄似的。想心事嗎。蘇仲武忙歛神答道。沒有沒有。剛才來的時候。因

欲急於見面。急急了。有些倦意。想坐息一刻兒。並沒有甚麼心事。說到這裏。接着向胡女士笑了一笑道。我的心事。就是想到這裏來。既到了這裏。還有甚麼心事。胡女士用指在蘇仲武面上。羞了一下。道也虧你說得出。打情罵俏

比娘子還勝幾分說着。挨坐在一旁。蹣起一隻腿。攔在蘇仲武腿上。不是鬧耍。惜倒是宋江歡喜這個調兒的神氣。扯着蘇仲武的手。正要說話。要說

蘇甚麼忽然想起樁事來。立起身。拍手叫下女。下女來了。胡女士對蘇仲武道。你爲甚麼不替我說。奇談又不知道要說甚麼話

蘇仲武跳起來。急道。你又不說。我知道你教我。說甚麼。胡女士嘆道。蠢東西。你這也不知道。你對他說會我的人來了。祇回我不在家。不要讓他們進房來。蘇仲武聽了。心想。這話我怎好對下女說。還有三分羞恥望着胡女士不肯開口。

胡女士啐道。你真無用。好好不說也罷了。說着。賭氣掉轉身。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語。蘇仲武見他生氣了。祇得厚着脸皮。向下女說了。下女掩口胡盧而去。胡女士才回曠。作喜拉蘇仲武同坐。蘇仲武就坐。笑道。你爲甚麼不見客。可能令我真個銷魂。胡女士笑道。我令你真個銷魂。馮我却不是給男子作玩物的。你要說自問能給我真個銷魂。我倒可承認。祇許你們男子糟蹋女子。我們女子便不能及時行樂。妙妙胡女士是要以男子爲玩物的男女平權的話。恐怕不是這般講法。蘇仲武雖沒學問。祇是男女平權的話。他却不甚贊成。見胡女士這般說。不由得現出些反對的臉色。胡女士見他臉色不對。趕着問道。你們男子不應該給我們女子做玩物嗎。大談特談你們男子從來是生成的一身賤骨。這却是罵絕了待他稍爲寬一點兒。他便放縱起來。不聽人調度了。蘇仲武不服道。你說我們男子應給女子做玩物。不錯。我也不和你爭。祇是吉原新宿那豬圈似的房子裏面。一羣一羣關着的。何以都是男子的玩物。却沒有關着一個女子的玩物呢。胡女士聽了。大怒道。你放什麼屁。你敢當着我。欺我們女子嗎。你們坐在那豬圈裏。

面去。看我們女子來不來。嫖你。更妙更妙此所以有男娼之說也你從那一點看出我們女子比你們男子賤些來。蘇仲武見胡女士動了真氣，嚇得慌了手脚，連忙陪禮道：「我本是一句笑話，雖說得過於荒謬，祇是確係無心之失，你若因我一句話，便動起真氣來，我就更該死了。」說着，連連作揖不止。胡女士忍不住笑道：「我說你們男子是生成的一身賤骨，何如呢？可不是一身賤骨，定要我發作發作，才得服貼。蘇仲武也笑道：「怪道許多男子，平日都說是反對男女平權，及至與那些講男女平權的女子往來親密了，便改變了宗旨。原來他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胡女士搖着頭笑道：「那是自然呢。我們女子的同化力，若不比你們男子強些，還了得。那真不知要將我們女子欺壓到甚麼地步。」萬一人人個個都照胡女士玩起男子來，又不知道女子欺壓男子要到甚麼地步了。蘇仲武道：「我却承認是女子的同化力。」胡女士正色道：「不是同化力，是甚麼力。」蘇仲武脊肩笑道：「祇怕是種特別的魔力罷了。」胡女士伸手指着蘇仲武笑道：「你這不通的人，說話真可笑。魔力還有甚麼特別的魔者，不可思議之謂。這不可思議之力，就說是同化力。又有甚麼不可。蘇仲武本來不甚通，平日又震驚胡女士的名聲，到這時候，那裏還敢說半個不字，更死心塌地的佩服胡女士不已。這晚不待說是小心伏侍胡女士過了一夜。黃文漢的靴腰，算是被蘇仲武割了，俗話割靴腰，又叫做補鍋。後來和黃文漢往來的人，知道了這樁事，同時又有鄭紹叟請客的一樁事，那些人都覺得奇怪，以為黃文漢是嫖場老手，居然補鍋。鄭紹叟是有名的鄙客鬼，也居然請客好事的人，因捏了四句笑話道：「去年怪事少，今年怪事多。鄭紹叟請客，黃文漢補鍋。鄭紹叟請客的事，後文自有交待。蘇仲武做了胡女士一夜的玩物，次日絕早，胡女士逼着蘇仲武起來，教他暫且回去，以後要來了，還是白天裏來，好夜間十點鐘以後，却不敢勞駕了。」蘇仲武問：「何故胡女



士冷笑了聲道。你也不自己想想。你能算是個男子。做玩物也要有點資格可憐。蘇仲武夠不上玩物的材料。倒害得我。句說到這裏。掉過臉。朝裏面歎了口氣道。我要睡懶得和你多說了。你去罷。不要在這裏氣死了人。蘇仲武掃了一鼻子的灰。看你是還生有幸還是無。垂頭喪氣的穿好了衣服。伏在胡女士的枕頭旁。低聲下氣的喚了幾聲。胡女士祇作沒聽見。保也不保。蘇仲武沒法。祇得提着帽子。要走。胡女士忽然掉過臉來。笑問。蘇仲武。你真個就走嗎。蘇仲武連忙轉身笑道。我那裏敢就走。你要攔我去。教我怎麼好遲延。可憐胡女士就枕上點點頭道。也好。你去去再來。我十一點鐘起來。你十二點鐘來。陪我去。看一樣東西。你可不要忘了。斧頭開蘇仲武問道。陪你看甚麼東西。胡女士圓睜杏眼罵道。你管我去看甚麼東西。叫你陪我去。陪我去就是了。問長問短的。蘇仲武不敢開口。胡女士道。你去罷。蘇仲武轉身向外走。才推開門。胡女士復從被中喊道。來來。真有許多張智蘇仲武仍轉身走近床前。胡女士閉目半晌。不做聲。好一會。才問道。你此刻往那去。蘇仲武道。我去洗臉用早點。胡女士道。你十二點鐘來麼。蘇仲武道。怎麼不來。胡女士道。你沒有事嗎。蘇仲武道。有事也沒法。胡女士道。這話怎麼講。蘇仲武笑道。你叫我奉陪。我敢推有事嗎。胡女士劈面吓了一口道。不要是這樣假惺惺。沒事就沒事。蘇仲武連點道道是。胡女士笑道。你來的時候。若有客在這裏。你萬不可和此刻一樣。你呀。我的亂叫。大家客氣點。稱個先生。好聽多了。也要遮掩面目蘇仲武笑道。理會得先生的名譽。自是要緊。胡女士伸出手來。揪了蘇仲武一把。笑道。小鬼頭。我看你這東西。一定是個候補小老爺出身。不然。從那裏學來的。這種卑鄙樣子。蘇仲武也回手揪了胡女士一把。笑道。沒有小生這種卑鄙。怎顯得出生先生的清高來。不要吵醒了先生的瞌睡。我去了。十二點鐘再來替先生請安。說着。伸手給胡女士。胡女士也伸

出手來。蘇仲武就他手背上接了兩吻。笑嘻嘻的走了。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黃文漢詭計多端。可謂有作惡之才。

蘇仲武一急色兒而已。何嘗有什麼真正愛情。其對於梅子。則亦諺所云。嫖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手也。

胡蘊玉以男子爲玩物。議論可謂痛快之至。萬一此等議論。居然盛行起來。則女權可超過男子。仍舊算不得平權。奈何。

蘇仲武够不上做胡蘊玉的玩物。可笑可憐。幸而胡蘊玉只是個人在日本發揮學說。算不得男子的。只有個蘇仲武。萬一此種學說盛行。則預備做玩物之男子。不亦恐慌之至哉。嗟乎。廉恥道喪。人格消滅。吾其奈此青年男女何哉。

### 第四十二章 經理員丸和館召妓 登徒子上野驛迎親

話說蘇仲武走出甲子館。剛六點鐘。可謂辜負香衾事早跑路上行人稀少。急忙忙跑到家中。因一晚不曾安睡。可覺得有些

頭昏眼花的。更可憐臉也懶得洗。鋪好床。呼呼的睡了一覺。在睡夢中也和胡女士調情。正在美滿的時候。忽聽得

房門呀的一聲開了。黃文漢氣冲冲走了進來。一手將蘇仲武的臂膊拿住。蘇仲武嚇醒了。覺果有一人拿住他

的臂膊。急得睜眼一看。乃是陳志林。後面還立着一人。認得是王甫察。忙定了定神。叫二人請坐。一面起床。一面

笑道。你們怎這般早。真是昏陳志林笑道。你睡得忘記了時刻。倒說別人早。你知道是甚麼時候了。蘇仲武詫異

道甚麼時候了。王甫察笑道。響午炮一會兒了。蘇仲武猛然記起早晨的事來。心中慌急。不好。手中收拾鋪蓋。便張皇失措的。陳志林不知就裏。也不作理會。自己起身拿烟。分了枝給王甫察。擦上洋火。各人呼呼的吸着。陳志林笑道。老蘇。你快去洗臉。老王特邀我同來。要約你到澀谷一家新開的日本料理店去吃酒。那家料理店是他舊日的居停主人開的。叫丸和館。今日新開張。定要老王去湊熱鬧。老王今日預備了一百塊錢做局錢。想將澀谷的藝妓都叫來賞鑒賞鑒。他既有這種豪舉。我們萬不可不同去一樂。真開的蘇仲武心中正因為失了胡女士的約。急得無可奈何。想趕急洗了臉跑去謝罪。急的那有心情聽他們說話。還因王甫察是新交的朋友。不能不存些客氣。才沒提起脚便走。洗了臉。勉強陪着坐談。急死王甫察問他。用了早點去。還是就去。蘇仲武一面起身。一面笑答道。我今日實在不能奉陪。有個朋友昨日約了我。今日十二點鐘去會。委實不能不去。陳志林跳起來道。不相干的約便失一次。又有甚麼要緊。並且你的約是十二點鐘。此刻已是一點多鐘了。就去也不中用。扯淡蘇仲武搖頭道。不然。一點多鐘也得去。這約是無論如何不能失的。發極是王甫察笑道。約十二點鐘到一點多鐘才去。已算失約。倘你那位朋友因你到了時間不去。他又往別處去了。你仍不是白跑。我看已經過去的。事不必研究。澀谷是不可不去的。我雖是初次和你論交。但時常聽老陳談及你的性格。知道你不是個喜歡講客氣的人。所以才敢來邀你去。去不用猶疑了。小蘇其何陳志林也在一旁極力主張。就去。不容蘇仲武不肯硬拉着上了往澀谷的電車。風馳電掣的開往澀谷去了。蘇仲武在車中想起胡女士之約。五內如焚的說話都沒了。這一位是倫次。這一位是陳志林。王甫察一心祇想到了丸和館如何尋歡覓樂。也不理會蘇仲武的心事。這二位是在座昏迷二十分鐘。

之間。電車已抵澀谷。三人下車。步行了一會才到。蘇仲武看那丸和館。房屋雖是新造的。規模並不甚大。門欄內新栽的一株松樹。高才及簷。却蒼蒼的顯出一種古拙樣子。松樹下用磨光的亂石砌成一個三四尺大小的園子。園子裏面繞着松樹栽的幾根篠竹之外。便是些杜鵑。三位急煞做書的偏偏慢三人進門。一個下女迎出來。這下女認識王甫察。一見面即表示出他歡迎的誠意。高聲叫道。王先生來了。這種情形可謂游學下女歡呼之聲才出便有個三十多歲的婦人跑出來迎接。王甫察道了聲恭喜。那婦人笑吟吟的道。我說王先生今日一定會賞臉。來替我做面子的可笑。時子他偏說不會來。他說王先生這一晌忙得狠。今日也是甚麼梅太郎。明日也是甚麼梅太郎。決沒閒工夫來這裏。剛才聽說王先生果然來了。他才歡喜得什麼似的。去收拾去了。等一會就來奉陪。是口吻。婦人說着話。讓三人脫了靴子。引着上樓。王甫察笑向蘇仲武道。這地方雖比京橋日本橋神樂坂那些所在冷靜。然確實研究起嫖的滋味來。比那幾處都好。那些地方總是熱烘烘的。嘈囉個不了。分明一個清醒人。祇要進去幾點鐘。不由的腦筋就昏了。若是住了一夜。次早出來。更覺得天地異色。那種地方流連久了。不愁你不神魂顛倒。蘇仲武此時心中將胡女士之約漸漸忘了。當然要忘記的見樓上一間八疊席的房。當門豎着一扇竹簾屏。風房中間安着一張黑漆方几。房角上疊放着十來個龍鬚草的蒲團。此外別無陳設。是一個窮騷子婦人將蒲團分送三人坐了。下女端上茶來。婦人打開窗戶。捲起簾子。祇聽得樓梯聲響。便有極嬌小的聲音笑呼王先生道。難得你居然能記得我家今天的日子。蘇仲武陳志林聽了。都愕然用眼光聚在豎屏風的所在。笑聲未歇。已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兒。打扮得嬌嬌滴滴的。手中拿着一方白絲巾。露出玉槿也似的一口白牙。咬住一邊巾角。

一邊挽在手中。前行行後退退的走出來。笑迷迷的各人瞟了一眼。是國旗伏身拜了下去。王甫察連忙回禮。笑道：「幾天不見，你使出落得這般妖嬈了。人家說時至氣化。你家今日開張，想必定要發財。連你都轉了些氣象。你若當藝妓，生意決不會惡劣。」婦人正捲着簾子，插嘴笑道：「小妮子那有這般福氣。」王甫察笑道：「爲甚麼沒有。祇我紹介幾個朋友來，生意便立刻興旺了。」此種地方牛皮不可不吹婦人捲好了簾子，用腳蹴着女兒笑道：「時子，你還不學乖覺些。趕急謝王先生的厚意。過一會兒他又忘記了。」時子真個笑嘻嘻的磕了個頭。王甫察大笑着，向蘇仲武道：「你看他們打成夥兒來籠絡我，教我有甚麼法子。」浪子得意語他將來若當了藝妓，你照應他一點兒罷。」蘇仲武笑道：「那是自然。他做預約的藝妓，我定做預約的客人便了。」時子望了蘇仲武幾眼，噙着巾角不做聲。王甫察見他大有不勝榮幸之概，望着婦人笑道：「祇我這一位朋友，就足夠你家招待的了。」婦人見蘇仲武的衣服穿得時髦，相貌又很齊整，這樣的年輕闊客，在日本人中那裏去尋找。可憐日本人只有當妓女的資格沒有當嫖客的資格連忙答道：「王先生的朋友，還有甚麼話說。祇怕不肯賞光罷了。得罪得很，請教兩位先生貴姓。」王甫察說了。陳志林笑道：「老王，你祇管閑談怎的。你將老蘇從被窩裏拖了來，至今水米不曾入口，難爲你請人家來換餓。」王甫察被陳志林提醒了，連連向蘇仲武謝罪，吩咐婦人先拿了幾樣點心來，給蘇仲武吃。才大家點菜，叫藝妓酒菜上來，已是四點鐘。時子捧着酒瓶，三人就坐。時子先替蘇仲武斟了，才斟給陳志林。陳志林笑道：「預約客人的資格，到底不同。我這個沒買預約券的，連杯酒都得落後。」這也祇怪得老王不肯爲我吹噓。不然，他怎便看出我不如老蘇來。」是個嫖客口吻時子聽了，望着蘇仲武掩口而笑。王甫察正待說話，祇見屏風後轉出幾個粉白黛綠的藝妓來，一個個朝席上行禮。圍着王

甫察坐了。澀谷的藝妓。大都認識王甫察。所以不待問。都知道是王甫察叫的。王甫察一一應酬了幾句。每人賜了杯酒。接連一陣脚步響。屏風後又轉出十幾個藝妓來。時子忽然呵吓一聲笑道。王先生快起身迎接梅太郎來了。王甫察真個起身與梅太郎握手。蘇仲武看那梅太郎。果然生得姣小玲瓏。十分可愛。王甫察拉着同坐了。笑向蘇仲武陳志林道。兩位看我的賞鑒不差麼。蘇仲武看房中坐滿了的藝妓。大的小的。胖的瘦的。足有二十多人。實沒有一個高似梅太郎的。便恭維王甫察有眼力。王甫察異常高興。舉起酒杯。勸陳志林蘇仲武的酒。叫來的藝妓太多了。一房擠得滿滿的。找不着主人獻殷勤。都各自談笑起來。也有獨自調着三弦。想唱一枝曲子。顯顯能爲的。也有故意高聲贊揚王甫察。想惹王甫察注意的。也有捏着紙團兒。遠遠的拋擊王甫察的一室之中。爭妍鬪巧。各不相讓。嫖客之所以自察寬。桶之所以出錢也。王甫察都祇作不見。握着梅太郎的手。細細的說個不了。蘇仲武坐在一旁羨慕不已。想見饒。涎欲滴。陳志林歡呼暢飲。一房人亂嘈嘈的。直鬧到夜間九點多鐘才散。蘇仲武問王甫察的住處。王甫察道。我新搬在小石川大谷館住。老陳知道我那裏的番地。你高興邀老陳來閒談。就是蘇仲武道。貴省的經理員。沒有經理處嗎。王甫察道。經理的事。我已交卸了。我本打算月內歸國一轉。因爲敝省取消了獨立。凡與這次革命有關係的人。多半要亡命到日本來。前日接了家兄的信。說已到了上海。還同了幾個朋友。不久就要動身到此地來。所以我將經理的事交卸之後。便搬到大谷館。等家兄來了再說。蘇仲武驚異道。我一晌不看報。也沒多和人往來。國內的事。都茫然不曉。怎的竟鬧得這步田地了。可見得是終日昏昏醉夢間。陳志林笑道。你這話。倒像避棄人說的。真不知人間何世了。調侃得妙。蘇林武覺得有些慚愧。便不做聲。謝了王甫察。告辭出來。這晚王甫察和

陳志林就在丸和館嫖藝妓。蘇仲武一個人走到停車場。上了電車。心想今日負了胡女士的約。以後怎好和他見面。他一張嘴又會說。又不饒人。沒有差錯。他還要尋出些破綻來說。況我明明的錯了。能逃得過他的責備嗎。待不再和他見面罷。又實在捨不得。待我的情義。沒得法。趁今晚硬着頭皮去領罪便了。電車到了神保町。蘇仲武跳了下來。望三崎町走。走不多遠。瞥眼見胡女士正和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對面走來。蘇仲武看那男子衣服雖不十分闊綽。氣概却甚是軒昂。倒很像個軍人樣子。胡女士和他並排着走。情形異常親熱。蘇仲武見了不覺心中冒火。何恨不得將那男子一拳打死。何瞋着眼立在一旁。想等胡女士走近身的時候。給他一個臉色。何必那曉得。胡女士和那男子祇顧一邊走着。一邊說笑。眼睛並不向側邊一望。逕挨身走過去了。蘇仲武更氣得一佛出世。此一氣非同小可咬牙切齒的跟在後面窺探。見他二人走進一家中國料理店裏去了。蘇仲武懶得跟進去。何不趕進去。賭氣歸家睡去了。次日早起。用了點心。便跑到甲子館來。一則謝罪。二則想質問胡女士。昨晚同走的。是甚麼人。何以這般親熱。醋心不死是愛心不死也蘇仲武自以為理直氣壯的到了甲子館。問了問胡先生在家麼。即脫了靴子。想往裏走。下女跑出來攔住。道胡先生還沒起來。不要進去。蘇仲武仗着自己與胡女士有關係。對下女笑道。沒起來。要甚麼緊。我又不是外人。下女見阻。攔不住。祇得罷了。蘇仲武跑到胡女士房門口。聽得裏面有笑聲。嚇得倒退了一步。忍不住故意咳了聲。嗽不見胡女士出來。裏面仍是說笑不止。蘇仲武立脚不住。掉轉身往外就走。下女跟在後面。嘻嘻的笑。蘇仲武歎了口冷氣。這一氣竟要二佛涅槃穿了靴子。跑到玉名館來找黃文漢。下女說黃文漢昨日搬了。蘇仲武這一驚不小。忙問搬往那裏去了。下女說不知道。他並沒留地名在這裏。蘇仲武恨道。我和他

同鄉。又是幾年的老交情。他也騙起我來了嗎。二百塊錢事小。祇是未免欺人過甚。唉。這也祇怪我自己不小心。他本多久就說要歸國。短了盤纏。他這種人。平日無所不為。甚麼事他幹不出。他不是騙了我的錢。逃回國去了。是到那裏去了。搬家豈有不告訴我地名之理。前日要錢時的情形。本就不對我自己不小心。上了當。還有甚麼話說。他此刻已不知走了多遠的路了。蘇仲武一個人恨了一會。忽轉念道。黃文漢平日雖然無聊。却不會見他幹過甚麼拐騙的事。他的朋友多。又是公費。便短少的盤纏。那裏不好設法。怎的使騙起我二百塊錢來。以後不見人了嗎。他不是個糊塗人。未必肯這般害自己。且到他處去打聽打聽他的下落。看是怎樣。想着便去訪了幾個同鄉。都說沒有遇着。蘇仲武無法。祇得歸家。心中斷定黃文漢是逃跑了。懊悔無及。一個人在家中悶悶不樂的過了一日。次日也懶得出外打聽。灰心到了極處。忽自己寬慰自己道。他既騙了錢。鴻飛冥冥的去了。我儘在這裏着急怎的。我便短二三百塊錢。也是有限。此刻又不靠這錢使用。不過梅子的事成了。壽餅心中有些不甘。胡女士總已是到手的了。然事已無可奈何。非他負我也還是我負他。想必是我和他二人姻緣簿上沒有名字。所以用盡心力還不能如願。前日王甫察叫的那梅太郎。尚不討人厭。我與其一個人。在家中納悶。何不去丸和館將他叫來。開東頭不着四頭着四頭不心。着南頭北頭都可以着的計算已定。挨到下午四點鐘。坐電車又到了澀谷。跨進丸和館。便見時子喜孜孜的出來迎接。蘇仲武上樓。那婦人已跟了上來。打着哈哈道。我的卦又占靈了。我說時子既這般想念蘇先生。蘇先生必也有一點兒記望着這裏。昨日沒來。今日是定要來的。今日先生果然來了。不是我的卦又占靈了嗎。婦人一邊說着。一邊送蒲團給蘇仲武坐。時子已捧了杯茶上來。殷勤送到蘇仲武面前。笑着低頭。小聲說道。蘇先生為



甚麼昨日不來我在門口望了幾次呢。今早我媽說你一定要來的。所以我又在門口張望。恰好望得你來了。婦人在旁笑道。蘇先生那是你望得來的。他自己記望着你罷了。他若不記望着你。那怕你整日整夜的立在門口盼望。他又沒約你。怎知道你會望他呢。蘇仲武心中雖明知道他們是信口開河的。籠絡客人。祇是也樂得有人當面恭維。湊湊自己的興。當下也笑答道。我昨日就想來的。因來了幾個朋友。說話耽擱了。才遲到今日。有這樣的好地方。好人物。我心中恨不得鎮日守在這裏。我看那梅太郎。確是生得不錯。今日想將他叫來。再細細的看看。時子聽了。面上登時現出不快的樣子。婦人笑道。你不怕王先生知道了吃醋嗎。蘇仲武道。一個相好的藝妓。也值得吃醋。他又沒包住梅太郎。梅太郎那一日。不應客人幾十個局。那一日沒有客人陪着他睡。這醋從那兒吃起哩。婦人道。雖是這般說。朋友到底和旁人不同。他知道了。還要怪我呢。時子連忙點頭道。是嗎。王先生的脾氣不好。和梅子又親熱到極處。將來知道了。祇怕連我都要怪上呢。蘇仲武笑道。你們都說的是那裏的話。他便要吃醋。也祇能怪我。與你們開料理店的。有甚麼關係。真是燒蜜的。不怪怪起賣炭的來了嗎。你們不用這般過慮。快去叫來。王先生要吃醋。你們祇說我強着要叫的便了。婦人聽了。望着時子。時子望着蘇仲武。半晌。歎道。原來也是為梅太郎來的。蘇仲武見了時子那種可憐的樣子。心中有些不忍。又想倘若王甫察果真吃起醋來。也是不好。我和他是初交。他待我又不錯。不可因這些事。破了情面。況且我原沒有嫖藝妓的心。不過偶然尋開心。跑到這裏來。何必為我一夜的快樂。弄得大家不高興。時子這般想小蘇不失為一怒道中人。尊孔的先生們一定是稱許不遺的。時子雖然不美。愛我的心思。算是很真切。敷衍他一會。散散悶。也能了。便笑着向婦人道。你們既這樣的怕得罪了王先生。我又何必過擔

你們的意思，便不叫來也罷了。我因為前日在王先生跟前，不便細看，想叫來細玩細玩。看到底和王先生說的，差不差，並沒有想嫖他的心思。其實我並不是爲他來的。因望着時子笑道：王先生要我照顧你，你又待我親切。我爲何平白的，又去照顧別人哩。婦人笑得拍手道：蘇先生這話才不錯呢。時子因爲你答應照顧他，歡喜得甚麼似的。你若要去照顧別人，可不要把他氣死了。囑蘇仲武笑道：慢着你這話太說早了。王先生不是說等時子當了藝妓的時候，才要我照顧的嗎？此刻並沒當藝妓，叫我照顧甚麼。時子笑道：我和藝妓，那一些兒不同。藝妓不過會唱，會彈三弦。我此刻唱也學會了，三弦也學會了。那一點不如藝妓。蘇仲武道：雖是如此，心理上總覺得有些分別似的。這也不必說了。且去熱酒，弄幾樣菜來。婦人答應着，向隔壁房裏拿了張菜單來。蘇仲武問時子歡喜吃甚麼。時子笑道：你吃菜，問我歡喜做甚麼。蘇仲武道：大家吃，須得大家歡喜才好。時子不肯說。蘇仲武道：日本料理，我也不知道那樣好吃。隨便揀好的，弄幾樣來罷了。婦人笑着點頭道：知道知道。揀好的弄來便了。說着，下樓去了。時子陪着蘇仲武，扯東拉西的胡說。無非想引動蘇仲武的愛情。男女之間，另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結合力。蘇仲武起初原不愛時子，因時子甜言蜜語的，說得快刀都割不斷，不由得也發生了一點兒臨時的愛情。開上酒菜，兩個便共桌而食，吃得高興。連婦人也拉做一塊兒吃。直吃到十點多鐘，蘇仲武便實行照顧了時子一夜。次日早起，已到十一點鐘，吃了早飯，清了賬，已是一點鐘了。慢條斯理的歸到家中，祇見門口停着一乘馬車。心想房主人那裏忽然跑出來坐馬車的客來。心中想着，走到自己的房裏，祇見黃文漢正伏在桌上，提筆寫字，聽得脚步聲，回過頭來，見了蘇仲武，拔地跳起來，恨道：你這東西，到那裏收魂去了。人家爲你的事，忙個

不。了。你。倒。逍。遙。自。在。的。和。沒。事。人。一。樣。豈但逍遙自在還臨別的時候。囑咐你幾次。教你今日不要出去。沒。力。做。事。罷。了。難。道。教。你。坐。在。家。裏。等。候。也。做。不。到。嗎。替。你。這。種。人。做。事。倒。沒。得。把。人。氣。死。了。蘇。仲。武。見。黃。文。漢。並。沒。有。逃。跑。心。中。很。自。愧。錯。疑。了。他。由。他。忿。罵。了。一。頓。祇。是。笑。着。陪。不。是。黃。文。漢。蹀。脚。道。誰。希。罕。你。陪。不。是。還。不。快。換。衣服。同。去。你。知。道。此。刻。是。什。麼。時。候。了。蘇。仲。武。低。頭。看。着。自。己。道。我。身。上。的。衣服。不。行。嗎。黃。文。漢。道。你。有。衣服。揀。好。的。換。了。就。是。不。要。囉。囉。囁。囁。的。耽。閣。事。蘇。仲。武。不。敢。再。說。別。話。匆。匆。忙。忙。的。翻。箱。倒。篋。拿。了。一。套。極。漂。亮。的。洋。服。黃。文。漢。幫。着。穿。好。了。教。他。多。帶。錢。在。身。上。自。己。拿。出。錶。來。看。嚶。道。快。走。快。走。祇。怕。他。們。已。經。到。了。說。着。拉。了。蘇。仲。武。出。來。跳。上。馬。車。揚。着。手。叫。快。走。馬。夫。知。道。是。往。上。野。停。車。場。舉。起。鞭。子。揚。了。幾。下。那。馬。揚。頭。鼓。鑿。的。奔。向。上。野。去。了。轉。瞬。之。間。到。了。停。車。場。黃。文。漢。問。車。站。上。的。人。由。奧。羽。線。來。的。火。車。到。了。沒。有。車。站。上。的。人。道。一。刻。兒。就。到。了。黃。文。漢。才。放。了。心。同。蘇。仲。武。坐。在。待。合。室。等。候。坐。了。一。會。忽。然。向。蘇。仲。武。道。一。樁。最。要。緊。的。事。幾。乎。忘。記。囑。咐。你。我。在。日。光。的。時。候。假。作。日。本。人。名。字。叫。中。村。助。藏。你。以。後。當。着。他。們。母。女。叫。我。中。村。先。生。便。了。切。記。萬。不。可。和。我。說。中。國。話。露。出。馬。脚。來。他。若。問。你。甚。麼。話。你。祇。隨。便。揀。不。關。緊。要。的。答。答。我。自。替。你。代。說。你。有。不。明。白。的。事。情。背。後。問。我。便。了。不。可。當。着。他。們。現。出。疑。難。的。樣。子。蘇。仲。武。點。頭。道。理。會。得。你。放。心。就。是。黃。文。漢。道。理。會。自。是。容。易。不。過。要。處。處。留。心。你。這。種。老。實。人。恐。怕。難。得。做。到。好。在。他。是。個。鄉。村。裏。的。婦。人。騙。他。是。要。比。較。的。容。易。點。兒。蘇。仲。武。不。知。道。黃。文。漢。葫。蘆。裏。賣。的。甚。麼。藥。因。黃。文。漢。的。脾。氣。不。好。又。不。敢。問。祇。得。點。頭。唯。唯。的。答。應。猛。聽。得。汽。笛。一。聲。二。人。走。出。待。合。室。向。月。台。上。去。望。祇。見。遠。遠。的。一。條。火。車。如。長。蛇。一。般。蜿。蜒。而。至。一。大。羣。接。客。的。都。擁。在。出。

口的地方。一個個伸着頸。望着火車。瞬息之間。汽笛又叫了幾聲。火車漸漸近了車站。慢慢的停了。坐火車的人。和螞蟻出洞的一般。走了出來。黃文漢教蘇仲武留心看。一、等車裏出來的人。二、等車在後面。隔月台遠了。看不大清楚。黃文漢忽然見春子母女從三等車裏走了出來。一個赤帽兒。駝着幾件行李。跟在後面走。黃文漢扯了蘇仲武一把。道。有了。是坐三等車來的。蘇仲武也看見了。黃文漢用兩膀往人叢中一插。輕輕的向兩邊分開。擠了上去。蘇仲武緊緊的跟着黃文漢。見春子母女過了出口。交了票。祇管低着头走。便揚着帽子。喚了幾聲。春子抬頭看見了。登時如小兒見了親人一般。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蘇仲武少不更事。又夾襖在陳王一堆裏玩。如何會有好事情幹出來。可憐多少青年子弟。就爲了淫朋狎友。斷送了。

胡女士人盡可夫。而蘇仲武偏要吃醋。只落得嘔了。多少醜態。氣自取之也。

黃文漢爲友謀則忠矣。可惜都是不正當的事業。然亦卻是一個有用之才。雖然如此人才。好好造就起來。何事不能辦好。而竟使之放蕩以終。是誰之過歟。

第四十三章 貪便宜村婦入彀 探消息英雄發標

話說加藤春子母女。見了黃文漢。真如小孩見了保姆一般。登時笑逐顏開的鞠躬行禮。黃文漢排開大眾。領着蘇仲武上前。還了個禮。第一要替蘇仲武介紹道。這位蘇先生是我一個至好的朋友。他是中國人。來我們日本。

多年了。我因為仰慕他的學問人品，喜常和他一塊兒行走。這次博覽會，夫人多遠的來看，也得多個伴兒熱鬧熱鬧。所以特替夫人紹介。加藤春子聽了，即轉身向蘇仲武行禮。梅子灼灼的翻着雙眼，睛望了蘇仲武。不知葫蘆裏賣甚麼黃文漢恐他說出甚麼來，忙側着身子一邊引路，一邊道：「我預備了馬車在前面，且請暫到舍下休息。」

一會兒說着回頭招呼赤帽兒，駝了行李，跟着出了停車場。馬夫將行李放好，四人一同坐上。馬夫鞭着馬向前奔走。黃文漢向春子說道：「舍間的房屋雖不寬敞，然有兩間空着的房間，我的意思與其去住那賢愚混雜的旅館，不如委屈些兒就在舍下住一晌的，便當春子聽了，笑着沉吟道：「在府上騷擾，怎麼使得？隨掉轉臉向梅子說道：「你說是麼？」勞中村先生這樣的關照我，心裏早覺得不安。若再到他府上去住，不更過意不去嗎？」其辭若有歎焉，其實乃深喜之。

黃文漢笑道：「快不要這般說。同是在東京作客的人，有甚麼彼此可分？我的家在羣馬，這裏也是寄寓。像夫人這

般客氣起來，我招待的就更爲難了。日本人的脾氣和中國人不同，中國人遇有人款待他十分殷渥的心中必

存着些感激的念頭，稍稍自好的人，必不肯多受人的好處。日本普通一般人的脾氣，却是不同。你沒有好處給

他，他不和你多來往，恐怕你沾光了他的去。此卻有五理不獨日本人爲然。所以日本家庭親戚朋友往來的極少。近年來幾家富

貴人家，略略學了些西洋文化，一年之中也開一兩次園遊會，茶話會，買點兒糖食菓品，給人家嘗嘗，在他們日

本人看起來，就算是極疎財仗義的了。日本之仗義疏財，不過爾爾，所以今之人想在外交上佔日本人的便宜，是謂做夢。你若多給他點好處，他心中雖也是一

般的感激，卻是再而三，三而四的還要來叨擾。即小可以見大，我們不可以不猛省也。所以尋遍了日本全國也尋不出個稍稍自好的

人來。這話怎麼講呢？日本人受人家的好處，你越是不和他計較，他越以爲得了便宜，從不肯十分推讓。這種脾

氣。或者就是他日本立國的根本也。未可知。豈不得全圖是立國的根本，卻也是外交上的絕妙政策。然這都與本書不關緊要，不必多說。且說春子心中，已不得住在黃文漢家裏。一則免得旅居寂寞，二則東京人地生疎，難得有黃文漢這般的一個鄉導朝夕相近。三則旅館裏費用到底得多，使耗些有這三般好處，安得不算便宜。當下聽了黃文漢的話，想再推辭兩句，苦想不出妥當的話來，便仍望着梅子笑道：「這權叨擾中村先生，你說使得麼？」梅子道：「他定要教我們去，有甚麼使不得？」到底是梅子大方些，可以做得中國人的老婆。春子笑向黃文漢道：「中村先生，你看他說話還全是和小孩子一樣，若給旁人聽了，真要笑話呢。」黃文漢笑道：「小姐說的一些兒不錯，怎麼笑話必要和夫人一般的客氣才好嗎？」蘇仲武見黃文漢和春子的情形，甚為親熱，暗自佩服黃文漢有手腕，祇不知他還設了個甚麼圈套要他們去住。馬車如飛也似的，不一刻到了青山一丁目。在一家有鐵欄干的門口，停了車。黃文漢立起身來道：「到了，說着讓春子母女下車。」蘇仲武跳下來，看那鐵欄干側邊石柱上，簪着一塊六寸長的銅牌子，上面分明刻着「中村助藏」四個字。心中吃了一驚，難道他真請出個中村助藏來了嗎？這房子勢派不小，住的人是誰？為何肯借給人設騙局？真教人索解不得。蘇仲武一個人心中納悶，祇見黃文漢叫馬夫駝了行李，向春子母女道：「這就是舍下，請進罷。」春子二人進了門，黃文漢向裏面喊道：「客來了，還不出來迎接怎的？」一聲才出，祇聽得裏面有如小鳥一般的聲音答道：「來了。」隨着格門開去，一個二十多歲的日本女子，迎了出來。黃文漢笑向春子道：「這便是敝內圓子，笨拙得很，我平日不敢使他見客，怕他見笑大方。」春子見圓子裝扮得玉天仙一樣，舉止也很有大家風範，那敢怠慢，連忙見禮。梅子也見了禮，一同進屋。有個十七八歲的下女，也收拾得十分整齊清潔，攔着門叩頭，高聲叫請進。黃文漢

對下女道：快將夫人小姐的行李接進來，好生收在客房裏，不要亂翻動了。將來夫人不好清理。下女諾諾連聲的應着。是。自去料理。圓子引春子母女到客廳。賓主復對行了禮。圓子雙手捧了個淡青縮緬繡花蒲團，送給春子坐。春子謝了又謝，才跪了半邊，復捧了一個送給梅子。梅子便不客氣，老實的坐了。梅子可愛處就在這天真爛漫上。不住的用眼。瞧蘇仲武，好像有甚麼話要相蘇仲武說似的。蘇仲武不敢招攬，對他使眼色，教他不要說話。梅子賭氣掉過臉，望着壁上掛的風景照片。她得很小兒女，痴癡有如此矣。黃文漢暗地好笑。圓子折身出去，端了盤茶進來。黃文漢看壁上的鐘，已五點四十分了，叫圓子到面前說道：去教他們招呼廚房，晚餐不用弄。打個電話到精養軒，叫他趕快送幾份西餐來便了。黃文漢知道春子母女，必不會點菜，不肯使他們着急。隨便說了幾樣極普通的菜。圓子一點頭答應着去了。黃文漢便和春子談話起來。所說無非是博覽會開場如何熱鬧，實兼着蘇仲武為人如何高尚。主學問如何精進。蘇仲武自己也夾在裏面吹述了些歷史。也是不可少的不然春子要疑心小蘇是個啞子也。春子聽了，自然是滿心的恭敬。恨不得立刻表示出親熱。蘇仲武的態度，來不一會。西餐來了。下女搬出張黑漆條几來，放在客廳中間。將西餐一份一份的擺上。放好了湯匙刀叉。黃文漢起身笑道：倉卒不成個款待，請隨使用些兒罷。春子母女也立起身來。圓子進來，將黃文漢的蒲團安在主席。春子的安在右手第一位。梅子的左手第一位。蘇仲武的安在黃文漢對面。自己便在梅子下手立着。黃文漢請大家入席。圓子斟上酒。大家飲讌起來。上了幾套菜。黃文漢問春子道：梅子小姐曾進過甚麼學校。想必已從中學校畢業了。開開春子嘆了口氣道：從中學校畢了業倒好了。在愛知縣小學校還沒畢業。祇是這也祇得得我。他父親沒一日不說：女孩兒不能不使他進學堂。如今的時代，女子

沒有知識。裏想得個好人家。我那時也是一時之氣。說我的女兒偏不想對好人家。好人家的男子那有個一心一意守着自己女人的。倒不如嫁一個做小生意的人。還落得個心無二用。這也是見識有閱歷之談。不以其爲村婦之言而忽之也。他父親賭氣不說了。我也就因循下來。黃文漢故意驚詫道：夫人不用見怪。我的意思夫人這般用心。實在差誤了。現在二十世紀的女子莫說無知識。不能對好人家。便對了好人家。自己不知道要強還好。若是個要強的性格兒。應酬言動一點兒不能出衆自己也要急壞了。此言亦至理。並且如今的男子祇要是個中等之家。那有不從大學畢業的大凡人的心理都差不多。世界上沒有有知識的女子罷了。既儘多有知識的女子。那個還肯落入的褒貶。去娶那毫無知識的哩。女子容貌惡劣的便嫁個下等人。沒甚麼可惜。像梅子小姐又生得這般齊整。若將來嫁一個不相當的人。豈不冤屈死了嗎。夫人因一時之氣。誤了小姐終身大事。真不能不說夫人錯了念頭。祇是這話不應該。我說因爲夫人沒把我當外人。料想夫人不會多心。見怪才敢妄參末議。春子道：承先生的好意。肯這般親切的說。我心裏正不知道如何的感激。怎說多心見怪的話。他今年已是十六歲了。小學還不曾畢業。東京恐怕沒有合他的年齡程度的學校了。來黃文漢笑道：那怕沒有。祇要夫人知道小姐的光陰虛度了。可惜。肯送他進學堂時。隨小姐的意。要進甚麼學校。我都能設法。漸漸不是我在夫人前誇口。東京的男女學校的校長。我不認識的。也就有限了程度。雖有點不合。沒甚要緊。別的科學都容易。祇英文要緊點兒。趕快發奮讀一個月。大約也差不多。了。春子道：好可是好。祇是東京太沒有可靠的親眷。我又不能長住在東京。女孩兒家。着他一個人在此地。有些放心不下似的。黃文漢不做聲。說着話。菜已上完。大家散坐。圓子帮着下女將條几。並杯盤收了去。各人



吸煙用茶。黃文漢不再談梅子入學之事。祇閑談了些不關緊要的話。便對圓子道：你小心陪着夫人小姐。我且同蘇先生出外訪個朋友。若夫人疲了要睡。你便舖好床。請夫人安息便了。圓子笑道：你出外早些兒回來。夫人小姐。我自伺候。你放心便了。黃文漢點點頭。和蘇仲武起身。春子向蘇仲武道：蘇先生今晚不來了嗎？蘇仲武不及答應。黃文漢代答道：蘇先生府上隔此地太遠。今晚還須去訪個朋友。恐怕不能再來了。明日請他早點來同陪夫人去看博覽會。他雖是中國人。我和他却不是知己。東京的中國人多。和我相識的也不少。我就祇和他說得來。黃文漢說時。嘆了口氣。接着說道：像他這樣的學問人品性情。據我看來。世界上大約也沒有和他說不來的人。代小蘇大吹法螺矣即如今日大牢日工夫。夫人聽他說了幾句話。他從來祇是如此不輕言漫語的。更有一層使人敬重他。二十三歲的人家中又是個大資本家。他從不肯和人三瓦兩舍的胡走。這樣少年老成的人。尤是不可多得。春子也點頭道：真是難得。蘇仲武對春子行了個禮。說明早再來奉看。又對梅子行了個禮。同黃文漢出了客廳。圓子送了出來。黃文漢附着他的耳說了幾句。携着蘇仲武的手。從容向青山一丁目的停車場走去。途中蘇仲武向黃文漢道：你的手法我實在佩服極了。實在令人佩服不是小蘇當面拍馬屁也祇是你這空中樓閣。三四天工夫。怎的便結構得來哩。黃文漢笑道：祇要有錢。在東京這樣靈便的地方。甚麼東西不能咄嗟立辦。蘇仲武笑道：一切應用之物。都可說容易。有錢買來就是。祇是你那位臨時太太。那裏來得這般湊巧。看他的言談舉止。都不像個小家女兒。並且禮數很周到。倒像個貴家出來的小姐。黃文漢笑道：不是貴家小姐。怎能使人家相信我是個有根底的人。蘇仲武道：平時怎沒聽你說和甚麼貴家小姐有染。黃文漢道：無緣無故的和你說些甚麼。蘇仲武道：既是貴家小姐。

他何能和你糊裏糊塗的做起老婆來哩。這事情真教我做夢也想不到。黃文漢道：難怪你想不到。事情本也太離奇了。二人說着話，已到了停車場。恰好往九段兩國的電車到了。不暇再說，都跳上電車。蘇仲武問道：你想到那兒去。可能去我家麼。黃文漢點頭道：自然到你家去坐。我今晚本沒事不必出來。不過太和他們親近了，太顯得我是一個閒人似的不好。此種地方最易露出馬脚來老黃做事真可謂四清六活思慮周密並且春子剛才說東京沒有可靠的親眷。不知道他的意思。是想託我呀。還是信我。不過我疑他是信我。不過所以不答。白我們出來了。好等圓子和他們親熱親熱。伏下一名。他們說合了式，便沒難題了。蘇仲武聽着說話，偶然抬頭見對面車角裏坐着一人，彷彿面熟，推了黃文漢一下，用嘴努着他看道：你看那是個中國人麼。好像在那裏見過似的。黃文漢一見，喜笑道：你真沒有記憶力。不是前回在高架電車上，我和他遇了你的嗎。他就是會拳術的郭子蘭。黃文漢說着，起身走走至郭子蘭面前。郭子蘭也見了黃文漢，忙讓位與黃文漢同坐。黃文漢笑道：我一向無事忙，不曾到你家裏來。你的生活狀況，有甚麼變更沒有。郭子蘭道：我前回倉卒之間，搬的那個貸間，房子太小，又太舊了，不好住。日前在早稻田大學後面，尋了個貸間，房子雖不見得十分好，祇是寬敞多了。練把式的場所也有。隨即用鉛筆寫了個番地，給黃文漢。黃文漢看了點頭道：你那裏隔吉川劍師家不遠。這兩日見了他嗎。郭子蘭道：就在他緊隔壁。我家的生垣和他家的生垣相接。今早他還在我家裏，坐了許久。你何時來我處頑頑。黃文漢道：你去看過了博覽會沒有。郭子蘭點頭道：已看過兩次了。都是人家拉着我去的。一些兒意味也沒有。黃文漢道：我還沒去看。明日有兩個日本的朋友邀我同去。明日看過博覽會，後日便到你家來說時。電車到了九段。郭子蘭起身道：我要在此換車。說着，自下

車去了。黃文漢招手教蘇仲武來坐了。郭子蘭的位子。蘇仲武問道：「你的計畫，至我今還不十分明白。圓子和便他們親熱了，當怎麼樣哩？他們看了博覽會，又不能在此地久留。他若一旦謝了你，帶着梅子，離了東京，我們不是祇能翻着雙眼，望着他們走嗎？」黃文漢笑道：「事情已做到這裏，捉緊了，你怎的還有這失望的想頭？他若逃得我手掌心過，他就不來了。我如今祇須再費幾日工夫，包管他走的時候，完完全全的留下個梅子給你便了。」

不多時，電車到了神保町。同下車，走向蘇仲武家來。才走至門口，正待進門，忽聽得背後有人連聲呼：「攀得一ッ（黃先生之意）」。黃文漢回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胡蘊玉女士。寶貝又身穿一套藕合色西洋衣服，頭戴一頂花邊草帽，手中擎着一把鮮花，輕蹣芳塵的走了。揣來蘇黃二人心中，各吃一驚。只爲心裏胡女士走至跟前，端詳了蘇仲武幾眼，笑道：「這人才好笑。那日約你十一點鐘來，你自己答應了爲甚麼，直到此刻不見你的蹤影，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這句書你都沒讀過嗎？」原來也是位孔教徒蘇仲武被胡女士當着黃文漢這一詰問，直嚇得心慌意亂，兩臉飛紅。那裏回答得出呢？黃文漢看了蘇仲武一眼，笑問胡女士道：「你那天十一點鐘約他來，幹甚麼？」胡女士笑道：「不相干，就是前日我想約他去，看博覽會，他不來，我就和別人去了。不過問着他頑頑，怎的這幾日連你也不見了？我跑到玉名館幾次，先幾回說你出去了，後來說你搬往別處去了。我問搬到甚麼地方，他又說不懂得。你這鬼鬼祟祟的，幹些甚麼，須不要被我尋出你的根子來。不體面呢？告訴你罷，怎的搬家也不通知我。一聲兒相隔太遠了，嗎？郵片也應寫一個給我才是。」理由充黃文漢連忙笑道：「我罪該萬死，祇是搬的地方有萬不能告人的苦衷。以後你自然知道。這門口站着說話不好，就請到老蘇家中去坐坐。」胡女士點頭答應，遂一同

第四十三章 貧便宜村婦入殼 探消息英雄發標

五十

進門到蘇仲武房中來。胡女士將手中的花往桌上一擲。順手拖出把搖動椅來。將身子往上一躺。兩脚抵着。庶子前仰後合的搖動起來。是英雄 伸手向蘇仲武道。拿煙給我吸。蘇仲武誠惶誠恐的打開櫃。拿煙。黃文漢已從懷中拿出兩枝雪茄來。胡女士便喊蘇仲武道。不用你的了。量你這樣笨蛋也不會買好煙吸。是英雄 說着。接了黃文漢的煙。望着蘇仲武道。笨蛋笨蛋。難道你洋火也不會擦一根麼。蘇仲武連忙擦上洋火。給胡女士吸。胡女士吸燃了。用手招着黃文漢道。你來。我來。我有話和你說。黃文漢從蘇仲武手中接了洋火。一邊擦着。吸煙一邊挨近胡女士。身前俯着。身問道。胡先生有何見教。胡女士忍不住撲嗤一聲道。你這東西總是這樣鄙。腔鄙。調的。討人厭。我問你這幾日到那兒去了。你不用瞞我。你直說給我聽。什麼事我都沒要緊。你想瞞着我麼。將來被我察覺了。祇怕你有一會兒不得清淨。不知道要怎樣責罰 黃文漢用手拍着腿笑道。胡先生。你看錯人了。我黃文漢上欺天下不欺地。中不欺人。自落娘胎。不會作過欺人之事。不會存過怕人之心。我搬家。不通知你。自有個不通知你的理由。你無問我的權利。我無告你的義務。胡女士跳起身來。道。胡說。權利義務的界限是誰劃給你的。你不承認。我有問你的權利。我偏認定你有告我的義務。要瞞人的事。自然有不能告人的理由。不能告人的苦衷。祇是這理由。你不說人家怎生知道。不知道你的理由。何能原諒你的苦衷。好不利害。唧唧喳喳一大段話。真教老黃有口難開。 我眼睛沒看錯人。我看你倒認錯我了。你以為我有甚麼不乾淨的心思。和你不清淨嗎。哈哈。那你就錯了。老實告訴你。莫說我和你的交情。祇得如此。妙妙非老面皮說不出。 便和你有幾年的交情。說到這裏。鼻孔裏哼了一聲。腦袋晃了兩晃。道也殼不上。我有不乾淨的心口頭上的兩句英雄話兒。誰不會說。誰不會聽。過你所說的這一派話。若在我二三年前聽了。

還好不過。暗自好笑罷了。如今我實在替你肉麻得很。你若知道瞞人知道怕人，倒是個有出息的人了。說着氣忿忿的，拿了鮮花就走。黃文漢攔住，笑道：「胡先生的度量，原來如此嗎？」胡女士睜着杏眼，望了黃文漢半晌，道：「你說我的度量小麼？我才沒將你們這些男子放在眼裏呢。」然則把咱們這些男子放在那裏呢。我不高興坐了，你攔住我，幹甚麼？蘇仲武也帶着留道：「老黃說話不小心，得罪了你，我一句話沒說，你對我也不高興，難得你到我家來，我還沒盡一點東道之誼。」胡女士劈面啐了蘇仲武一口，道：「你不開口倒好，你自己思量，思量你有甚麼口可以開得說至此。又忍不住笑了。」更妙更妙，竟笑落小蘇矣。黃文漢強按着他坐下，笑道：「我這幾日的事情，便說給你聽，也沒甚麼使不得，用手指着蘇仲武道：就是他這個馱子，暑假中他跑到日光去旅行，在旅館裏面，遇了他五百年的風流孽障，因為有了阻力，一時間不得遂心，巴巴的從日光奔回來，求我設法。我前次到日光去，不就是爲他的事嗎？好容易和那邊說得有了感情，答應我來東京看博覽的時候，到我家居住，你說我住在玉名館，如何能說這些圈套？沒奈何，祇得從新租下一所房子，置辦家具，祇是我又沒得個女人，人家見我一個單身漢子，怎好便住下來哩？沒法，祇得將我幾月前姘識的一個女人，找了來，權當作夫人用。我那臨時夫人，近來雖也作些秘密賣淫的生活，祇是他的身分，却很高貴。他的父親是個大佐，姓中壁，日俄戰爭的時候陣亡了，他又沒有兄弟，母親是死過多年了，祇落得他一個孤女，不知怎的被早稻田大學的一個學生引誘，他破了身子，他與那大學生山盟海誓的訂了終身之約。不料那大學生是個浮浪子弟，家中又有錢，終日裏眠花宿柳，得新忘舊，早將他的終身之約丟在腦背後去了。一個月常，二十五日不見面的，丟得他清清冷冷，打熬不住。」那是自然。便也揀他心愛的人相與了。

個起先他手中有錢。又生性揮霍。時常會拿着錢倒貼他心愛的人。不到幾個月貼光了。漸漸自家的衣食都支持不來。祇得略略的取償些。倒是一位講社會主義的。那大學生起先還一個月之中來看他。一兩次。後來知道他有了外心。率性賭氣不來了。他既衣食無虧。又過慣了這朝張暮李的日月。也不再願見那大學生了。大學生廣田得同子遇我當初不知道他的歷史。費了許多氣力才將他吊上他本來聰明。見我為人直爽。便將他平生的事蹟一字不瞞的說給我聽。我問他如今可有想嫁人的心思。你看他回得妙不妙。他說他如今這種生活過慣了。覺得十分滿足。無嫁人之必要。並且說他這種人物。必得是這般才不委屈我。問他怎麼講。他反笑我思想不高。尚他說「美」這個字是天下人公好的。若落在一個人手裏。這個美字便無所表現。不過和尋常人一樣穿衣吃飯而已。他說妓女決不可從良。妓女一從了良。便和死了一般。凡美人應享受男子膜拜。裙下的幸福。都葬在那結婚的禮堂上了。你看他的思想高妙不高妙。不知胡女士回出甚麼話來。且俟下章再寫。

評

日本人慣貪小便宜。黃文漢就利用此點。以播弄春子。可知交涉之道。未有不利用他人之弱點。以播弄之者也。上當者豈獨春子哉。

胡蘊玉於衆目所視之地。大講其快樂主義。且以小蘇弱不能人。爲奚落之主旨。膽大臉厚。可以開女界一新紀元矣。不謂圓子之惟美主義。更架而上之。其理由且十二分充足。何地無才。雖膽大臉厚。亦不能自足也。於是乎爛污婊子之名。稱爲不足。以形容盛德矣。豈不怪哉。

第四十四章 胡蘊玉大吃廣昌和 黃文漢導游博覽會

話說胡女士聽黃文漢說中壁圓子的性情歷史不住的點頭歎息說這女子的思想不可及我也時常是這般說能顛倒男子是我們女子得意之事

像胡女士這種行為只可以算得一隻母狗逼得許多公狗起哄則有之若言顛倒男子則不能蓋猶有數名之類故也要裝點身分才可以博取嫖客之傾倒而胡女士則一見面即可而顛倒男子之作用失矣若到了沒有顛倒男子的能力的時候則唯有一死免在世上受男子們的奚落我素來持

這個主義不料這女子也有這種思想等你們的事完了我倒想見見他看他的容貌可能與他的知識相稱黃文漢笑道你要見他怕不容易嗎祇是你不大懂日本話對談不來沒有甚麼多趣味胡女士道見見面罷了何必對談些甚麼說完揚着臉向蘇仲武道你的東道之誼怎麼盡法祇嘴唇擺筵席我就不感你的情有吃的快

拿出來孝敬我還有事去蘇仲武笑道你還有甚麼事去胡女士道你問怎的你祇說你有吃的孝敬我沒有說着拿了花在手用那白玉凝霞的臉去親花朵偶擡頭見對面壁間掛鏡裏現出他自己的倩影來髮髻看去就是西洋的一幅美人圖畫也沒這般生動自己望着自己高興非常忽然就想就這樣子去照一個像便向蘇仲武

道我也不要吃你的東道了你陪我到工藤照相館去照個相此亦英唯愛憎無常喜怒不測之一體也蘇仲武喜道好極了我們便去罷老黃你去麼黃文漢搖頭道我還有事不能奉陪你兩個去照罷胡女士也不作理會握着那把鮮花立起身來對着鏡子裏面時噴時喜時笑時鬢影弄姿了一大會可謂顧影自憐嬌風流自賞黃文漢不耐煩多等提起帽子先走了蘇

仲武忙叫老黃為甚麼就走等一會兒同走不好嗎黃文漢沒答應胡女士向蘇仲武道他走他的教他同走做甚麼你不認識去工藤的路嗎黃文漢在門外分明聽得祇作沒聽見拔起脚便走心中好笑蘇仲武必然上堂

也不再往別處。自乘電車回青山。一丁目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蘇仲武見黃文漢已走走過來向胡女士陪笑道：「那日失約，實在非出自本心。因為那晚在你家睡少了，跑歸家納頭便睡。直到十二點鐘，有兩個朋友來，才將我喚醒。強要擎着我去喝酒。因此不會踐約。」胡女士連連搖手說道：「罷了罷了。誰還有工夫來研究你的罪狀去罷。太晚了。怕照相館關門。」蘇仲武也對鏡子理了理頂上的髮，戴了帽子，笑道：「我這樣子，配得上和你同照麼？」胡女士點頭道：「配得很配得很。」只要有錢，怎的不配。蘇仲武道：「你放心，決不會太晚。」這裏出去轉個彎，便到了。隨用手指着壁上的鐘道：「你看，還不到八點半鐘。」胡女士也不答，白擎着鮮花向外便走。蘇仲武跟在後面，同出了大門。胡女士回頭向蘇仲武道：「你跟在我後面。」難道叫我引路嗎？蘇仲武連忙搶向前，引着胡女士。祇一刻到了工藤照相館。這工藤照相館，夜間照相，是用那極強的電光。比別家用鎂的仔細些。二人進去，便有人出來招待，引到樓上一間客廳裏坐定。客廳的桌上，放了許多的樣本。招待人一張一張翻給二人看。蘇仲武看了幾張二人半身的，又看了幾張二人全身的。點給胡女士看了，都說不好。胡女士隨便取了張六寸的向蘇仲武道：「你祇對他說。照這們大的便了。」蘇仲武見是一張團體照片，當時不敢違拗，祇得對招待人說了。胡女士自去化粧室整理衣服頭腦。蘇仲武也跟進去收拾了一會。外面寫真師已將電光及照相機配置停當。請二人出來照相。蘇仲武同胡女士走到大廳上。胡女士手中執着那把鮮花，在照相機的對面立定。蘇仲武走攏去問道：「我們同立着照嗎？」胡女士翻着白眼，望了蘇仲武一望，道：「我平生沒和人照過相。」想是不勝其照，否則情人太多，留下同照的照，怕惹起爭風吃醋的事。還是各自單獨照的好。說着，揮手叫蘇仲武立遠些。蘇仲武錯愕了半晌，開口不得，祇得點點頭立在一邊，讓胡女士先照了。自己也照了一



張招待的拿了紙筆來問姓名住址胡女士教蘇仲武替他寫了並說道你和他說我這一張要洗兩打。足見交游甚廣

蘇仲武說了胡女士道你問他要放定錢不要定錢你且替我給了明日算還給你。客氣客氣便不嫌英雌口吻了

蘇仲武連忙道我這裏有給的就是說甚麼算還隨要招待的照兩打計算須錢若干一並給了掣了收條交與胡女士胡女士拉了蘇仲武的手笑道我沒和你同照相你切不要見怪我一則平生不曾和人照過相。不見得北京琉璃廠的老闊還有與胡女士兩人的

裸體照二則此次亡命來日本的太多十九與我相識你又年輕立做一塊兒照了倒像一對小夫妻恐怕人家見了笑話你是個聰明人萬不可疑心我是嫌避你。又會灌米湯

蘇仲武聽了一想有理我真錯疑了他登時依舊心花怒發剛才一肚皮的不高興早化爲烏有了歡天喜地的攜手出了工藤照相館胡女士脫手道我有些餓了到那家館裏去吃點菜好麼蘇仲武笑道我也正想去吃爲甚麼不好我們到廣昌和去罷胡女士躊躇了一會點頭道也好如是二人走到廣昌和廣昌和的老闆正坐在櫃台裏面算帳一眼看見胡女士連忙堆下笑來起身迎接蘇仲武一見吃了一驚暗自尋思道那日我在玉名館門口看見的不就是他嗎怪道好生面善回頭看胡女士並不保那老闆。真作祇用手推着蘇仲武同上樓直到第三層坐定轉眼那老闆也跟了進來彎腰折背笑嘻嘻的向胡女士行禮胡女士祇作沒有看見向蘇仲武道你想吃甚麼菜你說罷蘇仲武一時心中想不出吃甚麼菜好呆呆的望着那老闆祇見那老闆拿着胡女士的那把鮮花祇顧偎着他那副似漆如油的臉不住的亂嗅搖頭晃腦的說好香好香不由得忿火中燒想叱他下去胡女士早已忍不住一手將花奪過來舉起向那油頭上就是一下。一舉一動都有實情之心是謂英雌罵道下作東西亂嗅些甚麼還不給我拿紙筆來開菜單子那老闆諾諾連

聲的出去。須臾將紙筆並菜單拿了進來。送到蘇仲武面前。自己却立在一邊。不住的用眼睛來瞞胡女士。形迹可疑

蘇仲武心中明白。

此氣雖受

恨不得立刻將那老闆攆去。胡亂向菜單上開了幾樣菜。往那老闆面前一擲。道：拿去。

快給我弄來。那老闆伸出油手接了。懶洋洋的出去。蘇仲武自言自語道：可惡的東西。也敢在這裏涎皮涎臉的死討人厭。胡女士道：這東西從來是這般的不保他罷了。下等人和他計較些甚麼。蘇仲武道：不是這般說也。

得有個體統。他連自己的身分都忘掉了。下次他再是如此。我却不能容他了。胡女士笑道：你說的不錯。我也很討厭他。蘇仲武悶悶不樂的。下女送上菜來。祇略略的吃一些兒。便不吃了。胡女士年紀身材雖小。食量倒很寬。

宏。食量寬宏無分於上下是謂英雄

當下吃了個酒足飯飽。蘇仲武喝教算賬。胡女士攔住道：不用給錢。我叫他記賬。就是蘇仲武。

道：那如何使得。胡女士道：你不用管。我自有的道理。蘇仲武祇得罷了。二人洗了臉。同下樓來。胡女士走近櫃台。那

老闆已立起身。笑道：有新蒸的荷葉酥。還好。先生帶些回去吃麼。胡女士點點頭。去玻璃櫃中探望。見裏面擺的。薰魚。火腿之類。用手點給那老闆道：你揀好的給我包幾樣。和荷葉酥一並着人送到我家裏去。那老闆喜孜孜

的跳出櫃台道：先生要甚麼。指給我。看我就叫人送去。胡女士揀心愛的糖食。菜蔬。指了幾樣。懶得久看。祇向那老闆說了句：給我趕快送來。便和蘇仲武搖搖擺擺的走了出來。蘇仲武道：你再到我家去麼。胡女士道：再去幹

甚麼。我今日看博覽會盤旋着走了一日。也沒得休息。我要回去了。隨看了看手上的錶道：十一點半鐘了。是時候了

應該回去

你自回去罷。說着。仍擎了他。那把打油頭的鮮花。一邊嗅着。一邊走了。蘇仲武心中大不自在。何苦何苦。退財嘔氣

一步走歸家中歇宿一夜。次日早起梳洗已畢。用了早點。又換了套衣服。匆匆忙忙乘電車。忙殺小向青山一丁

目來。走進門。見院子裏面。已有兩乘棚馬車停着。連忙到昨日坐的客廳中一看。一個人也沒有。咳了兩聲。嗽一個下女走出來。望了一望。認得是來過的。說了聲請坐。便折身進去。一會兒復出來道。請到裏面去坐。蘇仲武即跟了進去。祇見裏面一個小小的院落。收拾得非常齊整。繞着院落一條走廊。走廊兩邊擺了些盆景。走廊盡處。一連三間房屋。房門都緊緊的閉着。下女引到中間一間房子門口。蹲下身去。輕輕將門推開。蘇仲武見裏面鴉雀無聲的。各人正在那裏早膳。黃文漢連忙放下碗筷。叫下女送蒲團泡茶。圓子春子梅子一時都將碗筷放下。蘇仲武對大家行了禮。黃文漢故意客氣了兩句。問已用了早膳沒有。蘇仲武說已用過了。黃文漢讓蘇仲武坐了。便仍請他們吃飯。圓子等都向蘇仲武告罪。一剎時都用完了。下女收盃盤。圓子也帮着搬運。蘇仲武看這房間。雖祇八疊。因為房中有兩個床間。足有十疊席房間大小。房中並沒別樣陳設。祇壁間掛了幾方風景畫。床間裏面擺了一瓶鮮花。一個小木書架。架上放了幾冊日本書。黃文漢背着書架坐了。春子和梅子對坐在黃文漢左右。黃文漢說說道。今日天氣正好。我們不可多耽擱。好在會場裏面多盤桓一會。春子向梅子道。不錯。我們就去收拾罷。說時。祇見圓子出來。走近梅子身邊。附耳低言的說了幾句。梅子笑着搖頭道。那怎麼使得。穿人家的衣服。怪難為情的。天真爛漫煞是可愛圓子笑着。在梅子膊上輕輕的捏了一把。道。你我有甚麼難為情。我橫豎用不着說着。拉了梅子起來。往隔壁房間裏去了。春子也起身跟着進去。黃文漢便同蘇仲武走出房。在迴廊下將昨晚的成績說給蘇仲武聽。昨晚黃文漢歸家。已過了十一點鐘。圓子正陪着春子母女。在房中談話。圓子自述身世。說曾在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兼述該學校的學科如何完備。同學的如何親熱。教員都是些有名的學士博士。黃

文漢接着說自己 and 那校長很有交情。裏面的教員如某某等。我都認識。還有那麴叮的三輪田高等女學校。那校長也和我認識。我紹介進去的學生。委實不少。即如某某的女。因為我紹介他在三輪田高等女學校畢了業。正在那行畢業式的時候。某男爵見了他的容貌。又看了他畢業的成績。心中歡喜。便請了他去當家庭教師。後來不到一年。男爵的夫人死了。男爵便求我作伐。今年三月某日行了結婚式。此刻居然是一位男爵夫人了。信

開河像煞有介事。無非是哄騙鄉下人而已。

前幾日我還在他家坐。呼奴使婢的好不堂皇。唉。這都是進學堂的好處。他家裏父親兄弟都

是做生意的人。夫人說。若不是在學堂裏的成績優良。舉止閑雅。那能有這等遭際。說起來也奇怪。學問這東西。真是不可思議。那怕你這人生得漂亮。到了極處。一沒有學問。四肢百骸都會顯出一種俗氣來。有學問的人。一見了。便知道這人是沒讀書的。若是大庭廣衆之中。都是些有學問的人。在那裏一個沒學問的人。雜坐裏面。不是粗野得看不上眼。便現出那踉蹌不安。手足無措的樣子。也令人不耐。這都是在人家眼裏看出來。自己並不覺得。一個人沒有向上的心思。便能有一分向上的心思。便得求一分學問。現在歐西的習尚。漸漸的到我們日本來。交際社會中。也少不了女子。好人家的夫人。奶奶。一月總免不了有一兩次園游會。茶話會。還有種貴族婦人的慈善會。更是夫人小姐出風頭的地方。你若容貌生得惡劣。舉止又不大方。便教你當場出醜。春子聽了。驚異道。甚麼慈善會。這等利害。黃文漢道。原來夫人不知。這種慈善會。便是貴族華族行樂的所在。將辦法說出來。却是好笑。他們貴族華族想做慈善事業。或因甚麼地方。被了天災。他們想設法賑濟。而一時集資不易。便有這慈善會的辦法。先擇一個寬廣地點。設立許多舖面。如扇子店。首飾店。烟紙店。咖啡店。酒店。都辦些貨物在裏

面到開會的時候，便請各貴家的夫人小姐來作掌櫃。各貴家子弟以及一般有些聲望的紳士和一般大老爺，都先期弄了入場券進會場來，借着買雜物和各掌櫃的夫人小姐周旋，那貨物的價值比外面的要高一倍。祇因入場的都是些富貴公子，祇要與各貴家小姐周旋，也不顧價值的低昂。開會之後，所賺的錢，便將去作慈善事業。夫人你看這辦法，好笑不好笑？春子道：然則容貌生得醜的那貨物，是一定不銷行了。黃文漢笑道：那是自然。所以我說當場出醜，不過有學問的人容貌雖然不能出衆，却能言談風雅，舉動幽閑也一般的能惹人敬愛。所以有容貌又兼有學問，更好。若天生的相貌不揚，就祇有多求點學問，也可補容貌之不及。像梅子小姐這般的人品，又有學問，在東京這樣地方，真是葦穀之下，那怕不得一個王侯快婿。春子道：學校我也知道是要進。不過我祇這一個女兒，實在有些捨不得教他離開我。並且我不知道這學校裏的章程，教員的人品，同學的身世，我也不敢教他進去。這事情不是當要的，稍不留心，壞了事的，委實不少。春子不爲無見識，其如小性兒貪便宜，怎得不上當。黃文漢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我也是這般主張。調查最是要緊。東京女學校規則不謹嚴的不少，引人入勝的事情又太多，果是不能當要。但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圓子曾在那裏畢業。那學校裏的規則十分嚴整，校長教員同學的沒一個不是有身分的。並且每學期要開一次生徒家屬懇親會，學生的父母姊妹都得到學校裏去和校長教員談論家常瑣事及家庭教育。這是學校裏極妥善的辦法。女子進了這個學校，是萬無一失的。春子道：這學校的好處，我已聽尊夫人說過了。祇是我想去參觀一回，不知先生可能介紹。黃文漢大笑道：有何不能。我介紹去參觀的，他們還要特別的招待，祇用我先打個電話，或寫封信去，招呼他們一聲便了。說話時，不覺已到了一點鐘，便

安歇了。黃文漢在迴廊下將這情形說給蘇仲武聽。蘇仲武問道：你真能紹介他們去參觀嗎？黃文漢笑道：你這人才，蠢呢。世界上有不願意人去參觀的學校嗎？你說是由愛知縣特來參觀的將原由說出來，求他招待，豈有不殷勤招待之理？學校裏能知道我們是個騙局嗎？蘇仲武道：你對他說，和校長有交情，將來見面不相識，怎麼？黃文漢道：這更容易。參觀學校，不一定見得着校長，便見着了，祇要我稱他是校長，不去請教他的姓名，就不要緊了。我有名片進去，難道他還問我嗎？校長下田歌子，我認識他的面貌。這些地方，春子決不會留心的。混混就過去了。那裏會使春子看出我的破綻來？我已教圓子用心聯絡梅子，須和梅子裝得十分要好，使春子看了，放心將梅子寄頓在我這裏。梅子穿來的衣服，不很漂亮。圓子特將他自己新做的衣服借給他穿。這也就是聯絡他的意思。博覽會場裏面，有家中國料理店，規模還不錯。看到十二點鐘的時候，你就邀進去吃料理。凡人一有了感情，說話就容易了。你日本話又不是不能說，何妨扯東拉西的，和春子多親近，親近蘇仲武道。我何嘗不想多說，祇因你幹的悶葫蘆，我沒揭破，恐怕說錯了誤事。黃文漢點頭道：我是說以後，昨日自然是不能多開口。正說着，祇見圓子推出門來，笑着向黃文漢招手道：我等已收拾停當，就此去罷。蘇仲武和黃文漢回頭看圓子打扮得花枝招展，比昨日更加嫵媚。蘇仲武附着黃文漢的耳，低聲笑道：兀的這廝兒也要人消受。黃文漢點頭笑道：做夫人便也得過。二人走回房。黃文漢叫圓子拿衣來換。圓子在隔壁房中答應了，走過來，到第三間房裏，捧了個衣盒出來，放在蓆子上，笑向黃文漢道：你自己換罷。我還有事去呢。黃文漢自己將衣盒打開，拿出一套新單和服來，背轉身換了。圓子同春子母女出來。蘇仲武看梅子穿一件白地撒花秋羅衫子，繫一條金線繫

花的腰帶帶結高舉至肩上一團青絲鬆鬆的垂在後面用絲織打了幾個花結頂心上堆着一個大花絲球顫巍巍的祇在頭上晃搖不定輕勻粉臉淡點朱唇眉畫遠山之黛眼縈秋水之波

活畫一個嬌小玲瓏的女孩子來

黃文漢笑向春

子道今日梅子小姐進會場我想滿會場的人必沒一個不說是一顆明星來了春子笑道他那裏能享受這種榮幸會場裏人不笑話他是鄉裏來的就是福分了。他從來是痴憨不過的初見他的人若不知道他的性格必說他是白痴其實我聽他父親說他讀書却異常聰穎蘇仲武從旁點頭道那有生得這般清秀的人讀書會不聰穎的不待說一見面便能知道小姐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春子謝道蘇先生過譽了圓子笑道蘇先生的話不錯我一見梅子君的面不知道怎的心坎裏面不由的便生出種愛情來恨我自己命苦我母親不會替我生個這樣的妹妹朝夕伴着我使我多保全我自己一點天真我愛梅子君的心思不說沒人和我一樣敢說並沒人知道別人愛他必是愛他的容貌或是愛他的聰明我愛他却真正愛他這點痴憨的性格夫人你不知道痴憨是女子極可寶貴的東西女子有了這種性格便是天仙化人我若有個這樣的妹妹依我的性格一世也不許他嫁人祇跟着我過日子他便想吃我身上的肉祇要他不嫌酸我也甘心情願的割給他吃

娘豈有不愛之人哉

春子道謝夫人的厚愛不要折了小孩子的福黃文漢笑道我們不能再耽擱了馬車上也好說話我們走罷說着讓圓子引着春子母女先走自己和蘇仲武跟在後面同走到院子裏兩個馬車夫都坐在車上打

盹下女上前喚醒了圓子陪春子母女坐了一乘蘇黃二人坐了一乘出得門飛也似的奔向上野公園來才到廣小路便遠遠望見那會場的大門高聳雲表左右出進的人如蜂擁一般不移時到了會場門口黃文漢先同

蘇仲武下車。買了入場券。圓子已攙着春子下車。梅子下車的時候。剛好一個二十多歲人。駕着一乘自轉車。直撞過來。驚得那馬跳了幾下。車子也跟着顛簸了。幾下險些兒將梅子攔下。車來。圓子見了。連忙回身來扶。梅子已笑嘻嘻的跳了下來。看那少年繞着馬車打個盤旋。祇慢慢的在地下轉。梅子見了。心中好笑。是個鄉下女兒拉了圓子的手。跟着春子走。猛聽得背篋的咣咣的。叫了兩聲。疑是汽車來了。嚇得連忙讓路。却不見汽車走過。回頭一看。那有甚麼汽車。原來就那乘自轉車。故意叫捏着氣泡。嗚嗚的嚇人。梅子低聲笑向圓子道。這個人才討厭。多寬的路。不走。偏要在我們背後嗚嗚的叫人讓路。圓子捏了梅子的手。一下道。不要保他。他本是一種下等動物。由他叫罷。梅子回頭看他。還祇在背後一脚懶似一脚的慢轉。一雙眼睛和賊似的。不住的向梅子臉上亂溜。梅子看了。又忍不住向圓子道。這個人真討厭。我又不認識他。祇顧瞧我做甚麼。圓子道。瞧瞧有甚麼緊。不保他好了。愛好的心。就是下等動物也和人一樣。說着也低頭吃吃的笑。黃文漢和蘇仲武買好了入場券。就立在會場門口。等三人到了。便一同進會場遊覽。不知遊覽了些甚麼。且俟下章再寫。

評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後有人改其句讀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本書的宗旨。就是專寫留東諸人飲食男女的事。乃今寫胡蘊玉。乃是專寫其飲食男之事。可謂穢史中一段特別文字。

春子之不使梅子入學校。是熟知學校之腐敗者也。顧為虛榮心所勝。遂為黃文漢所賺。今之學校腐敗之事。或不至如日本之甚。然必極力學日本者何也。



第四十五章 弔膀子莽少年被拘 坐電車嬌小姐生病

話說黃文漢等進得會場，祇見迎面一座圓台，上有數十道噴水。那噴水中間一道，足有四五丈高，真是飛珠吐玉，映着日光，遠遠地，便望着如一團銀霧，繞圓台過去。便是座音樂亭子，上面許多人，正在那裏調絲品竹，清音嘹亮，和着噴水的聲音，格外有一種天趣。音樂亭周圍，裝設了許多靠椅，以便遊人坐憩。黃文漢等因急於遊覽，各處的陳設物品，沒閒心坐在這裏清聽，祇立着略聽了一聽，即引春子等，走進第一個陳列場，看了一會。正要從後面，穿出第二陳列場，剛走到房簷下，迎面來了一個少年，找晦氣來了穿着一身青色洋服，却不是學校裏的，鈕扣頭上歪戴着一頂烏打帽，左顧右晃的，從第二會場走出來，打量了黃文漢幾眼，復看了看蘇仲武，從二人中間擠了過去，恰好和梅子撞個滿懷，梅子哎喲一聲，倒退了數步，圓子連忙扶住回頭，正待開口罵那少年，黃文漢已掉轉身軀，一把將那少年，擎住，那少年掙扎了幾下，罵道：「擎住我做甚麼？」黃文漢使勁在那少年臂上捏了，下道：「請問老兄的眼睛，瞎了嗎？爲何青天白日的，這等亂撞？」春子也氣不過，罵道：「這失禮的奴才，實在可惡。那少年被黃文漢一捏，痛澈心肝，禁不住鼻子一酸，兩眼流出淚來，跳了幾跳，要罵圓子，向黃文漢說道：「這奴才剛在會場外面，駕着一乘自轉車，橫衝直撞，梅子君正在下車的時候，把馬驚得亂跳，險些兒將梅子君攔下馬車來。他此刻又故意的胡撞，不是扶得快，幾乎被他衝跌了。快叫警察來將他擎了去。」黃文漢聽了，怒不可遏，拉了那少年，要去看熱鬧的人圍了一大堆，急忙不得出去，正待分開衆人，一個巡場的警察，見了，立將衆人驅散，向黃文漢尋問原由。黃文漢鬆了手，拿出張中村助藏的名片來，遞與那警察，道：「這東西無禮得很，我們進會場，」

第四十五章 弔膀子莽少年被拘 坐電車嬌小姐生病

的時候他駕着一乘自轉車橫攔過來。驚得馬亂跳險些兒將我這女眷從馬車中攔下來。方才他又從人叢中來撞我。這女眷若非扶持得快已跌了。顯然是有意輕薄。請你給我將他帶去治他的侮辱罪。違警律 真終那少年想辯圓子向警察說道。這人是無禮極了。我們進會場的時候他就駕着自轉車祇顧在我們背後鳴鳴的將汽笛捏着叫。我們趕着讓路他却又緩緩的不肯前進。如此鬧了幾次。我們進了會場祇道他已去了。那知道他還在這裏。警察聽了黃文漢和圓子的話以為中村助藏必是個不知名的貴族。日本階級制度最嚴所以平民對於貴族有侮辱罪之處分也又看了那少年鬼頭鬼腦的樣子立刻施出那警察平日拏賊的手腕來將那少年橫拖直拽的出會場去了。可憐那少年不會得着一些甜頭就進了監獄。這也是弔膀子的報應。閒話少說。當下黃文漢等見警察已將少年帶去。即進第二陳列場來遊覽。蘇仲武心內異常高興。恭維黃文漢得了春子也。向黃文漢道謝。黃文漢笑道。東京這樣無賴少年儘多。年輕女子稍有不慎。立時上他們的當。他們成羣結黨一般的也有頭領。專一在熱鬧地方勾引良家子女。剛才那東西看他的裝束行動還不像這條路的人。祇是一個無賴子罷了。若遇了這條路的人他們的本事就更大了。那裏肯這般的給錯處使人拏着。就便再嚇春子一嚇數人一邊說話一邊觀覽陳列品。博覽會所陳設的東西無非是各縣的土產及各工匠人所製的巧妙器物。千珍萬寶。琳瑯雜錯。著書的雖也曾去看過幾次。祇是不好從那一樣寫起。總之運到博覽會來賽會的沒有不成材的東西。看博覽會的倒是有許多不成材的東西黃文漢等在第一會場各陳列場內盤桓了一會。看了美人島。春子。梅子。見了井底美人和火裏美人心。詫異得很。黃文漢一知半解的學問知道是電光和反射鏡的作用。忙剖解給他們聽。春子聽了連說神妙。看完了美人島。即由電梯轉到

第二會場。這第二會場。在不忍池旁邊。梅子看了空中電車。定要坐。去坐。鬧小孩子。春子連說危險。梅子說好。要子母女爭持起來。黃文漢笑道。危險是一些兒危險也。沒有去坐。坐也好。蘇仲武道。此刻已將近一點鐘了。我們且去吃點東西。何如。黃文漢點頭笑道。是了是了。我貪着遊覽。連飢渴都忘了。夫人小姐想必都已餓得慌了。蘇仲武笑向春子道。我想請夫人和小姐吃中國菜。不知可能吃得來。黃文漢笑着插嘴道。那有吃不來的。等到吃不來的時候。再換西菜也來得及。春子謙讓了一會。一行人已到了中華第一樓酒館內。蘇仲武揀了個清淨的坐位。讓大家坐定。跑到掌櫃的所在。叫了幾樣時鮮的菜。回身入席。下女已將杯箸擺好。須臾酒菜齊上。日本人吃中國菜。沒有吃不來的。凡說吃不來的。都是裝假。都是些沒有知識的人。以為我是個日本人。是世界上一等國的國民。中國這樣弱國的菜。我若說吃得來。須失了我的身分。若是西菜。那怕極不能入口。他情願吃了。不用再背着人去吐出來。抵死也不肯說吃不來。西菜。日本現仕的一般少年人物。都是這般的一個心理。看官們祇知道弱國的人民難做。那知道一樣的油鹽醬醋雞鵝魚鴨。一到了弱國的人手裏。都是不討好的。那是自然的道理。幸當日春子等不曾染得這種習氣。都實心實意的說是好吃。不移時。酒菜都已吃飽。蘇仲武會了賬。一行人同出來。梅子又向春子說。要去乘空中電車。蘇仲武連忙說道。此刻剛吃了飯。不宜向高處吹風。我們且去礦山模型裏面遊走一會。並將各陳列場都看好了。再乘空中電車。由那頭下車出會場去。不免得又要打一個來回。囑梅子聽了。雖也點頭道好。祇是心中終以為是大家哄着他。不許他去。坐低着頭。跟在後面走。一聲不響。圓子多方引着他說笑。草草的將礦山模型看了。梅子見了泥塑的小礦工人物。及洋鐵做的小火車。鐵道。心中才略高興些。

兒問黃文漢這人物火車可肯出賣。黃文漢笑道：「這不是賣品。梅子道：『不是賣品。却爲何都擺在這上面。你剛才不是說擺在上面的都是賣品嗎？』」黃文漢想了一想，大笑道：「小姐你錯了。批了價格的便是賣品。但是就買了此刻也不能拿去。須等到散會的時候。」梅子又低頭納悶。一行人從模型裏面出來。黃文漢等原想將各處的陳列場順路都看看。無如梅子走到空中電車賣票的所在。拉住圓子不肯走。從懷中掏了半响。掏出一個小紅緞繡金花的錢夾包來。交給圓子道：「姐姐替我去買票。我自和姐姐兩個人去坐。不與他們相干。姐姐你看上面坐的人多少。一來一往的多好。要子那裏有甚麼危險。」真是小孩黃文漢等見了梅子的形色舉動。起先覺得詫異。後來知道他是誤會了大家的意思。不覺都大笑起來。蘇仲武也不說話。搶着買了票。一同到了上電車的所在。梅子這才歡喜不盡的緊握了圓子的手。低低的說道：「我們兩個人一塊兒坐。圓子道：『太高了。到上面祇怕我也些膽怯。我平日在三層樓的欄干上面。我都不敢低頭望地下。如今這們高。又是搖搖動動的。沒得將我嚇壞了。我祇坐在這裏等。你們去一過就回來好麼。』」又要春子也在旁邊說道：「是嗎？這樣危險的去處。也要去頑。萬一出了事。可是當耍的。你要去你一個人去。我和圓子夫人祇在這裏坐地。梅子聽了這話。如冷水澆背。登時懊喪萬分。幾乎要流下淚來。圓子說：「害怕不去。原是看梅子高興過了。故意這般說說。逗着他頑。看他怎生央求回去。使大家好笑。不提防春子認以爲真。正言厲色的責起梅子來。當時見了梅子這般可憐的樣子。心中好生難過。連忙笑向春子道：「我是哄着妹妹頑的。我真怕嗎？莫說這空中電車萬沒有危險。便有危險。我也不怕。我從小兒在學堂裏就在天橋上亂跳亂跑。也沒跌過。打秋千走浪橋。也不知弄過了。多少。妹妹從小兒想必也是很淘氣的。所以歡

喜幹這些危險的生活。圓子說到這裏，接着歎了口氣道：「也要是二十世紀的國民，才有這種活潑精神。夫人老輩子自然是有些害怕的。」正說着，電車來了。等坐車的人都出來，圓子握了梅子的手笑道：「妹妹怎的這般信人哄？莫說這個毫無危險，便是明知是一條死路，既妹妹想向那條路上走，我也不忍不同去使妹妹一個獨死。」  
 加二的小馬屁 來來，我們上去罷。梅子喜得撒嬌道：「姐姐也是這樣騙我，我不來了。」圓子笑道：「好妹妹，不用嘔氣，我是慣騙小孩子的，你以後不上我的當便了。」說着話，上了電車，不一會開車，祇覺得步步騰空起來，車身漸漸有些搖晃。梅子從窗口裏，向不忍池一望，祇見池中的荷葉和錢一般的大小，低低叫了聲「哎呀」，即縮回頭，緊緊握住圓子的手，面上變了顏色。  
又愛頑又怕險 是個小孩子 圓子連忙附着他的耳，說：「不要怕，這個尋常得很，上面有東西繫住的，決無掉下來之理。」坐飛機的人在幾千米，突上飛走，上下八方都沒可靠的東西，他們也要坐呢。這個有甚麼可怕？梅子聽說，心中略放寬了些。電車又行了一會，大家身上都覺得寒冷起來。梅子更甚，因為他圓好看，不肯多穿衣服，露出笨相。祇穿圓子的一件單衫，裏面襯的衣，自然也是單薄。九月天氣，又在午後三四點鐘的時候，他體氣本來不算強壯，兼受了剛才的嚇，身上微微的出了些汗，那禁得高處的冷空氣，四面襲來，登時打了幾個寒噤。三十六個牙齒，差不多要捉對兒廝打了。  
到底要吃點小虧才罷 圓子見了，連忙將自己的外衣（羽織）脫下來，教他穿。他那裏肯穿呢？祇咬緊牙關，說不冷。圓子道：「妹妹，你祇管穿，我並不怕冷。我若是怕冷，也不脫給你穿了。你不可嫌不好看，冷壞了身子，真不是當要的。」春子攔住圓子，自己將外衣脫下來，向梅子道：「教你不要來，你偏要使小孩子脾氣。如今又害怕，又害怕，看你是何苦。你一個人不打緊，還連累着旁人，你還不快將我這件外衣穿了，免得受。」

了。涼。回。去。又。要。害。病。圓。子。夫。人。你。快。將。自。己。的。衣。穿。上。實。在。冷。得。很。你。的。身。體。也。不。是。很。強。壯。的。梅。子。望。了。他。母。親。笑。了。一。笑。掉。轉。身。去。問。圓。子。道。我。不。解。你。們。爲。甚。麼。都。這。般。怕。冷。你。們。既。這。般。怕。冷。還。能。將。衣。服。脫。給。別。人。嗎。我。自。己。要。來。受。這。苦。我。自。作。自。受。犯。不。着。連。累。別。人。我。自。己。病。了。受。罪。我。心。裏。安。別。人。因。我。病。了。受。罪。我。心。裏。不。安。媽。媽。姐。姐。你。們。各。人。將。各。人。的。衣。服。快。些。穿。好。免。得。我。受。了。罪。還。要。受。埋。怨。說。着。歎。歎。的。流。下。淚。來。春。子。心。中。不。忍。戰。戰。兢兢。的。拿。着。衣。定。要。梅。子。穿。圓。子。也。很。覺。着。可。憐。說。了。許。多。的。軟。話。勸。他。不。要。生。氣。回。頭。向。春。子。道。夫。人。的。衣。顏。色。尺。寸。都。太。不。合。妹。妹。十。分。愛。好。的。人。如。何。肯。穿。我。的。雖。則。不。漂。亮。倒。還。敷。衍。得。過。去。夫。人。妹。妹。你。們。不。知。道。我。的。心。我。爲。我。這。樣。的。妹。妹。莫。說。受。一。會。兒。凍。便。是。教。我。爲。他。死。我。也。甘。心。好。妹。妹。決。不。可。辜。負。我。這。一。點。癡。心。聽。我。穿。了。罷。梅。子。半。晌。抬。頭。道。姐。姐。罷。了。我。一。些。兒。也。不。冷。姐。姐。不。忍。我。受。凍。我。便。沒。有。人。心。忍。姐。姐。受。凍。嗎。我。就。凍。死。了。也。不。肯。穿。這。外。衣。又個強起來小孩子黃文漢蘇仲武都想勸他穿見他說得這般決絕不好再勸圓。子。春。子。無。法。祇。得。各。自。將。外。衣。穿。上。好。在。空。中。電。車。的。距。離。很。近。不。多。一。會。已。到。了。圓。子。再。握。梅。子。的。手。冷。得。和。冰。鐵。一。般。下。得。車。來。圓。子。問。黃。文。漢。道。你。來。的。時。候。招。呼。馬。車。夫。在。那。裏。等。候。黃。文。漢。道。就。在。前。面。圓。子。道。妹。妹。的。寒。受。得。很。重。須。得。趕。快。家。去。加。衣。服。此。刻。不。宜。多。走。路。了。你。去。將。馬。車。喚。來。越。快。越。好。黃。文。漢。點。點。頭。看。梅。子。低。頭。倚。着。圓。子。的。肩。膊。連。朱。唇。都。冷。白。了。身。子。還。不。住。的。打。顫。蘇。仲。武。見。了。忍。不。住。向。前。飛。走。去。找。馬。車。黃。文。漢。跟。在。後。面。跑。蘇。仲。武。回。頭。向。黃。文。漢。道。你。去。喚。馬。車。我。到。藥。店。裏。去。買。點。藥。來。黃。文。漢。問。他。買。甚。麼。藥。蘇。仲。武。沒。聽。真。已。走。得。遠。了。黃。文。漢。祇。得。由。他。去。急。急。的。尋。着。了。馬。車。自。己。跳。上。去。坐。了。教。馬。夫。飛。奔。來。接。春。子。等。圓。

子扶梅子上了車。春子愁眉苦臉的。偃着梅子坐了。黃文漢教快走。那馬夫加上一鞭子。兩匹馬駕着兩乘馬車。鼓鬣揚鬃。潑風也似的向前跑。跑不多遠。蘇仲武迎面奔來。黃文漢連叫停車。蘇仲武且不上來。先叫住了梅子的車。將藥遞給圓子。教他且拿幾粒出來。給梅子嚼着。圓子一看原來是一包仁丹。小蘇只知道買仁丹不知道買金雞納霜。真是不知醫藥的苦處。道。嚼着也沒甚害處。即將包裹拆開。拈了五粒。放在梅子口中。春子謝了蘇仲武幾聲。蘇仲武將車門關好。回到黃文漢馬車上。馬車開行迅速。沒幾分鐘。便到了青山。一丁目。圓子和春子二人夾着梅子下車。黃蘇二人走近前來。看祇見梅子的臉紅得如朝霞一般。連耳根都紅了。黃文漢心中着急。暗道。這可壞了。若是病倒下。怎生是好。當下開發了車錢。一同進屋。下女已迎着出來。一行人逕到早晨吃飯的那間房裏坐定。圓子叫下女鋪好床。替梅子摘了頂上的花球。扶着到隔壁房間裏。解衣寬帶。教梅子安歇。梅子早已掙持不住。納倒頭。喘息不已。圓子拿被臥替他蓋上。梅子放悲聲哀告。道。好姐姐。我頭痛得很。我媽賭氣不理我了。姐姐不要出去。祇伴着我坐。好麼。嬌嬌怯怯如聞其聲。真令人不見猶憐。圓子聽了。又可憐他。又忍不住道。你真小孩子樣。媽和你賭甚麼氣。正說時。春子已進房來了。圓子指着笑道。這不是媽來了嗎。春子走近床前。用手撫摸梅子的額角。燒得如火炭一般。不由得心。中焦急。祇聽得黃文漢隔房門呼着圓子。說道。你替他多加上一床被。臥使他好生睡。一覺祇要出些兒汗就好了。又聽得蘇仲武在隔壁房裏說道。不要緊。我去請個醫生來。服一劑藥。便沒事了。蘇仲武說了。真個跑到順天堂分院。請了個醫生來。那醫生見了蘇仲武的慌急情形。祇道是患了甚麼急症。匆匆的提了個皮包。三步作一步的奔到黃文漢家來。圓子接着進去。診了脈息。笑道。這病不關緊要。今晚好生睡一夜。明早就好了。當下打

開皮包配了一瓶藥。交給圓子。圓子看那藥瓶上寫着服用的時刻分量。便不再問。春子悄悄問圓子。這醫生出診要多少錢。圓子搖頭道。我不知道。由他們外面去開發便了。黃文漢等醫生收了皮包。請到八疊席房來。送了煙茶。開發了四塊錢。醫生自提着皮包去了。梅子服了藥。沈沈好睡着。春子走過這邊來。道謝黃文漢和蘇仲武。黃文漢笑道。暑爲受了些涼。醫生說明早就好料是不妨事的。夫人寬心便了。今晚我寫封信去。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約初五。日去參觀學校。夫人的意思。以爲何如。收到本題是緊要的事春子道。好可是好。祇怕梅子到初五日。病還沒脫體。不能出外。豈不失信嗎。黃文漢搖頭笑道。沒有的事。今日初二。醫生說明早就好。那有初五還不脫體之理。春子想了一想。也說得是。即點頭道。那麼就請先生寫罷。黃文漢答應了。拍手叫下女弄飯。蘇仲武不肯吃飯。先走了。黃文漢送到外面。向蘇仲武耳邊說道。你明日來。我若不在家。祇願在我家坐。和春子多周旋。圓子自會招待。你蘇仲武問道。你明日到那去。黃文漢道。不。相干。就是昨日在電車上遇見的郭子蘭。約了我明日到他家去。我得去坐坐。並且春子以爲我是個有職務的人。成日的在家中坐着。也不成個道理。日本人沒有成日坐在家中。不幹事的。蘇仲武道。你的錢使完了麼。再使得着多少。你說就是。黃文漢道。錢還有得使。要的時候。和你說好了。蘇仲武點頭去了。黃文漢回房。問知梅子睡得正好。便到自己的臥室內。拿出紙筆。寫了封信去。女子高等師範信中。無非是久仰貴校的榮譽。平日因相隔太遠。不能前來參觀。此次以觀光博覽會之便。擬於初五。日午前八時。帶女賓數人。到貴校參觀。以廣見識。屆時務乞招待的話。晚餐以後。即將信發了。當晚梅子服了醫生之藥。安眠了。幾點鐘。熱雖退許。多祇是周身骨節更痛。得利害。轉側都不能自如。圓子見梅子病勢未退。便不肯睡。春子



三、五次催他安息。圓子祇說不妨。梅子心中十分過意，不去假裝睡着了。圓子還是坐着陪春子閑談。春子熬不住要睡了。圓子伏侍春子睡了。直到四點多鐘，才過自己房中。圓子如此熱誠春子豈和黃文漢安歇。黃文漢早有將梅子留下之理。黃文漢問了問梅子的情形，很恭維了圓子一頓。又和圓子說了明日。約蘇仲武來的話。教圓子和蘇仲武不妨裝出些親熱的情形。使春子看了不疑心。是新交的朋友。圓子答道：理會得。我明日且試探春子的口氣。看他想將梅子嫁個甚麼樣的人家。黃文漢道：探他的口氣不妨事。但是祇能無意中閑談一兩句。萬不宜多說。我看春子也還精明。性格又不隨和他。一有了疑心。這事便不好辦了。你想探了他的口氣怎麼辦。圓子道：若是他的口氣鬆動。我們便正當和他們作伐。黃文漢笑道：這是萬萬辦不到的事。他一生祇這個女兒。便是老蘇肯做他的養婿。還怕他嫌外國人。況且老蘇家中也祇他一個。並無兄弟。家中現放着數十萬財產。豈能到日本人家做養婿。這事情明說是萬無希望的。等到生米已煮成了熟飯的時候。那時說明出來。就不由他不肯了。若有第二個方法。我也不繞着道兒走這條路了。圓子思索了一會道：祇可惜梅子太憨了。還不大懂人事。若是懂人事的事情也容易辦點兒。如今沒法。還是依你的計畫辦下去。我於閑話中探聽探聽。妨是不妨事的。黃文漢就枕上點點頭。聽得壁上的鐘噹噹敲了五下。二人遂停止談判。携手入黑甜鄉去了。胡亂睡了一覺。天已大亮。黃文漢先起來梳洗完畢。用了早點。換了衣服。從門縫裏看春子母女還睡着沒醒。也不驚動他們。祇叫下女到跟前囑咐道：若是昨天來的那位蘇先生來了。你請他進來坐便了。我有事去了。就回下女連聲答應知道。黃文漢出了家門。坐電車由飯田橋換車。到了江戶川終點。下車步行往早稻田進發。

第四十六章 仗機變連勝大力士 講交情巧騙老夫人

七十二

走到早稻田大學背後。隔郭子蘭家不遠。祇見一塊荒地上圍着一堆的人在那裏看甚麼似的。黃文漢停步張望了一會。祇見圍着看的人都拍手大笑。有口中大呼跌得好的。黃文漢知道不是練柔術的。便是練相撲的。在那裏鬥着頑裏。其中必無好手。懶得去看。提起腳走了幾步。心想郭子蘭就住在這裏。他生性歡喜看人決鬥。說不定他也在人叢中觀看。我何不順便去看看。他在這裏面沒有心中這般想着。便折轉身來。走到人叢中。四處張望。奈看的人多了一時。看不出郭子蘭在不在裏面。祇見土堆中間兩個水牛也似的漢子。都脫得赤條條的。正在那裏你扭住我的腰帶。我揪住你的胳膊。死命相撲。黃文漢略望了望。仍用眼睛四面的尋郭子蘭。尋了一會。沒有料是不會來。轉身分開衆人。要走。忽覺背後有人拍了一下。一個日本人的聲音說道。黃先生那裏去。黃文漢急回頭看時。原來是吉川龜次。連忙脫帽行禮。不知吉川說出些甚麼來。且俟下章再寫。

評

日本少年弔膀子一味硬上。可笑之至。宜乎黃文漢之水磨工夫。大得勝利也。照此看來。日本人苟欲弔膀子。不能不進中國的學校。

梅子。憨到極處。嬌到極處。個強也。到極處。是個小孩子。是個天真爛漫的美人。

圓子。伏侍梅子。直坐到四點鐘以後。此等熱忱。春子安得不放心。以梅子託之。的是黃文漢一個好幫手。

第四十六章 仗機變連勝大力士 講交情巧騙老夫人

話說吉川龜次見了黃文漢。心中十分高興。一把拉住道。黃先生你爲甚麼不多看一會去。今天幾個相撲的人。

都很有名頭。你是歡喜練把式的，也可借此增長點見識。分明是激怒之詞黃文漢聽了，增長點見識的話，心中大怒，忽一  
想明白吉川的意思，知道他是忘那日被自己空手打敗之仇，想借此奚落一番，出出他心中的惡氣。因想他  
們的行逕，大都如此，犯不着和他動真氣。便搖搖頭，裝出一種鄙夷不屑的樣子，說道：「他們這種蠢鬥，望了都刺  
眼。我不是爲尋郭君便請我，也不屑光顧他們一眼。」黃文漢向來是牛句話也不肯吃虧的，這幾句說得狠俏皮。吉川聽了，直氣得兩眼發紅，道：「你  
能說他們是蠢鬧嗎？他們都是上十年的資格，還不如你你既瞧他們不起，敢去飛入麼？」在此（外人參加競爭  
團體謂之飛入）黃文漢冷笑道：「有何不敢？不過我沒工夫和他們鬧罷了。吉川不依道，你既說敢去飛入，有本  
領的不要走，我就去說等你飛入便了。徒然當着大衆任意的侮慢，是不行的。吉川說話的時候，聲音越說越高。  
看相撲的人都不看相撲了一個個鑽頭伸頸的聽吉川說話，吉川更故意說道：「你中國人也想來欺陵我。日本  
人可不是笑話了，不要走我去說好了，看你有甚本事敢飛入。」越逼越緊了黃文漢知道他是想故意的挑撥衆怒，自  
己仗着少年氣盛，也不懼怯。登時揮手道：「你去說我飛入，就是不過也得有個限制，我沒工夫祇能三人拔。」黃文漢到此也不得不應承加入了（連對敵三人之謂）吉川也不答白，兩手分開衆人，連攢帶擠的去了。黃文漢暗自好笑，心中祇可  
惜郭子蘭不在跟前，不能使他見着快心。祇見吉川攢到一個赤條條的大漢，面前指手畫腳的說了一會。那大  
漢登時怒形於色，豎眉瞋眼的望了黃文漢幾望，握着拳頭恨不得一下即將黃文漢打死的神氣。黃文漢祇作  
沒看見，越裝出和顏悅色的樣子，等待對敵。黃文漢平生說的長處在此吉川對那大漢說完了，仍攢到黃文漢跟前，將黃文漢的  
手拉了一把握，得意洋洋的說道：「你來，你來，他們已許你去飛入。黃文漢笑着將手一摔，道：「他們要求我飛入，我便

飛入我並不要求他們要飛入他們爲甚麼許我飛入你這話才太說得無禮了你既這般說我偏不飛入

此語說得

更信吉川見黃文漢如此說法一時回不出話來半晌道你若害怕就不飛入也祇能由你黃文漢點頭冷笑道

我便害怕也不算什麼少陪了說着掉轉身便走

做作得妙分明是急急吉川

吉川的意思是怕用害怕的話激起黃文漢飛入

不料黃文漢已知道他的用意不肯墜他的圈套竟掉轉身走了吉川果然急得沒法祇得翻着眼睛望着黃文

漢大搖大擺的往前走也是黃文漢合當有難偏那赤條條的大漢不依登時叫出幾個人來留黃文漢飛入黃

文漢見幾個相撲的跑攔來圍着自己都說定要請飛入便說道你們既要求我飛入我飛入便了說了復回身

走入人叢看的人都慌忙讓路黃文漢走到那一羣大漢面前一點頭見了禮那些大漢教黃文漢脫衣服黃

文漢將衣服脫了上身穿了件薄紗衛生小褂下身繫了條短紗褲那些大漢道你不繫條帶就行囑黃文漢祇

得將繫和服的帶繫在腰裏那些大漢中推出一個來和黃文漢鬪黃文漢同大漢走到土堆上也照相撲的樣

式和大漢對蹲起來蹲了一會大漢往黃文漢便撲黃文漢見來勢兇猛知道不能抵抗就地一滾讓過一邊大

漢撲個空脚還沒立牢黃文漢早跳起身在大漢膀上祇一推大漢踉踉跄跄的跌下土堆去了大漢羣中復

出來一個與黃文漢對敵如剛才一般又對蹲了一會黃文漢見大漢將要動手了即將步法一變一腳踏入大

漢空檔連肩帶頭撞將進去大漢立着騎馬式禁不起這般猛撞倒退了幾步黃文漢安敢放鬆趁勢進步當胸

一掌大漢又骨碌碌的滾下土堆去了

論力氣黃文漢原不是大漢的對手然手脚伶俐卻是大占便宜

吉川在旁見了萬分着急張皇失措的扯了一

個最大的大漢唧唧噥噥說了一會那大漢望着黃文漢的腰帶黃文漢不知道他們是甚麼意思祇見那大漢

一個最大的大漢唧唧噥噥說了一會那大漢望着黃文漢的腰帶黃文漢不知道他們是甚麼意思祇見那大漢

對着自己招手。黃文漢卽走下土堆。大漢說道：「你腰上繫的這條帶，不好，須得換一條。我才和你鬪，黃文漢低頭一看，原來自己的腰帶太長了。在腰上纏了幾圈，握手不，不得力，便抬頭對大漢道：「我祇這一條腰帶，把甚麼來換大漢道：「我這裏有你換上罷。」說着，回頭叫拿一條帶來。早有個大漢從自己腰間解下，遞給黃文漢。黃文漢接了，心中想道：「這條帶子繫上身，若被他拿住了，休想得脫身。我何不使個詭計戲弄他們一番。」主意已定，惡毒不好暗暗將丹田的氣往上一提，緊緊的繫了那條帶。那最大的大漢，喝了兩口冷水，一手撮了把鹽往土堆中一灑。黃文漢知道相撲的有這規矩，也不管他是甚麼用意。那大漢走到土堆中間，兩手抱着他自己的右腿，往土堆上用，力一踮，踮穩了，復抱住左腿，也是一樣。助敵黃文漢走近前一看，足踏進土兩寸來深。黃文漢也故意照樣的，踮了兩下，却仍是虛浮在上面的。看的人都嗤嗤的笑起來。黃文漢也不理會，撐着一對拳頭與大漢對蹲了一會。那大漢忽然不蹲了，立起身，又去喝了兩口冷水，又灑了一把鹽，來到原處，如前一般的，晒起來。黃文漢祇目不轉睛的望着大漢的，肩膀大漢蹲了片刻，突然向黃文漢撲來，兩手來搶黃文漢的腰帶。黃文漢使氣將肚子一鼓，那腰帶直陷入腰眼裏去了。大漢的手指又粗一下，那裏搶得着。黃文漢見他搶不着，一側身滾入大漢左脇之下，祇一掃腿，大漢連仰了幾次。黃文漢再進大漢，已跳出了圈子，祇得仍退到土堆中間。大漢復跳上來，說道：「你的帶太緊，繫了，須繫鬆一點兒，方能和你再鬪。」黃文漢笑着點頭道：「我就繫鬆一點兒，看你能奈得我。」說着，將帶解了下來，從新鬆鬆的繫了。又使大漢看了，歡喜祇與黃文漢畧蹲了一蹲，卽直搶黃文漢的腰帶。黃文漢躲閃不及，一把被他搶着了。大漢如獲至寶，仗着兩膝有幾百斤實力，想將黃文漢一把提起，當着大衆侮辱一

頓黃文漢身材雖也算壯實，祇是和相撲的比較起來，便天地懸殊了。看的人都知道祇要拿住了腰帶，是沒有逃法的。當下掌聲如雷，且慢歡喜大漢更加鼓勇，兩手用盡平生之力，往上一提，不料黃文漢狡猾到了極處，祇將帶子虛繫在腰裏，並未打結。趁大漢往上提的時候，用力往前一竄，大漢胸脯上早着了一頭鋒，大漢不提防，腰帶是虛繫的，用力過猛，那帶離了腰，又被頭鋒一撞，兩手握帶仰天一交，不是抽脚得快，早跌下土堆去了。大漢大怒，將帶往土堆上一擲，那些大漢及看的人，都鼓譟起來，說中國人無禮，太狡猾。吉川跳上土堆，拾了腰帶，道：黃文漢你自己說，你用這樣的狡猾手段，和人決鬥，算得甚麼？黃文漢道：怎的是狡猾手段？你們自己本事不濟，如何怪得人前兩個鬥輸了？說是腰帶不好，教我換一條，我便依你們的換一條，打輸了說我的腰帶繫得太緊，我又依你們鬆鬆的繫了自己，不中用，又打輸了，難道又要怪我太繫鬆了嗎？我不信你們日本人打架，就祇在這腰帶上分勝負。倘若這敵人沒繫腰帶，你們要和他決鬥，便怎麼樣哩？罷罷，我就讓你們一步，腰帶在你手中，你替我繫上，鬆緊由你便了，再打輸了，可不能怪我。黃文漢辯交涉的是其材任是無禮的事，可以說出一篇大道理來，即小可以見大。吉川聽了黃文漢的話，心中也覺有些慚愧，手中拿着那條帶子，不知怎麼才好。那大漢早從土堆下走上來，接了帶子，對黃文漢道：我替你繫好麼？黃文漢攤開兩手，道：隨便誰來繫，都沒要緊。大漢真個走近黃文漢身邊，不鬆不緊的繫了。吉川退下土堆，二人又對蹲起來。黃文漢這次却不像前幾番了，見大漢將要動手，即將步法一換，身子往下一縮，使了個黑狗鑽檔的架式，早鑽到大漢檔下。大漢忙彎腰用手來拖黃文漢的腿，黃文漢肩腰一伸，將大漢掀一個倒栽葱。黃文漢氣憤不過，跳起來，對准大漢的尾脊骨就是一脚。大漢已胸脯貼地，扒不起來，又受了這一脚，鼻孔

在土堆上擦了一下。擦出血來。妙妙打他一個狗吃屎的架式看的人都大怒說黃文漢不應該用脚算是非法傷人其中更有  
 人說要將黃文漢拖到警察署去黃文漢站在土堆中大聲說道不是我不敢同你們到警察署去不過我並沒  
 用脚踢傷他我因立脚不穩在他尾節骨上略略的挨了一下若是我真個用脚他受我一下早昏過去了你們  
 不信我且試驗一下給你們大家看看。真有便智我知道我脚的利害了看的人聽了又見大漢已爬了起來都不做  
 聲了。祇叫黃文漢試驗黃文漢拿了衣服看荒地上豎着一桿燈柱。足有斗桶粗細便走到燈柱跟前用盡平生  
 之力只一脚祇見樹皮塌了一塊下來燈柱還晃了幾晃黃文漢拾着樹皮在手揚給衆人看道你們大家說人  
 身的肉有這燈柱堅固沒有燈柱還給我踢了這們一塊下來若是踢在人身上不昏了過去嗎。不是這樣一來一定是衆怒難犯要吃點  
眼前看的人都伸着舌頭沒得話說黃文漢匆匆將衣服披上繫了腰帶離了人叢頭也不回的找到郭子蘭家  
 郭子蘭接了驚道老黃你爲甚麼滿頭是汗黃文漢往蓆上便倒搖着頭道今天真苦了我我這隻脚多半是廢  
 了你快給我脫了襪子疼痛得很郭子蘭不知就裏見黃文漢的右脚腫了連忙將襪子後面的扣子解了那裏  
 脫得出呢黃文漢道你用剪子將襪底剪開就下來了郭子蘭拿了把剪子剪了一會才剪了下來那脚越腫越  
 大頃刻之間連大腿都腫了痛得黃文漢祇是叫苦郭子蘭問是甚麼原故黃文漢痛得不能多說祇說是和人  
 打架踢傷了郭子蘭心中好生詫異看那脚背都紫得和猪肝一樣忙調了些自己常備的跌打藥替他敷上直  
 到下午三點多鐘才略減了些痛苦將打架的始末說給郭子蘭聽了郭子蘭平日雖不以黃文漢好勇鬥很  
 爲然這些地方却很歡喜黃文漢能處處替中國人爭面子不顧自己的死活極力的稱贊了幾句。此種人其實不可多得

不住的替他換藥。黃文漢脚上雖受了大創，精神上覺得異常愉快。郭子蘭午餐的時候，因脚正痛得利害，不能同吃。此刻痛苦稍減，腹中大飢起來，教郭子蘭買了一升酒，辦了些下酒菜，坐起身來，和郭子蘭痛飲談論了些拳脚，直飲到七點多鐘，胡亂吃了些飯。郭子蘭用細帶替黃文漢將脚裹好，扶着試了幾步，還勉強能走。黃文漢笑道：「祇要能走，便不妨事。」當下喚了乘人力車，辭了郭子蘭，回青山一丁目來進門。劈頭遇着昨日的醫生，正提着皮包，從裏面走出來。黃文漢迎着問病勢如何。醫生脫帽行了個禮，說道：「小姐的病是肺膜炎，須得用心調治。先生尊足怎樣？」黃文漢搖頭道：「我這不相干。」說着點了點頭。醫生去了。自己一頓一跛的跳到裏面廊筵下，即聽得「梅子咳嗽的聲音」，心中正自有些着急，祇見蘇仲武推開房門，伸出頭來，望黃文漢問道：「小姐的病沒好些麼？」蘇仲武苦着臉，答道：「怎說好些，更加利害了。」今日醫生來過了兩次，黃文漢一邊跛進房，一邊嘆道：「這便怎好？」我今日飛來之禍，將一隻脚也弄傷了。春子圓子蘇仲武見了，都大吃一驚，就電燈下圍攏來看，尋問原故。黃文漢坐下來，將脚伸給他們看道：「因為跳電車失了手，跌下來，拘了氣。梅子從被裏伸出頭來，向黃文漢問道：『你痛麼？』黃文漢道：『雖則有些兒痛，倒不覺着怎麼。』小姐的貴恙，昨日服了藥，怎的倒利害些？」今日吃了些甚藥，沒有梅子道：「又吃了幾回藥了。」黃文漢問圓子道：「沒吃飯嗎？」圓子道：「祇略吃了些兒，因咳嗽得很，不會多吃。」黃文漢點點頭，看梅子的臉色，赤霞也似的通紅，說話時，鼻塞聲重，心思想分明是害傷風，沒大要緊，怎說是甚麼肺膜炎。若是用中國的醫法，祇須一劑表藥，出出汗就好了。不過梅子的身體不是甚麼壯實，不妥當的醫生，不敢給他亂治，便了一時，心中也想不出個妥當醫生來，便沒作計較。當時教梅子仍舊蒙被安息，自己和蘇仲武談了幾句閒話。」



話復故意感謝了蘇仲武照顧之力。脚痛撐持不住。想教圓子扶着自己。回房歇息。見圓子不在房中。祇得請蘇仲武來扶。蘇仲武掖着黃文漢的肩膊。黃文漢笑向春子道。我常恨我沒有兄弟。有起事來。沒得個貼心的人幫助。我一向熱腸待人在東京。交際社會中。認識的人。至少也是一千以上。細細算去。却沒有一個可和我共艱苦的。蘇先生是外國人。我待他自問實無一些兒好處。他偏和我親手足一樣。借此又管小蘇吹一會牛皮夫人你看。即此可見東京人的天性薄弱。說時。圓子正從對面房中走了過來。聽了陸文漢的話。接着笑道。你這話。若三日以前說出來。我心中一定不自在。你沒有兄弟。我也沒有姊妹。你一向熱腸待人。難道我偏是冷腸待人嗎。你能得外來的兄弟。我也應得個外來的姊妹。才是。你這話。不是有意形容我是個不得人緣的孤鬼。嗚呼。在今日說出來。我却很得意。梅子君的性格容貌。天生是我的妹妹。這也是天可憐我。孤零了二十年。特遣他來安慰我的。我想世界上再也沒有個忍心人將我的妹妹奪了去。說時。眼眶兒都紅了。像做作得極黃文漢見了。哈哈大笑道。誰忍心將你妹妹奪了去。無端的傷心甚麼。梅子忽從被裏伸出手來。拖圓子的衣道。姐姐不要過去。祇坐在這裏陪我好麼。春子也拉圓子坐下道。夫人這般實心待小女。連我都感激不盡。黃文漢立久了。脚痛和針戳一般。便向春子陪笑道。我脚痛不能陪夫人久坐了。春子忙起身道。請便請便。蘇仲武扶着黃文漢走到門口。忽聽得梅子連喚了幾聲。中村先生。黃文漢停步回頭。祇見梅子握了圓子的手。連連的推道。你說你說。圓子搖頭笑道。不說沒要緊。你放心便了。梅子祇是不依似的。黃文漢笑問。怎麼圓子笑道。沒怎的。你去睡好了。被臥已鋪好在那裏。黃文漢兀自不肯走。笑向梅子道。小姐你說罷。到底甚麼事。圓子道。可惡。尋根覓蒂的。你說有甚麼事。妹妹教我今晚伴他一

夜這也值得請教你麼。我昨夜就有這心。不過怕我妹妹厭煩。既妹妹不嫌我。我以後每夜祇伴着他。睡着掉過臉。將身伏在梅子枕邊。說道：妹妹，你說好麼？春子說道：這如何使得？小孩子太不懂得事體。先生傷了脚。你也沒看見。將夫人留在這裏伴你。先生半夜要東要西。或是要起來。沒個人在身邊。怎得方便？梅子聽了。便推開圓子道：姐姐。你。我。不。留。你。了。圓子不肯道：沒要緊。若是他。要。人。照。顧。時。現。放。着。個。外。國。的。兄。弟。在。這。裏。怕。他。不。貼。心。嗎？黃文漢笑道：我道甚麼大事。原來是睡覺的問題。那值得這般計議。有蘇先生在此。那怕沒人照顧。笑着。同。蘇。仲。武。到。自。己。房。間。裏。祇。見。被。褥。已。經。鋪。好。蘇。仲。武。便。替。黃。文。漢。脫。了。衣。扶。着。睡。下。坐。在。枕。頭。旁。邊。低。低。的。問。道。現。放。着。一。個。病。了。你。又。傷。了。脚。初。五。日。怎。生。好。去。參。觀。學。校。黃。文。漢。沉。吟。道。事。真。出。人。意。外。初。五。日。參。觀。學。校。的。事。是。不。待。說。眼。見。得。去。不。成。了。但。事。已。如。此。祇。得。且。將。病。將。息。好。了。再。說。你。可。借。着。照。顧。我。的。病。在。這。裏。和。他。們。多。親。近。親。近。日。本。女。子。的。性。格。和。中。國。的。女。子。不。同。你。和。他。親。近。他。便。一。刻。也。捨。不。得。離。你。你。一。和。他。不。甚。親。熱。他。的。心。便。換。了。方。向。了。蘇。仲。武。着。急。道。他。母。親。日。夜。守。着。不。離。身。教。我。怎。生。親。熱。得。來。我。此。刻。是。也。不。得。立。刻。和。他。做。一。塊。黃。文。漢。道。這。事。情。祇。在。圓。子。身。上。圓。子。和。他。睡。幾。夜。不。怕。不。將。他。教。壞。你。等。着。便。了。黃。文。漢。的。話。不。錯。梅。子。同。圓。子。睡。了。幾。夜。禁。不。得。圓。子。多。方。的。引。誘。果。然。春。心。發。動。起。來。初。起。還。按。納。得。住。到。第。四。夜。九。月。初。六。病。體。也。完。全。好。了。實。不。能。再。忍。半。夜。裏。便。偷。着。和。蘇。仲。武。在。八。疊。席。房。裏。演。了。一。回。雙。星。會。的。故。事。春。子。祇。在。睡。裏。夢。裏。那。知。道。他。的。女。兒。今。日。被。人。欺。負。了。男。女。偷。情。的。事。有。了。便。不。祇。一。次。一。夕。一。渡。鵲。橋。來。不。覺。已。是。七。次。黃。文。漢。的。脚。也。好。了。便。和。春。子。商。量。道。前。回。約。了。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去。參。觀。因。爲。我。與。小。姐。都。無。端。的。害。起。病。來。

不會踐約。此刻病都好了。本也應出外散散悶。何不借此到各女學校去參觀一會。也可增長一些兒見識。春子道：先生說好便好。不過我母女在府上吵擾久了。並且家中也有些不放心的事。前幾日我就想說要動身回去。因為先生的脚痛還沒全好。承賢夫婦這般待我母女。難道我母女不是人心。先生的病也不願要走就走了。所以遲到今日。已經被圓子的虛情假意收服了見先生的脚已經好了。本打算明日即帶着小女回愛知縣。的小女進學堂的事。先生累次指教。我也知道是很要緊。躊躇不能決的。就是沒得個安頓的所在。可以寄居。不然我早就決心了。黃文漢道：夫人小姐都不容易來東京。既來了。寬住幾日。有甚要緊回愛知縣的話。請暫時攔起。且再住一個月。再說不遲。我便不懂交際。肯放夫人走。圓子才和小姐親熱了幾日。祇怕他未必肯放夫人走。夫人不記得那晚的情形嗎。他自那日為始。也沒一時一刻離開過小姐。連待我都冷淡得不成話了。夫人也忍心這般熱烘烘的。奪了他的妹妹去嗎。竟用圓子的名義去留他。他不怕眷子不答應。至於小姐進學堂。夫人愁沒個安頓的所在。可以寄居。也慮得是。不過我敢說句不自外的話。我家中雖窮。也不少了住小姐的這間房子。我雖有職務。不能多在小姐身上用心。圓子是個沒任職務的人。感情又好。還怕有不盡心的地方嗎。春子嘆道：能寄居在府上。還說甚麼不放心。不過我母女和先生夫婦。非親非故。平白的攪了這種厚情。心中已是不安。若再將小女寄頓在府上。又不是一月兩月的事。怎生使得。黃文漢大笑道：夫人的話。雖是客氣。不過太把我夫婦作市儈看待了。人與人相接。都是個感情。感情不相融洽的。便是十年二十年也似乎不關甚麼。痛癢感情融洽的。祇一兩面便成知己。便成生死至交。我和夫人小姐。還在日光會過幾面。圓子和小姐不是初見面。就和親手足一樣嗎。這其間。有種不可思議的吸引力在。

裏面。這種吸引力與吸引力相遇的事。是人生不可多得。的夫人平生接見的人。想也不少。像這般的經歷。過幾次。夫人搖頭道。像賢夫婦。這般待人的。實在不曾見過。其言太甘其中必苦此義春子烏平知之所以才於心不安。若是平平常常。也就沒甚麼不安了。黃文漢道。不是這般說。不安的話。是存着客氣的。念頭。在心裏。才覺得如此。若是自待如一家人一樣。這不安的念頭。從那裏發生起來。哩。自夫人小姐。到我。家來。我從沒作客看待。便是圓子。我時常囑咐他。教他隨便些兒。不要太拘謹了。使夫人小姐。覺着是在這裏作客。反爲不好。所以夫人初來的時候。我卽說了這裏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還在羣馬縣。我在東京。也是作客。既同是在這裏作客。還用得着甚麼客氣。哩。夫人不是有意自外嗎。春子聽了黃文漢這番話。不知如何回答。且俟下章再寫。

評

黃文漢以詭道取勝。又以詭道自脫。可謂聰明絕頂。閱一過。輒爲之浮一大白。

吉川龜次極力慫恿黃文漢與大力士相撲。無非要當場坍塌黃文漢的檣。出出自己失敗之氣而已。誰知竟不得如願。想必更加氣苦。我又爲之浮一大白。

觀於梅子之失身於小蘇。乃知女人引誘女人之力。較男子之引誘力。倍蓰而不止。故今日女子之取友。尤不可不慎也。一有不慎。則貞節名譽皆失。而生命且隨之矣。可不懼哉。

第四十七章 上門賣鹽專心打扛子 亂倫蔑理奇論破天荒

話說春子聽了黃文漢這番話。心中略略活動了些。答應參觀了學校之後。若是中意。又和梅子的程度相當的。

即回愛知縣和他丈夫商量。再送梅子來寄居黃文漢家上學。黃文漢雖疑心春子這話是有意推諉，祇是不能再追進一層去說。暗中也很佩服春子老成，不容易上當。但是有心算計無心的，那怕你再老成些，祇要你肯上路，怎能跳得出去。二人正坐在房中談話，忽聽梅子在迴廊上一邊吃吃的笑，一邊向屋裏跑來。圓子跟在後追笑着喊道：「小丫頭，你不好生還給我隨你跑到那裏去。我是不饒你的。」黃文漢連忙推開門，祇見梅子雙手捧着一個草編的蟋蟀籠，翩若驚鴻的逃進房來，將草籠祇管往春子手中塞。口裏氣喘急急的說道：「媽媽，你快些替我收了。這裏面有兩個，不要讓姐姐來搶了。說時圓子追了進來，梅子跳起來擋住道：「你來搶，祇要你得過去，圓子笑向春子道：「媽看可有這個道理。我編兩個蟋蟀籠分了個給他，掬了半日，掬了兩個蟋蟀也分了個給他。他還不足哄着我說放在一個籠內好看，他們打架，我信以為真，由他放做一塊兒，誰知他捧着籠子就跑說要我都送給他。媽看可有這個道理。」黃文漢笑道：「虧你好意思，也不知道害羞。圓子啐了黃文漢一口道：「甚麼叫害羞，我害羞甚麼。你才不害羞哩。」妙人妙事 奇妙文心春子笑嘻嘻的看那蟋蟀籠編得和雀籠一般模樣，五寸來大小中間一對油葫蘆（俗名三尾子）日人不善養蟋蟀，以油葫蘆俵岸謂是佳種，伏在草柱子上面。春子笑着舉向圓子道：「你看一對都在裏面，你拿去罷。」梅子翻身過來一把奪了道：「我不。」春子笑道：「姐姐放些兒讓罷。」圓子笑道：「媽既偏心護着妹妹，教我放，讓我不能不聽媽的話。妹妹你聽見麼？不是媽說我再也不會饒你。」不知恁地一梅子道：「你不饒我也沒要緊。」梅子心中大約除了怕母親以外，任甚麼事也都不緊。你看已經走了一個，祇一個在裏面了。圓子連忙走過來看時，真個祇有一個在裏面。原來梅子從他母親手中奪過來的時候，捏重了些兒，將草柱子捏斷了一根。那隻油葫蘆便鑽出來。

跑了圓子道。跑也跑得不遠。房中蓆子上沒處藏躲。我們祇慢慢的尋。包管尋着。說着和梅子兩個人彎腰曲背的搬蒲團。掇兒子尋找。黃文漢走過自己房裏。如箭的寫了三封信。一封給本鄉已叮的女子美術學校。一封給青山女學校。一封給三輪田高等女學校。都約了明日九月十五日去參觀。蘇仲武因黃文漢的脚已全愈。不在此這裏歇宿。家中住了一夜。很覺得有些生辣辣的。不要慌自有趣的找上門來次日早起。正想用了早點。即到黃文漢家來。臉還沒洗完。不做美的胡女士來了。祇得讓他進房中坐地。自己梳洗已畢。進房間胡女士爲何這般早。胡女士笑道。我今日有樁急事。不得開交。特來找你設法。我有幾個同志的朋友。新從內地亡命到這裏來。因爲動身倉卒。不獨沒帶得盤纏。連隨身行李都沒有。都是拖一件藍布布大褂就走。跑到這裏。又不懂得日本話。幸而知道我的住址。昨晚十點鐘的時候。一個一乘東洋車。擁到甲子館。見客單上有我的名字。也不知道問問下女。連鞋子連靴子。往蓆子上跑。下女們不知道是那裏來的。這一羣野牛。都嚇得驚慌失措的擋住。這個攔住。那個他們見下女不許進去。倒急得在蓆子上暴跳。下女不住的在他們腳上亂指。他們還兀自不省得。幸有個同館住的中國人見了。和他們說明。教他們脫了靴鞋。引到我房中來。我正和一個也是新來的亡命客。在房中細談國內的事。一定是製造國民的問題他們排山倒海一般的撞進來。連我們都驚呆了。誰擔起睡驚驚被翻紅淚細看。知道都是往日有交情的。才放了心。昨晚他們便都在我那裏住了。真有兼收並蓄之量我那裏又沒空房間。安他們不下。我祇得到我那新來的朋友家中。借宿。讓房子給他們睡。我此刻還沒回館子裏去。不知道他們怎樣。他們到東京來。別無他處。可以投奔。住在那裏。怎生了。我想每人給他幾塊錢。教他們到長崎。找熊克武去。不湊巧。前日由國內寄來的幾百塊錢。昨日

都將他買了這個鑽石戒指。不知是三塊錢還是五毛錢的貨。說時將手伸給蘇仲武看。蘇仲武道：「你這是新買的嗎？」胡女士搖頭道：「原是一個朋友的。他沒有錢使，變賣給我。因此手中的錢都完了。要和你借幾十塊錢。再過幾天，我的錢到了，便還你。蘇仲武尋思道：「這東西專想敲我的竹槓。他借了去，不是肉包子打狗嗎？正在躊躇未答，胡女士連連問道：「怎麼樣？幾十塊錢也值得如此遲疑不決。難道還疑我無端的來敲你的竹槓嗎？老實和你說，不是我心中有你，你便送錢給我。看我使一文麼？」承情之至你不肯只管說。蘇仲武滿心想說不肯，祇是說不出。胡女士立起身來，道：「你肯就拿出來。他們在我家中，等我不回去，說不定又要鬧出笑話來。」蘇仲武道：「我手中沒有錢。再等幾天，何如？」胡女士聽了，立刻將臉放下來，道：「你真沒錢嗎？你這種鄙吝鬼，欺誰呢？說着順手從抽屜裏拿出蘇仲武的錢夾包來，往蓆子上抖出一疊鈔票。老實不客氣就自己動手了。將錢夾包往蘇仲武臉上一擲，道：「這不是錢，是甚麼？誰會騙了你的錢？沒還你。蘇仲武見他知道裏面有錢似的，一伸手就拿着了。心中又是詫異，又是慚愧，又是忿恨，登時紅了臉，說不出甚麼來。胡女士一邊彎腰拾鈔票，一邊說道：「你還能沒錢教我？再等幾天。天麼？對你不住，我需用得急，不能再等你了。若能再等幾天，我何必和你借我自己的錢？還愁使不了我。此刻回去打發他們走了，再到這裏來，和你有話說。你却不要出去，又誤我的約。你要知道，我不是好惹的。我既歡喜你，與你拉交情，沒受你甚麼好處待你，也不算薄。你就不應求老黃又替你另生枝節。祇是我也懶得管這些。你祇對我小心點兒。我一句話便可使你前功盡棄。說話時已將鈔票拾起，像自己的一般，數了十張五元的，捏在手中。騰下的遞給蘇仲武道：「我祇需用五十元多的，仍還你罷。」承情之至蘇仲武待說不肯，鈔票已在他手裏，說也是枉然。終不成向他手裏去搶。並且

也、真、有、些、怕、他、一、句、話、果、弄、得、前、功、盡、棄、沒、奈、何、祇、得、勉、強、笑、道、你、真、利、害、晚、上、弄、你、不、過、白、天、也、弄、你、不、過、胡女士、噙、了、蘇、仲、武、一、眼、用、指、在、臉、上、羞、他、道、虧、你、好、意、思、還、拿、着、來、說、我、也、沒、神、思、和、你、多、說、話、了、且、回、去、遣、散了、那、羣、野、牛、再、來、和、你、算、賬、比賣玉藥舖的算法何如說、着、揣、了、鈔、票、伸、手、給、蘇、仲、武、握、蘇、仲、武、就、手、上、接、了、個、吻、送、到、門、口、胡女士、一、面、穿、靴、子、一、面、叮、嚀、蘇、仲、武、道、我、回、頭、就、來、你、若、不、在、家、中、等、害、得、我、白、跑、時、你、却、要、仔、細、仔、細、蘇、仲、武一、肚、皮、的、委、屈、待、欲、說、有、事、去、不、能、等、又、要、惹、得、他、發、作、一、頓、自、己、又、沒、口、辨、可、和、他、爭、論、得、來、沒、後、白、受、他的、躑、躑、之至祇、得、耐、住、性、子、說、道、你、要、來、就、要、快、些、來、胡、女、士、眼、睛、一、翻、道、怎、麼、講、來、遲、了、難、等、嗎、你、想、想、那、日、我怎、樣、等、你的、蘇、仲、武、陪、笑、道、不、是、怕、難、等、來、得、早、可、多、談、一、會、兒、不、好、些、嗎、胡、女、士、也、笑、道、怕、甚、麼、日、子、過、得、完的、嗎、日、裏、談、不、了、有、夜、裏、談、不、了、有、明、日、說、着、點、點、頭、去、了、蘇、仲、武、回、到、房、中、兀、自、悶、悶、不、樂、胡、亂、吃、了、些麪、包、飲、了、些、牛、乳、拿、了、本、日、的、新、聞、躺、在、搖、椅、上、翻、閱、心、中、却、想、着、梅、子、的、滋、味、並、計、算、如、何、寫、信、歸、家、若、在、日、本、行、結、婚、式、將、如、何、的、張、設、一、個、人、空、中、樓、閣、的、登、時、腦、筋、中、起、了、個、美、滿、姻、緣、的、稿、子、正、想、到、將、來、一、對、玉、人雙、雙、渡、海、歸、國、父、母、見、了、當、如、何、的、得、意、忽、忽、遠、遠、的、聽、得、皮、靴、響、漸、近、即、起、身、從、窗、縫、裏、去、看、祇、見、胡女士、手、中、捧、着、一、包、四、方、的、東、西、開、門、進、來、了、蘇、仲、武、回、身、躲、在、門、背、後、等、胡、女、士、踏、進、門、冷、不、防、攔、腰、一、把、抱、住想、嚇、他、一、跳、到、底、胡、女、士、是、個、英、雌、有、些、膽、量、不、慌、不、忙、的、笑、了、聲、道、你、想、嚇、我、麼、莫、說、在、清、天、白、日、之、中、便、是黑、夜、裏、沒、人、的、所、在、我、也、不、會、怎、樣、人、家、的、腰、子、動、不、得、說、動、了、酸、軟、我的、腰、子、一、點、也、不、覺、着、可見得是個慣家鬆、手、罷、像、片、取、出、來、了、你、看、照、得、何、如、蘇、仲、武、鬆、手、問、道、我、沒、知、道、你、去、取、我、的、一、並、託、你、取、來、就、好、了、胡、女、士、就、桌、上



打開來一套三張。共是九套。蘇仲武抽了張出來看了道。好是照得好。祇是終不及本身可人意。這不言不笑的。不過如此罷了。蘇仲武這話。自以為是很恭維胡女士的。誰知胡女士的性格和旁人不同。最是歡喜人家說他。照的像比人好看。他因為照得像。沒有顏色好看。便是真好看。若照的像一好看。還是仗脂粉討巧。或是舉動言談討巧。不能算美人。蘇仲武那裏知道他有想做美人的心思。胡亂用了當面恭維之法。胡女士登時不高興。從蘇仲武手中將像片奪了過來。一邊用紙包好。一邊說道。不過如此。不要看你就看我的人罷。蘇仲武並不理會自己的話說錯了。祇道胡女士是慣試嬌嗔的。望着他包好了。捧在手中。要走路。像就是我。像既不過如此。我還有甚麼可人意。不要在這裏刺你的眼罷。蘇仲武見他真生了氣。才領悟過來。連忙陪笑攔住去路道。我故意是這般說的。我憑心本要說像片比人好看。祇因為像片不會說話。不怕得罪了他。以為說人比像片好。你必然歡喜。那曉得你不替自己高興。却替像片打抱不平。好你坐。你坐。我口裏雖說錯了。心裏幸還沒錯。胡女士才回嗔作喜。掉過身來。放得快收得快。胡女士的臉子是籠子做的。將像片往桌上一擲。冷笑道。油嘴滑舌。誰能知道你的心。錯也沒錯。蘇仲武將搖椅拖出來。納胡女士坐了。笑道。我的胡先生。你不知道我的心。更有誰知道我的心。說時乘勢就坐在胡女士身上。兩個親熱起來。對付這種人。只要這樣的辦法。胡女士執着蘇仲武的手問道。你這鑽石戒指比我的好像要大一些。兒多少錢買的。花頭來了。蘇仲武道。這戒指不是我買的。不知道多少錢。胡女士道。我和你對換了。作個紀念好麼。蘇仲武心中好笑。這東西怎這般貪而無厭。祇當人是馱子。但蘇仲武生是個溫和的性格。雖十分討厭胡女士這種舉動。口中却不肯說出決絕的話來。仍是輕言細語的道。好可是好。我也交換一樣物件。作個紀念。不過這戒指

是我父親的我初次到日本來動身的時候我父親從手中脫下來替我帶上教我好生守着恐一旦有甚麼意外可以救急的幾年來都平平安安沒發生甚麼意外之事所以不曾動他這是我父親之物若將來與你換作紀念似乎有些不妥你說是麼胡女士大笑道你這人真迂腐極了你父親的戒指不能與我換作紀念然則我這戒指昨天還是我朋友的也應該不能與你換作紀念了大凡身外的東西任是甚麼都不能指定說是誰的在誰手裏便誰可以作主戒指上面又沒刻着你父親的名字有甚麼要緊蘇仲武搖頭道朋友的本沒甚麼要緊父親的却是不能一樣祇想想我父親給我的意思便不忍將他換掉胡女士拍手大笑道蠢才蠢才你以為這就算是一點孝心嗎你才糊塗你父親的錢你為甚麼拿着亂使一個戒指算得甚麼你父親又不是給你作紀念的有了意外之事你一般的也要將他救急使與我換作紀念有甚麼不忍心哩蘇仲武道話雖是這般說戒指離我這隻手我心中總覺的不忍並好像就是不孝似的胡女士道你出洋這多年怎的腦筋還這般腐敗忠孝的話是老學究當口頭禪說得好聽的是有這一種人二十世紀的新人物說出來還怕人笑話莫說存這個心你可知道中國弄到這們樣弱國民這們沒生計就是幾千來家庭關係太重的原故這話卻是不錯父母有能為的兒子便靠着父母一些兒也不肯立志向上兒子有能為的父母便靠着兒子一點事也不做祇坐在家中吃喝謂之養老此卻不可一概而論這樣的家庭人家偏恭維他說是父慈子孝甚至老兄做了官或是幹了好差事弄得錢家來老弟便不自謀生活當弟大人若老弟做了官老兄也是一樣這也不可一概而論人家偏又恭維他說是兄友弟恭社會之中因有這種積習硬多添出一大半吃閒飯穿閒衣的人來幾千年如此中國安得不弱國民安得不沒有生計西洋

各國那裏有這種笑話。道卻就是日本也沒有這種事。然也不你留學學些甚麼還在這裏講忠孝不是獸子嗎。蘇仲武的性格本不肯和人說很反對的話。不過他却有點孝心。說他別的都沒要緊。至說他不應該孝父母。他心中委實有些冒火。立起身來說道：「你沒有父母的嗎？你不要父母罷了。何能教我也不要父母？」這話卻難不倒胡女士。冷笑道：「便教你不要父母也沒甚麼法律。自己成人之後父母這東西。」不肯生述此一段話即應墮十八層地獄永遠不得爲人。小育生自註。本是個可有可無的。未成人之前何以一定要父母以少小無生活能力也所以父母年老消失其生活能力之時子女也應有孝養的義務此說甚長發凡於此。蘇仲武掩耳搖頭道：「越說越不成話了。你若不高興在我這久坐你就自便罷。實不敢再聽你罵父母了。」胡女士唾了一口道：「天生成你這種亡國奴。我如此面命耳提。仍是這樣頑梗不化。若是平常你對我這般嘴臉。我早走了。今日因學理上的爭執。我恐怕是因循。我倒不和你一般見識。你耐着性子想想。西洋人不是人嗎？」西人何嘗不講倫理就是你大約也不能說西洋人的文明不及中國人。西洋人的道德不如中國人。西人的文明道德亦是從風俗習慣上沿革下來的。何以西洋人不講這孝字沒聽說有甚麼於心不忍。大不。日本是中國傳來的文化。本知道這孝字的意義。祇是都不講孝道也沒聽說有甚麼於心不忍。大不。他們難道不是人嗎。祇有中國的老學究說甚麼無父無君便是禽獸。說這話的人是個男子。祇怕兒子輕待了自己。便將母字不提。此卻是古他的意思。君字是要發達了。做了官才够得上說。祇要兒子肯供養自己。便不是禽獸了。幾千年相傳下來一個個都怕老了。謀不着衣食都利用着這句話。從小時候就貫入兒子的耳裏。後來貫來貫去的。都貫得忘了本來說是甚麼。父子天性其實那有這種甚麼天性。太古之民不知道有父取姓都從女字。如姬姓姜姓。都是由母出來的。那時候的父子天性到那裏去了。哩。說這話的人又怕這話沒有勢力行不得久遠無端的。又拖

出君子來想借着皇帝的力量來壓迫這些人是這們做那些做皇帝的正慮一個人獨享快活這些人不服他便也利用這句話使人人不敢輕視他久而久之這些人也忘了本來都以皇帝本是應該敬重的那也是時代不同不能以現在

是共和國便罵到幾千年前的君主

我且問你現在中國變成了民國將皇帝廢了若依那無父無君便是禽獸的話我們都不變了

禽獸嗎這些話都是一般自作聰明的人拿來哄人的你哄我我哄你就是知道的也不肯揭穿所以把中國弄

到這步田地我們是要負改良中國責任的人先從改良人種做起則胡女士之專長也起首尙要將家庭頑固打破豈可仍是如此執迷

不悟還有一椿積習說起來你必又要氣惱蘇仲武雖掩着兩耳不過形勢上是這般做作想使胡女士不說下

去的意思其實句句聽在耳裏心中雖仍是大不以為然祇是也還覺得有些道理似的

小蘇無學問反對處不得要領發成處也必不肯藏

也聽得有椿積習說起來又要氣惱的話心想我倒要聽聽看他還有些甚麼屁放便鬆了手問道還有椿甚麼

積習你且說出來看胡女士道我口都說乾了你且泡碗茶來我喝了再指教你看你這人表面很像個聰秀

的樣子其實也是和普通人一樣祇曉得穿衣吃飯沒一些兒高尚的思想蘇仲武冷笑了笑拍手叫下女泡了

壺茶來斟了杯給胡女士自己也喝了一杯向胡女士道你這種荒謬的議論我本不願意聽你的不過橫豎你

閒着嘴我空着耳你姑妄言之我姑妄聽之罷了你且將你要說給我聽的話說出來看胡女士道我且先問你

一句話看你怎生回答兄妹結婚你贊成麼此種女人何話不可說蘇仲武聽了嚇了一跳問道你說甚麼胡女士道兄妹結

婚你不贊成嗎你贊成我便沒得話說你不要贊成你且先說出個理由來等我來批駁指導你蘇仲武躲脚搖

頭道該死該死這個還有討論的餘地嗎你爲甚麼專一說這些荒謬絕倫的話你要問我不贊成的理由我也

要問你

不知道。你祇去問幾千年前制禮的聖人罷。大約必有個理由在裏面。所以才能幾千年來也沒人駁得他。胡女士笑道。你這才真所謂盲從正和此刻的黨人一樣。自己並不知道自己的黨綱。與他黨的黨綱相符合不相符合。祇要他不是同黨見了。而使和仇人一樣。若問他到底怎麼這樣的深惡痛絕。他自也說不出個理由來。祇曉得自己的黨魁與他黨的黨魁爲爭權利有了些意見。我們同黨應該同好惡。別的理由一些兒也沒有。稍爲聰明的黨人知道。按納着性子想想。也有啞然失笑的時候。習慣是第二天性。我也知道我的主張與普通人一般的心理大是反對。祇是我看得真。認得定我的主張是衝破幾千年來網羅的。你不要做出那深惡痛絕的樣子來。你沒有理由。我且將理由說給你聽。兄如能成婚。就祇有血統的關係。並無絲毫別的緣故。何以叫做血統的關係呢。因爲同這血統恐怕生育不蕃殖。所以說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然而誰試驗過多少次。得了個生育不蕃的結果。哩。這却是沒有的事。不過見植物接枝之後。便能多結果子。由這一點悟到。人身上以爲換一個血統。應該也和植物一樣。多生出幾個子來。所以同姓不結婚。就是這個道理。並不是同姓結了婚。便犯了甚麼大逆不道的罪。同姓結婚也有個分別。幾千年來積習相沿。成了一種無形的制裁。倒是和人家說殺人放火。以爲擾亂治安的事。人家不特不驚訝。反都歡喜打聽。說這些極平常的事。沒一個不大驚小怪的。這都是自己沒有腦筋。以古人的腦筋爲腦筋。凡是古人傳下來的規矩禮法。規矩禮法本是因時制宜的。古今異宜。謂不能以古人例。今人期可觀要錢。而小蘇卻與胡女士有同等之理想。行爲者不但給錢。並且轉而胡女士要錢。則兩人必大起衝突。總是一好的。一些兒也不敢用推而演之。至數千萬人無不各個想占各個之便宜。則互相衝突之事。豈能有片刻之寧靜。世界豈不大亂。自己的判斷力去判斷。判斷中國之不進化。就是一般國民頭腦太舊的原故。我本也不必定要主張兄妹結婚。

的這句話。祇因為國民的思想太奮了。不能不擇國民心理中最反對的。提出來開導。換一換他們的腦海。就是不要父母也是為增長國民的新思潮。使國民都有那一往無前之概。衝破家庭網羅。衝破社會網羅。衝破國家網羅。衝破世界網羅。衝破幾千年來的歷史網羅。人有了這種强悍不撓的精神。還是強驕不倒於胡女。士選擇玩物容易些。甚麼舊道德。都不能羈絆他。怕不能做出一番震古鑠今的事業來。嗎。說時揚着脖子得意洋洋的問蘇仲武。領會了沒有。蘇仲武道。領會了。不過我生性太蠢。誠如你所說的。祇知道穿衣吃飯。這種高尚思想。雖有。你來提醒我。祇是做不到。你去教導別人罷。哈得妙小蘇此等地方差強人意。你的知交寬廣。被你教會了的。和老妹結婚。與父母脫離關係的。大約也不少。你一個少年女豪杰去勸化少年男子。不要父母是很容易的事。看得見成功的世界上。沒有無父母的人。你這學說到處可以提倡。不過姊妹是不能人人都有的。即如我便是單獨一個人。你這兄妹結婚的學說。對於我就不能發生效力。祇怕沒法須得犧牲你自己來做我的妹妹。胡女士大笑道。沒姊妹的人。多安得我百千萬億個化身去做人家的妹妹。雖是事實上做不到。然而胡女士何嘗不是這種心理。閒話少說。我和你交換戒指作紀念。一語轉到本題。念金不忘的是鑽戒而已。你到底怎麼樣。不知蘇仲武回出甚麼話來。且俟下章再寫。

評

胡蘊玉一知半解。胡說亂道。作者寫來。無非是形其荒謬放蕩。我却慮我青年男女奉此種一知半解的議論。為金科玉律。又慮（破除家族制度）之學說。為類似胡蘊玉一般的人。授頑固者以口實。我所以不能不多說幾句。

我是一個主張破除家族制度的人。然而我之此種心理，是由我之見聞我之知識推行出來，並不會依賴外國人專說中國如何不好，外國如何的好，無一事不要學外國人。要知道外國自有外國之不好處，中國也自有中國之好處，都是從風俗習慣上來，都不能一筆抹煞。所以我的破除家族制度之主張，並不搬請外國人爲證。

我之主張是由我之社會主義所認定者。我之社會主義與今人所謂共妻公產之宗旨不同。我以爲世界大同，非得人人有職業不能做到。所以我之社會主義在人人認定職業，日日在職業上做，事一日不做，事一日就該挨餓受凍。此我之所主張如此。

所以我之主張第一在破除普通人之依賴性質。所以我的破除家族制度爲破除依賴性質之第一前提。家族制度之種種不良，爲害於道德，爲害於法律，千頭萬緒，非數萬言不能了。此當別以專書論之。我今祇言其養成依賴性質之最大惡點，如父子兄弟夫婦姊妹以及本家親戚之互相依賴，奇聞怪事無所不有。遂至人人都無職業思想，只欲在家族中爭點利益。此卽謂爲中國不振之原因，亦無不可。

但是父子夫婦之間又有特點，例如父母對於子女有教養之義務，然子女長成之後，即不容仰望父母。再要父母養育，此爲法律問題。至於父母年老不能在職業上做，時爲子女者亦當有奉養之義務。此爲道德問題。又如夫婦之間互相扶助，成全不得，謂之依賴。若借粧奩以揮霍，索花粉資以肆游觀，卽爲依賴。此爲道德問題。故夫婦之間各個之財產獨立，乃是法律問題。所以其餘兄弟姊妹本家親戚，則只有道德上

扶助之問題絕無法律上扶助之問題也。

今以家族制度不良故以致法律道德兩相妨害而具有依賴性質之人或借法律或借道德以挾制取利而法律道德遂盡爲若人所破壞矣。

故在今日之中國非確定道德之標準發揚法律之性質則家族制度不克破除此則五十年以外之事非近今教育不曾普及之人民所能辦到也。

若胡蘊玉之所言直是一團茅草亂蓬蓬而已。我所以切望青年男女勿偷竊其論調以爲拒人之論理也。

### 第四十八章 上酒樓勾引王甫察 打報館追論唐羣英

話說蘇仲武見胡女士落葉歸根的仍是想交換戒指心中大是不樂當下有意無意的答道我沒有怎麼樣不過交換戒指的事恐怕有些不安我曾聽說西洋人約婚才交換戒指我和你既非約婚無端交換戒指胡女士不待蘇仲武說完卽搶着說道罷了罷了你的習慣性又來了西洋人約婚交換戒指是不錯然祇能說有因約婚而交換戒指的卽進一步也祇能說約婚無不交換戒指的絕對的不能說交換戒指便是約婚不是約婚卽不能交換戒指你這人腦筋太不明晰我因歡喜你爲人還誠實得好才想和你留個紀念誰希罕你的戒指嗎不交換罷了說時低頭看了看手上的錶道十一點半鐘了你那日說做東道沒做成倒破費了我今日的東道祇怕要讓你做戒指騙不到手蘇仲武祇要胡女士不纏着要交換戒指甚麼事都可以答應當下連連點頭道那是自然到我家裏來了難道好教你做東嗎你說到那家館子去吃好哩胡女士道就近到中華第一樓去也好



蘇仲武換了衣服。替胡女士捧了像片。同走到南神保町的中華第一樓酒館內。揀了間避眼的房間。剛剛坐定。胡女士見門簾縫裏一個少年男子。穿着一身極時式的先生洋服。反操着手。在那裏張看自己。胡女士忽然心動。也不住的用眼睛瞟少年。蘇仲武拿着菜單。叫胡女士點菜。胡女士因心中記望著那少年。教蘇仲武隨便點幾樣便了。蘇仲武不知就裏。祇顧讓胡女士點。所謂笨蛋也胡女士氣不過。接了菜單。一下撕做兩半。張倒把蘇仲武嚇了。跳怔了。半晌見胡女士祇低著頭想甚麼似的。以為他必是有心事。便不再說。提起筆。依自己心愛的開了幾樣。回頭拍手叫下女。不提防恰與那少年打個照面。彼此相見。各吃一驚。少年不是別人。便是醉心梅太郎的。王甫察。他因為將江西經理員交卸之後。獨住在小石川的大谷館內。這大谷館主人有個女兒。名喚安子。芳年一十六歲。生得腰比楊柳。還柔面比桃花。更豔。加以性情和順。言語輕靈。館主人實指望在他身上發一注兒橫財。日本人發財之道如是如是他那小小旅館。開在一個極僻靜的所在。房間又狠是破敗。照理本不應有客來居住。祇因為有這安子做招牌。住的人却很是不少。起先有幾個日本人發見了。這個所在。盤據在裏面。後來被一兩個留學生看見了。也搬進來。想吃天鵝肉。留學生中一傳十。十傳百。留學生的專門學問。就是會打聽這些事。傳不到幾個月工夫。便滿滿的擠了一大谷館的中國人。館主人因為中國人場面闊綽。每月多開一兩元花賬。都不在意。絕不像日本人的錙銖計較。心中不由的分出高下來。待日本人。便不似從前的周到。每逢日本人拍手叫下女。故意不使下女答應。必等日本人叫到四五次。才教下女有神沒氣的答應一聲。還要故意揆延半晌。安子是絕對不許日本人見面的。日本人討不着甜頭。又受了這種待遇。一個個安身不牢。都搬往別處去了。館主人高興從此。端做中國留學生的。

生意。王甫察初交卸了經理員。手中除幾百元薪水之外。還有連吞帶吃的學費。總共有一千數百元之譜。大谷館二三十個房間。就祇一間八疊席的。王甫察便在這間房裏住下。他本是個好嫖的人。說得一口好日本話。大谷館的住客。自然沒一個趕得上他的資格。但是他資格雖好。安子却不容易到手。甚麼原故呢。祇因為館主人將安子作個奇貨。不許一個人上手。便人人都以為有希望。若是誰先有了交情。這些人必吃醋的。吃醋賭氣的。賭氣都跑了。當烏龜忘八的也。要揣摩嫖客心理。因此任憑你王甫察。再有資格。不過略得安子心中偏向點兒。想要真個銷魂。這均勢之局。不破也一般的做不到。妙論祇可惜均勢之局。僅備供烏龜忘八之利用而已。這日因他哥子從上海亡命來了。還回了江西的幾個亡命客。一塊兒在中華第一樓吃酒。王甫察淨手上樓。看見了胡女士的後影。却不曾見蘇仲武。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女國民。收拾得這般鮮豔。便跟在背後。去門簾縫裏張望。王甫察的容貌。雖不及蘇仲武姣好。却也生得圓頭方臉。有幾分雄壯之氣。更兼衣服稱身。是誰望去。也不能不說是個好男兒。所以胡女士見面。便心中動了一動。不由得暗暗喝采。看上一個玩物了。王甫察見是蘇仲武。雖吃了一驚。但是心中甚喜。有了進身之塔。連忙揭開門簾。跨進房來。與蘇仲武握手。回過身來。和胡女士請教。胡女士早已立起身。伸手給王甫察握。又拿了張名片給王甫察。王甫察看了笑道。原來是胡先生。我今日有幸了。隨從懷中抽出張有江西經理官銜的名片來。恭恭敬敬放在胡女士面前道。甫察久聞先生的大名。時自恨沒有緣法。不能見面。誰知道今日無意中見了面。若不是甫察彷彿聽得這房裏有熟人說話的聲音。前來窺探。却又不又失之交臂了。胡女士樂不可支的收了名片。讓王甫察坐。即望着蘇仲武道。你點了甚麼菜。給我看看。蘇仲武將方才開的菜單。遞給胡女士。胡女士略望了望。往桌上一

擇道甚麼東西。那是人點的。誰吃。還不叫下女拿菜單來。再點過。王甫察慌忙說道。我已吃飽了。祇二位自己吃。用不着多點了。胡女士笑道。說那裏話。便胡亂喝杯酒。也得幾樣菜來下。說時。下女已來了。蘇仲武叫他另拿了紙菜單來。胡女士起身。奔在手裏。問王甫察道。你歡喜甚麼菜。淮杞白鴿好麼。王甫察笑道。先生歡喜甚麼。便點甚麼。我實在是已吃飽了。陪先生喝一杯酒使得。胡女士定要王甫察點。王甫察沒法。祇得依着胡女士的。拿着鉛筆。寫了淮杞白鴿。胡女士還要王甫察點。王甫察再三不肯。胡女士祇索罷了。胡女士十二分殷勤相待。王甫察便做定了玩物了。低着頭自己寫了幾樣。連紙筆和菜單往蘇仲武面前一擲。笑了笑道。你揀你想吃的。自己去寫罷。蘇仲武接着也寫了幾樣。胡女士向王甫察道。這裏沒好酒怎了。蘇仲武道。你要喝甚麼酒。教賬房去買就是。胡女士想了一想道。你去教他去買瓶三星斧頭牌的白蘭地罷。蘇仲武點點頭。匆匆拿着開的菜單。下樓去了。王甫察正和胡女士談話。他哥子同幾個亡命客。算了賬要走。等王甫察不見。祇道是醉在那裏了。問下女。才知道是在這房裏。都跑過來看。內中有兩個亡命客。在國內認識胡女士的。王甫察的哥子。雖沒和胡女士見過面。但是胡女士的大名。久已入在腦筋裏。相見之下。自然都有一番應酬手續。少不得握手點頭。胡女士讓大家都坐。他們本都吃飽了。要走的。因難却胡女士殷勤招待的盛意。祇得都坐下。來。胡女士臨酬手段固佳。而亡命客親近英雄之心亦甚熱也。蘇仲武因圖僻靜。揀了這個小房間。平常坐五六個人。都覺擠擁。王甫察一行。就有八個。加上胡女士九個人。水洩不通的。圍着桌子坐了。蘇仲武交待了賬房。上樓來。進房。一看。嚇了一跳。祇道走錯了房。間。想回身。已聽得胡女士的聲音。說話。挨身進去。胡女士祇顧和座上的人高談時局。痛罵袁世凱。座上的人也正聽得入迷。沒一個理會。蘇仲武蘇仲武呆呆的立了。

一會氣忿不過。想拿起帽子回去。才從壁上將帽子取在手裏。却被胡女士看見了。連忙住了口。問道：你往那去？蘇仲武道：去會個朋友。胡女士笑道：急甚麼？和我吃了飯同走不好嗎？這房間太小了。坐不下。教下女換一個房間罷。說着起身。讓大家都到大房間裏來。蘇仲武因爲自己說了作東道。不保定說要走。祇得跟着大家到大房間裏。就大圓桌圍圍坐下。下女安下杯筓。開出白蘭地酒。當亡命客的人。十九負着些豪氣。以新人物。自命不肯扭扭捏捏的。裝出斯文樣子。何現有英雌在座酒菜但吃得下的。沒有十分推讓。胡女士有名的豪飲。今日又高興。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當下勸你一杯。敬他一杯。白蘭地酒力量雖大。祇因爲他價錢很貴。人人都喝得不捨離口。不覺都有一些些醉意。胡女士有了酒。便漸漸的使出他平日那灌夫罵座的雌威來。先從黃克強逃。出南京罵起。越罵越人多。後來簡直罵這次革命沒一個好人。連座上他知道的幾個亡命客。都被他搜出劣跡來。罵得狗血淋頭。該罵直脚該罵爲其出於胡女士之口故這些人一團高興。來親熱胡女士。不料都撲了一鼻子的灰。一個個乘胡女士不在意。都走了。王甫察也待要走。胡女士悄悄捏了他一把。看定的玩物怎麼走得王甫察會意。仍坐着不動。胡女士醉態朦朧的。教蘇仲武去會賻。這個東道主做了蘇仲武三十多塊。比贖戒便宜多了會了賻。問胡女士道：你醉了。叫乘人力車送你家去好麼？胡女士怒道：誰醉了？你看見我醉了嗎？我家去不家去。有我的自由。用不着你干涉。回頭向王甫察道：你陪我到一個所在去。頑頑說了。催王甫察就走。也不願蘇仲武。王甫察匆忙向蘇仲武謝了。擾跟着胡女士去了。蘇仲武祇氣得目瞪口呆。呆懊恨了一會。忽轉念我何必自尋苦腦。他這種爛淫婦。我本對他沒甚情分。我現放着如花似玉的美人在這裏。我不去戀愛。偏怕得罪了他。要和他來周旋。他歷來是今日愛上姓張的。便和姓張的。睡明日愛上

了、姓、李、的、又、和、姓、李、的、睡、怎、值、得、我、來、吃、他、的、醋、我、儘、在、這、裏、發、歎、做、甚、麼、悟矣、大、數、大、已、有、十、幾、個、鐘、頭、不、見、我、那、梅、子、的、面、了、何、不、到、他、那、裏、去、看、看、心、中、想、着、脚、便、往、樓、下、走、才、走、了、幾、步、祇、見、下、女、在、後、面、喊、道、先、生、你、忘、記、了、東、西、蘇、仲、武、回、頭、看、時、乃、是、胡、女、士、的、一、包、像、片、想、不、替、他、拿、又、覺、得、不、好、沒、奈、何、祇、得、從、下、女、手、中、接、了、回、到、家、中、擲、在、櫃、子、裏、面、仍、匆、匆、出、來、到、青、山、一、丁、目、黃、文、漢、正、在、家、中、陪、春、子、閒、話、梅、子、和、圓、子、還、在、院、子、中、尋、蟋、蟀、見、蘇、仲、武、走、迴、廊、經、過、梅、子、跑、過、來、悄、悄、的、問、道、明、日、去、學、校、裏、參、觀、你、同、去、麼、蘇、仲、武、道、你、去、不、去、梅、子、偏、着、頭、尋、思、了、一、會、道、我、去、蘇、仲、武、道、你、去、我、爲、甚、麼、不、去、梅、子、還、想、說、話、圓、子、在、院、子、中、搖、手、用、嘴、努、着、房、子、裏、面、梅、子、橫、着、眼、睛、握、着、小、拳、頭、向、房、子、裏、伸、了、兩、伸、有了情夫便恨起母親來了、復、跑、到、圓、子、跟、前、去、了、蘇、仲、武、便、走、進、房、來、黃、文、漢、遞、蒲、團、讓、坐、將、約、了、明、日、去、參、觀、學、校、的、話、說、給、蘇、仲、武、聽、了、春、子、問、蘇、仲、武、高、興、同、去、麼、蘇、仲、武、道、夫、人、教、我、同、去、當、得、奉、陪、黃、文、漢、道、我、們、明、日、去、得、早、蘇、君、若、去、今、夜、在、這、裏、歇、宿、才、好、免、得、明、早、來、不、及、蘇、仲、武、祇、望、有、此、一、句、當、下、也、故、意、躊、躕、了、一、會、才、答、應、了、三、人、說、了、些、閒、話、已、是、上、燈、時、分、梅、子、幫、着、圓、子、弄、好、了、飯、菜、和、下、女、一、同、搬、出、來、大、家、吃、了、黃、文、漢、同、蘇、仲、武、到、自、己、房、裏、蘇、仲、武、將、胡、女、士、今、日、如、此、這、般、的、話、說、給、黃、文、漢、聽、黃、文、漢、點、頭、笑、道、我、真、個、忘、記、了、不、曾、問、你、和、他、到、底、怎、麼、上、手、的、蘇、仲、武、見、問、心、中、倒、有、些、慚、愧、所謂、不、敢、說、是、八、月、廿、七、日、吊、上、的、說、是、黃、文、漢、到、日、光、去、了、幾、日、之、後、在、歌、舞、伎、座、看、戲、吊、上、的、黃、文、漢、也、不、追、問、但、笑、道、你、這、人、教、你、上、上、當、也、好、那、日、從、教、育、會、出、來、我、就、教、你、不、要、去、打、他、的、主、意、你、聞、他、的、名、也、不、想、想、他、是、個、甚、麼、女、子、十、幾、歲、的、小、女、孩、衝、到、南、撞、到、北、到、處、還、要、出、出、風、頭、若、講、他、的、學、問、可、說、得、一、物、不、知、連、一、

張郵片也寫不清楚。全憑着一副腦筋。比常人稍爲靈敏。點兒他家中又沒有三莊田四棟屋。他這種揮霍的  
用度。你說他不敲你這種人的竹槓。他吃甚麼用甚麼。然說他見錢便要。全不論親疎遠近。他幾次想敲我的竹  
槓。沒有敲着。倒被我教訓了他一頓。他却很感激我。他敲了人家的竹槓。並不瞞人。他對我說。樁事也不知是真  
是假。他說他從監獄裏出來之後。因爲是吳芝瑛電保的。就住在吳芝瑛家中。他平日聽吳芝瑛的書名。很大便  
買了把摺扇。請吳芝瑛寫。吳芝瑛當時接了。放在一邊。說等高興的時候。替他用心寫好。他也不理會過了兩日。  
他正外面會客。回來打吳芝瑛臥房窗下。經過聽得吳芝瑛和他丈夫在裏面說話。他便從窗縫裏去看。祇見吳  
芝瑛的丈夫。正提着筆。俯在案上。凝神靜氣的在那裏寫摺扇。書畫大名。原來如此。他認得那把摺扇。就是自己買的心。想  
我教吳芝瑛寫爲甚麼。拿給他丈夫寫。且看他怎生對我說。當下也不作聲。悄悄的退到外面。遲延了一會。不讓好意  
約莫扇子已寫完了。故意放重了脚步。走進。去祇見吳芝瑛笑吟吟的捧着摺扇。迎出來。說道。幸不辱命。扇子已  
寫好了。祇是差不多。費了我一個鐘頭的精神。比我寫金剛經還要吃力。太費力了。你看時下的書家。可能摹擬得出  
他接在手中。一看。居然落的是吳芝瑛的欸。且字體筆意和平。日所見落吳芝瑛欸的一樣。忍不住笑道。寫是寫  
得好。祇是我想請你寫。並不想請你家先生寫。這裏雖然落的是你的欸。在旁人見了一般的可寶貴。我却心理  
上總有些不然。我請你寫。扇子是個紀念的意思。字體工拙。却不計較。你何時高興。再請你親筆替我寫。一  
這把還放在你這裏。我也用不着。妙妙女名士遇著英雌出了醜了。吳芝瑛見自己的玄虛被他識破。羞得恨無地。縫可入。當下  
胡亂敷衍了兩句。仍收了扇子。退回自己房中去了。自此吳芝瑛對他更格外的尊敬。他說他走的時候。吳芝瑛

還送了。他五百塊錢。殷勤求他。不要和別人說。蘇仲武道。我看這話不足信。吳芝瑛享這大的聲名。豈無一些兒實學。並且寫一把扇子。算得甚麼。何必也要丈夫捉刀。說那些文章。不是他自己做的。倒有些相信。黃文漢笑道。做文章。可請人捉刀寫字。自然也可。請人捉刀。透了苦虛榮心重的女子。甚麼事不求人替他撐面子。即如母大蟲唐羣英。連字都認不了幾個。他偏會辦報。偏會做論說。彷彿記得他。有一篇上參議院的書。論女子參政。連宋教仁都奈他。不。你。不知道。現在有些人物。專喜歡替女子作屏風後的英雄。這也是鬚眉倒運。未必是粉隊裏稱雄。想落得計些便宜。殊不知這種女子。絕沒有多大的便宜。給人家討用得着你的時候。隨你教他做甚麼。他都情願隨你。甚麼要求他都承認。及至用不着你了。他兩眼一翻。係也不係你。歷大有閱當時唐羣英報館裏。有個書獃子。名字喚做甚麼鄭師道。起初與唐羣英文字上結了些姻緣。後來肉體上也有了些結合。那書獃子。那知道這種辦法。是他們當女國民的一種外交手段。祇道是與自己有了純粹的愛情。恰好那書獃子年紀雖有了三十來歲。家中却無妻小。唐羣英又是個寡婦。更是資格相當。便誠心誠意的向唐羣英提出結婚的要求。來。唐羣英吃了一驚。心想若和人結了婚。便得受人拘束。行動不得自由。自己一生的幸福。都屬人家了。這結婚的事。萬萬行不得。祇是難得書獃子有這種癡情。肯爲我竭忠效死。若是一口回絕他。他縱不尋死覓活的和我鬧個不休。想再和從前一樣教他寫甚麼。他便寫甚麼。祇怕是不能够的了。我何苦無端的又失了個外助。不如暫時答應他。到不用他的時候。再託故回絕了他。就是到那時。便不必顧他的死活了。確有此種心理好個唐羣英。有智數。當下敷衍得書獃子死心塌地。並私下訂了一紙沒有證人的婚約。過了一會。書獃子便要結婚。唐羣英左

右支吾書獸子却誤會了唐羣英的意。以爲唐羣英是不好意思宣佈。便瞞着唐羣英。在長沙日報上登了一條。鄭師道和唐羣英。某日舉行結婚式的廣告。這廣告一出。直弄得唐羣英叫苦連天。連忙質問鄭師道。爲甚麼登廣告。不要我的同意。我還沒和你結婚。你便如此專制。將來結婚之後。還了得我決不和你這種人結婚了。那書獸子還以爲唐羣英是故意撒嬌。不許大權旁落。不料唐羣英動了真怒。不管三七二十一。帶了一羣女打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直殺奔長沙日報館來。進門即將長沙日報館的招牌取了。打入排字房排字的工人都慌了。手脚不敢抵敵。母大蟲督率這般小英雌。從架上將鉛字一盤盤扳下來。嘩嘩的一陣雨洒了一地。舉起三寸來長的天然足。將字盤都踏得粉碎。四周一看。打完了。翻身打到會客室。一個個舉起椅子作天魔舞。不到幾秒鐘。工夫兵兵。將一間會客室。又打得落花流水。祇是母大蟲雖然兇勇無奈。上了年紀的人。到底精力不繼。妙語解頤 接連搗了兩處。實在有些氣喘氣促。不能動彈。便理了理鬢雲。揩了揩汗。雨教小英雌拾了長沙日報館的招牌。齊打得勝鼓高唱凱旋歌。一窩蜂回去了。可憐那報館的經理。文木雞。見了這種傷心慘目的情形。祇得鵝胸頓足。跑到都督府求都督做主。那都督也祇好拿出些自己心痛的錢。賠償報館損失。將就將就的了事。你看他們女國民的威風大不大。手段高不高。蘇仲武笑道。這真算是曠古未有之奇聞了。後來那書獸子怎樣。黃文漢笑道。誰知道他不是因唐羣英這一鬧鬼。也不知道有甚麼鄭師道。鄭師道遂因唐羣英而爲傳人矣 這胡女士也是唐羣英一流人物。資格還比唐羣英好。第一年紀輕。人物去得第二。言談好。容易動人。若講到牢籠男子的工夫。連我多久就佩服他。不知他十幾歲小女孩子。怎的便學得這般精到。我看就是上海的名妓。祇怕也不能像他這般。



件。能。幹。人。家。都。說。他。是。天。生。的。尤。物。真。是。不。錯。你。道。知。他。自。十。四。歲。到。如。今。相。好。的。有。了。多。少。蘇。仲。武。道。這。誰。好。意。思。問。他。他。又。怎。麼。肯。說。黃。文。漢。笑。道。你。自。己。不。問。他。罷。了。他。有。甚。麼。不。肯。說。蘇。仲。武。道。你。問。過。他。嗎。黃。文。漢。道。甚。麼。話。不。曾。問。過。他。還。一。一。的。品。評。比。較。給。我。聽。我。問。他。是。誰。破。的。身。子。他。說。十。四。歲。上。在。北。京。被。一。個。照。相。館。裏。的。寫。真。師。破。了。蘇。仲。武。笑。道。怪。道。他。至。今。歡。喜。照。相。說。得。黃。文。漢。也。笑。了。蘇。仲。武。道。你。聽。他。品。評。比。較。得。怎。樣。黃。文。漢。搖。頭。道。這。些。事。何。必。說。他。無。非。是。形。容。盡。致。罷。了。蘇。仲。武。便。不。再。問。又。談。了。會。別。的。話。黃。文。漢。忽。然。想。出。一。事。來。叫。下。女。說。道。你。去。打。個。電。話。到。馬。車。行。教。明。早。七。點。鐘。套。一。乘。棚。車。一。乘。轎。車。到。這。裏。來。下。女。答。應。着。去。了。圓。子。過。來。鋪。床。給。蘇。仲。武。黃。文。漢。安。歇。黃。文。漢。用。手。指。着。對。面。房。裏。問。圓。子。道。已。睡。了。嗎。圓。子。搖。搖。頭。向。蘇。仲。武。低。聲。笑。道。夜。間。天。氣。冷。仔。細。着。了。涼。你。們。不。識。憂。不。識。愁。倒。害。得。我。睡。在。那。裏。擔。驚。受。怕。說。時。向。着。黃。文。漢。道。你。和。蘇。先。生。是。朋。友。說。不。得。須。替。他。受。些。辛。苦。我。不。知。貪。圖。着。甚。麼。起。初。原。不。過。一。時。高。興。鬧。這。個。頑。意。兒。要。子。一。味。虛。情。假。意。的。哄。騙。着。他。們。此。刻。倒。弄。得。我。和。他。們。真。有。感。情。了。細。想。起。來。這。種。辦。法。實。在。於。心。有。些。不。忍。此。時。已。是。生。米。煮。成。了。熟。飯。我。看。不。必。再。瞞。哄。他。們。了。直。截。了。當。的。我。和。你。出。來。作。媒。罷。你。我。都。不。是。不。能。說。話。的。又。放。着。有。對。他。們。這。番。的。情。意。據。我。看。不。會。十。分。決。裂。黃。文。漢。點。頭。道。就。直。說。我。料。也。沒。甚。大。釘。子。可。碰。不。過。仍。得。你。去。先。探。探。春。子。的。口。氣。若。口。氣。鬆。動。須。得。換。一。種。辦。法。使。他。知。道。梅。子。與。老。蘇。的。感。情。圓。子。道。這。很。容。易。梅。子。全。完。是。個。小。孩。子。他。並。不。十。分。知。道。甚。麼。避。忌。祇。要。我。不。攔。阻。他。蘇。先。生。又。故。意。引。逗。他。一。下。便。教。他。當。着。他。母。親。說。情。話。他。也。是。做。得。到。的。黃。文。漢。道。且。等。明。日。去。參。觀。了。學。校。再。說。此。後。事。情。不。待。思。索。是。很。容。易。辦。了。

第四十九章 看學堂媒翁成大功 借旅館浪子尋好夢

一百〇四

說畢。揮手教圓子過去。圓子出門。忽然哎呀的叫了一聲。黃文漢和蘇仲武都嚇了一跳。不知圓子遇着甚麼。且俟下章再寫。

評

胡蘊玉慷他人之慨。極力招待王甫察。以及諸亡命客。所謂英雄舉動也。祇蘇仲武未免太寬了。

胡蘊玉罵座。又是英雄舉動。然亡命客都被罵走了。亡命客可謂無膽。吾友嘗謂少女。罵人入耳。時卻是軟的。不妨多聽聽。我是以甚惜亡命客之不解此也。

古來書畫名家。儘多代筆。何況近世之女人。特胡蘊玉挾此以爲訛索之具。是之謂蜂蠶不如。

唐羣英能使都督代爲賠償銀錢。能使當時各報館不敢替長沙日外鳴其不平。其魔力可謂大矣。

第四十九章 看學堂媒翁成大功 借旅館浪子尋好夢

話說黃文漢蘇仲武聽得圓子忽然哎呀了一聲。都嚇了一跳。連忙起身。祇聽得梅子在八疊席房裏格格爲笑。小孩子真會淘氣原來梅子見八疊席房裏電燈是扭熄的。知道圓子必打這房中經過。故意躲在黑暗地方等圓子走近身邊。猛然跑出來。恐嚇圓子。果然將圓子嚇得一驚。梅子高興。所以在那裏格格的笑。圓子用手護住酥胸。笑着喘氣道。妹妹你也太頑皮了。三不知從黑影裏鑽出來。幾乎把我嚇倒了。黃文漢將電燈扭燃。春子已從對面房中出來。梅子跑攏去。指着圓子笑道。媽你看姐姐平日說膽大。祇我一嚇便嚇得這樣。春子笑道。蠢東西。膽大是這們的嗎。這黑暗地方。隨是誰也得嚇一跳。圓子本不會嚇得這樣。因怕是春子在這裏竊聽。把事機弄破了。不

好收場。所以嚇得芳心亂跳。所謂打屁人心驚當下定了定神。呵着手向梅子脇底下去。咯吱。梅子笑得伏着身。向春子背後祇躲。開了一會各自安歇了。夜來幽會之事不必細說。次日清早起來。大家用了早點。馬車已停在門外等候。梅子等粧飾停當。分乘了馬車。先到澀谷參觀了青山女學校。春子沒進過學校的人。雖說去學校裏參觀。不過隨人看看形式。也不知道考察甚麼成績。功課走馬看花。迅速無比。沒一會工夫。將教室寄宿舍。標本室。都遊覽了一週。黃文漢向那校長討了一份章程。一行人同出來。到本鄉弓町女子美術學校。也一般的參觀了。討了章程。已是午餐時分。就在附近的一家西洋料理店內。五個人胡亂用了些午膳。春子向黃文漢道。我們此刻可回去了麼。黃文漢道。還有麴町區の三輪田高等女學校。不會去參觀。春子沈吟道。我的意思不去也罷了。我橫豎不懂得甚麼。先生說好。大約是不會差的。所以信服老黃者深矣黃文漢知道他是沒多見識的人。見了那些校長教習們。舉動有些拘束。難受。便道。麴町不去也沒要緊。女學校的規模都差不多。不過在主要功課上分別罷了。若就梅子君的程度性格論起來。我看以美術學校爲好。歸家。我將章程念給夫人聽。便知道了。圓子點頭向梅子道。美術學校是很好。妹妹你沒見那客廳及教室裏面的字畫嗎。那上面都寫明了。是幾年級學生寫的。幾年級學生繪的。妹妹若是去學美術。是再好沒有的了。自己就是個無上美術的標本。你沒見那學校裏的教員學生。對於妹妹的情形嗎。那個不表示一種歡迎的樣子。梅子笑道。有一個小姑娘。大約也是學生。見我一個人走在後面。他便跑攆來。拉着我的手。叫我姐姐。問我在那箇學校裏讀書。住在甚麼地方。我說。因想進美術學校。所以來參觀。他便喜笑道。我是一年級。你來正好和我同班。我因你們走過那邊去了。怕落了後。沒和他多說就走了。也沒聽

他姓甚麼住在那裏我若不去那學校裏祇怕不能再和他見面了我又不認識他不知他怎的會這般的來親熱我圓子笑道像妹妹這樣的人不親熱去親熱誰呢你進去了我保管一學校的人沒有不和你親近的

四海之內皆姊妹也

黃文漢笑道既不去參觀學校我們且回去再說料理店終非說話之所於是五人出了料理店回青山

一丁目來黃文漢將兩學校的章程細講給春子聽了春子道學校自然都是很好不過此刻又不是招生的時候進去的手續祇怕有些繁雜黃文漢搖頭笑道這都在我身上春子道既先生肯這般出力我還有甚麼話說

請先生替我辦妥就是先生說美術學校好就進美術學校罷我祇明日便帶他回愛知縣去和他父親商量

量事情雖不由他父親作主但是也得使他知道半月之內我一定再送他到東京來黃文漢點頭道好梅子忽

然苦着臉向春子道媽一個人回去罷我就在這裏等你不回去了

有點戀好情熱了

圓子連忙握着梅子的手道好妹妹

我正待向媽說你不必同回去免得祇管跑冤枉路你就先說了春子祇沈吟着不做聲過了一會向梅子使了

個眼色起身到隔壁房裏梅子鼓着小嘴跟了過去不一刻祇見梅子垂頭喪氣的一步一步挨出來近圓子身

旁坐下春子也出來就坐圓子拖着梅子的手問道媽對你說些甚麼這般委屈快說給我聽

挑得好不利害

梅子祇低

着頭用肩膊來挨圓子一聲不做圓子道好妹妹你受了甚麼委屈祇顧說梅子被問得急了撲簌簌的掉下眼

淚來圓子慌了忙向春子道媽說了他甚麼他這般委屈春子歎了口氣道不相干的話我因為他忒小孩子氣

不知道一點兒人情世故說他一說有甚麼委屈的圓子復問梅子道媽到底說了些甚麼梅子道媽定教我同

回愛知縣去

逼來逼去就是要逼出這句話來

圓子聽了也低着頭歎氣一會兒撒豆子一般的滾了許多眼淚

難得他有這副急淚

梅子見

了更哽咽起來。圓子長歎了一聲道：「若是我的親妹妹，我也可以作一半主。我此刻縱再愛妹妹些，媽不替我作主，有甚麼法使說着也抽咽的哭起來。」梅子做得好不自然梅子脫開圓子的手，一把抱住圓子，哭道：「姐姐不要哭，我也不同媽回去。我在這裏陪着姐姐。圓子道：「妹妹，你好糊塗。媽教你回去，由你作得主的嗎？」更挑我們不用哭了。你同媽回去，媽許不許你來還不可知。你我的姊妹緣分，祇怕就要盡了。我們不趕着快樂快樂。以後有的是苦日子過。我住在東京散悶的地方多，還沒甚要緊，祇可憐妹妹獨自跑到鄉村裏去，不要委屈死了嗎？」入情入理，圓子也有作惡才之幾句話，說得梅子放聲大哭起來。黃文漢從旁聽了，鼻子也一陣陣的祇酸。何況幸蘇仲武到家沒坐一刻便走了。若是見了這情形，也不知要替梅子傷心到甚麼地步。春子望着二人，哭半晌不開口。黃文漢道：「你們何必如此傷感？夫人不是說了半月之內一定再來東京的嗎？祇半個月，仍得聚首，祇管難分難捨的哭着怎的？春子歎道：「你們姊妹既有這般情分，不同回去也罷了。我並沒別的心思，說起來也好笑。我不過因此，此次從日光旅行到東京來，衣服行李都沒有多帶。他既要進學堂，轉眼冬季到了，衣服也得歸家趕備幾件。並且我沒打算在東京多住，盤纏帶得很少。他進學堂的學費旅費，要到家中去拿。還有他父親，雖也時常說要送女兒讀書，然送到東京來，一年的用費不少，不先事和他商量，總覺有些不妥似的。既是他們姊妹感情好，不願分捨，就是我一個人回去也使得。」只要你有這句話半月之內，我將事情辦妥，再來東京一遊便了。黃文漢笑道：「說要先事歸家商量，似乎也不還要緊。祇是夫人一個人回去也是一樣。梅子君即跟着回去，也不能發生甚麼效力。至於衣服盤纏的話，更不成問題了。女學生的衣服祇要整齊，並不圖華美。美術學校的制服，夫人是見過的。做一套兩套也費不了幾個

錢學費更是有限的事。他們姊妹感情既這般融洽，夫人就給他旅費，他也必不肯到他處去住。在我家中住着，用得着甚麼旅費？夫人所憂慮的事，在我看來，似都不必掛懷。夫人如定要客氣歸府之後，由郵局付幾十塊錢來便了。夫人隨時可來東京居住，也不必半月之內。大刀關斧趁勢即來春子道：我祇因為無端的，在府上吵擾了一晌，一切用度都是先生破鈔。若再教梅子在府上寄宿，他小孩子不懂得事故罷了。我心中如何得安呢？梅子圓子此刻早止了啼哭。見春子如此說，圓子便道：媽放心，就是妹妹的用費，我願將我歷年的私蓄給他，使媽記得還我。我不要不記得還我。我也情願黃文漢和春子都笑了。當下復議了會進學校的事。餘音次日黃文漢即說去美術學校報名。又過了一日，春子獨自歸愛知縣去了。同住了半個多月，感情又厚，自然都有些戀戀不捨。這也是人情所當梅子更是流淚不止。春子去後，黃文漢即和蘇仲武商量，將房子退了，另租了一所小房子，仍同圓子居住。梅子便和蘇仲武比翼雙棲起來。進學校的事，早丟到腦背後去了。每日裏兩個人遊公園，逛鬧市。有時黃文漢和圓子也來陪着頑耍。過了幾日，春子由愛知縣寄了一百塊錢來，郵便局轉到黃文漢家裏。黃文漢交給梅子，拆開信看，信上說了許多道謝委託黃文漢的話，並說放寒假的時候，梅子的父親必來東京。一則叩謝厚待梅子之意。一則接梅子歸家度歲。信中並附了一張梅子父親加藤勇的名片。黃文漢笑向蘇仲武道：你丈人不久就要來了。看你如何會親蘇仲武道：我實不知要如何處置才好。你是個目無難事的人，事情還得請你替我結穴。黃文漢笑道：且到那時再說。你們這樣的朝朝暮暮，還不樂够了嗎？此時寫封信去告訴他，搬了家是正經。梅子君，你也得寫信回去說已在美術學校上課，使了梅子點頭答應。黃文漢就蘇仲武家寫了封信，並梅子的信一

同發了。數日春子又回了信。兩方書問，斷不必細說。流光如矢。蘇仲武和梅子的清宵好夢，已做了四十多日。此時正是十月二十八日。一早起來梳洗才畢。正和梅子將用早點。祇見王甫察走了進來。騙子進蘇仲武倒嚇

了一跳。連忙讓坐。問用了早點不曾。王甫察並不就坐。望了梅子幾眼。拉着蘇仲武到外面。問房中坐的女子。是

甚麼人。蘇仲武略說了幾句。王甫察笑道。可賀。可賀。真可謂有志竟成。七月間在老陳家聽你說這事。後來遇見

你。不見你有甚麼動靜。祇道是已經罷了。你眼力真不錯。令我不能不佩服。蘇仲武謙遜了會。仍讓王甫察送房

中坐。王甫察道。我還有急事去。特來找你借一件物事。午後兩點鐘。即送還你。蘇仲武道。你要甚麼。祇要我的

拿去用就是。王甫察道。我近來和一個日本的財產家。合資做生意。今日簽字。我雖說和他合資。其實我並沒多

錢。不過暫時擔任一句。他信得過我。我就一文不拿出來。分紅仍是一樣。祇是今日去簽字的時候。排場不能不

闊綽些兒。免他疑心。我的衣服。還可去得。但身邊沒一件表面上值錢的東西。終覺不好。想借你的鑽石戒指。光

耀幾點鐘。午後二時。一定原璧奉趙。說得好聽之至小王蘇仲武聽說要借他的鑽石戒指。心中本不願意。祇因為和

王甫察的交情尚淺。面子上不能說不肯。小蘇畢竟是又見祇有幾點鐘。料想他不會騙了去。幸而沒有騙去便脫了

下來。道。拿去用。沒要緊。不過這戒指是我父親給我的。不可丟了。王甫察點頭接着。套在指上。匆匆作辭去了。

東西到了手蘇仲武回房。自和梅子用早點不提。再說王甫察無端來向蘇仲武借戒指。非做甚麼。我知道看官們的心理。必以為胡女士歡喜蘇仲武的這戒指。不得到手。特教王甫察來設計騙取的。其實不然。待我慢慢將王甫

察的生活狀況說出來。看官們自然知道。王甫察本來是個浪子。從小兒就淘氣萬分。病他父親三回五次將他

第四十九章 看學堂媒翁成大功 借旅館浪子尋好夢

一百十

驅逐出來。都是他哥哥求情收了回去。替他娶了親生，個女兒。他終不能在家，中安分。他哥哥便爲他鑽了一名公費。在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到日本東京來留學。大凡當浪子的人，其聰明腦力較普通一般人必爲活潑如肯悉心讀書長進也。必容易。光緒三十二年之間留學生雖也賢愚不等，然各人還存着是到日本留學的心，不敢十分偷懶。怕大家笑話。所以王甫察雖是生來的浪子，性格也不能不按捺着性子。跟着大家每日上課。聰明人祇要不缺課，便不自習試驗起來。也不一定落第。那時考高等。比此刻容易。王甫察在宏文中學校敷衍畢了業。沒幾個月便考取了淺草的高等工業學校。這高等工業是官立的學校。功課比較宏文自是百般的認真。王甫察靜極思動。那耐煩去理會功課。上了課回來。將書包一擡便尋歡覓樂去了。生成的皮氣萬萬改不了的到第二日早起望望功課表。將昨日的書包打開換過兩本教科書。勉強又到學校裏去坐幾點鐘。有時通宵作樂，的頑倦了。次日打不起精神，便懶得去。如此日積月累。到期考試的時候。想將這一期的功課搬出來練習。練習無奈課本也有弄掉了的口授的抄本。因時常缺課也沒抄得完全。又不曾借着同學的抄本。謄寫科學這東西是不教難會的一本教科書中間一連有幾個疑問不得解決。便不能理會下去。到不能理會的地方。初時還肯用腦筋思索。思索及至思索幾回無效。腦筋也昏了。神思也倦了。又見了這一大量的課本。先自存了個害怕的。心思心橫豎記了這樣。忘了那樣。徒自吃苦。倒不如索性不理到那時去碰機會。問題容易的隨便答他。幾個答得出是運氣。答不出也祇得由他落第。歷歷數來盡學生的情根性凡在青年都宜猛省誰知運氣真壞出的問題十九是答不出的。一定之理心中祇得恨那些出題目的教員。專會趕人家痛腳打其實他並沒有不痛。脚考了幾場都是如此。不待說發出



榜來是落了第。預科落第。本很笑話。在僕子又何恤焉。但王甫察因落了第。功課都得從新學過。有許多自恃以為理會得的。不必上課。上課的時間既少。和新班學生不甚見面。倒也不覺得笑話。絕妙辦法。那曉得官立學校的功課。不是真

理會得的。終不能僥倖。王甫察雖零星星星的補習了一年。仍是不能及格。賭氣懶得再學。恰好國內鬧革命風潮。他乘機歸國。充當志士。後來革命成功。他哥子當選為衆議院的議員。順便做了一次賣票的生意。提出五千塊錢來。給王甫察去。西洋留學。王甫察拿了這五千塊錢。因為他會說日本話。跑到上海來。到在虹口的豐陽館居住。等待開往歐洲的船隻。在豐陽館住着無聊。手中有錢。少不得徵歌買舞。那時上海也有三十來個日本藝妓。淫賣婦酌婦。還不計其數。他一時頑得痛快。稍不留神。便將出西洋的事。忘記了。因循下來。兩個多月。五千塊錢。花得不存一個。憐入者憐出。還欠了一百多元的館賬。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恰好江西經理員的缺出了。便託

人鑽了這條路數。由江西教育司付了一萬元的留學費給他。教他帶到東京頒發。他才得脫身到日本。這番歷史。前回書中已略略的提過。現在是入他的正傳。不能不重說一說。他當經理員時候的事實。已擇其大者尤者。細細說過。於今且自九月十四那日。在中華第一樓。遇了胡女士說起。那日王甫察和胡女士喝酒。都喝得有八分醉意。携手同出了中華第一樓。一邊說話。信着步走到東明館門首。進去遊行了一會。胡女士忍不住問道。你住的地方能去麼。王甫察心想。若說能去。去了。館主女兒必然疑心生出醋意來。更難到手。還是說不能去的好。碟子夾到嘴裏。眼睛在菜碗裏。便故意躊躇道。有何去不得之理。不過我哥子還有許多新來的朋友。都住在那裏。你我說話舉動。很不便當。如你館子裏可去。同去你館子裏便了。胡女士也躊躇道。我那裏也是人多。我到家。祇要一點鐘便

坐了一屋的夜間，尤覺擠擁。我初來的時候，我若房中有客，還可教下女回來實說不在家。後來，亡命的來多了，十七八是不懂日本話的，他們都不管三七二十一，祇要知道是我的房間，不待通報的，直撞了進來。下女也攔阻不住。於今下女見慣了，也懶得攔阻。任他們自來自去，教我也沒有法子待向他們發作幾句罷。又都是些老朋友，有交情的，礙着面子說不出口，祇得由他們去鬧。我橫豎一天在外面找朋友頑，不到十二點以後，也不歸家。今早我還花了幾十塊錢，打發一班人到長崎去了。我那裏也不好去，要去須在十二點鐘以後。此刻還不到五點鐘，跑回去恰好會到一班趕晚飯的客。我住在那地方一個月的客飯，總在一百個以上。你看可怕不可怕。足見英雄休，休有容之量。王甫察道：我那裏不便去，你那裏也去不得。難道我們就開走一會，算了嗎？又是笨蛋口吻。胡女士笑道：我可沒有法設，就閒走一會也好。不過我此刻很想找個地方歇歇，因喝多了口酒，渾身有些軟洋洋的，不得勁兒說話時，已走出了東明館，向九段坂走去。王甫察道：此刻找地方歇歇，都不容易。除非到靖國神社去坐坐。等到六點半鐘，去看活動寫真。胡女士搖頭道：活動寫真，我最是懶得看。覺得眼睛花花的一點趣味也沒有。我不去。如果有法國的活春宮，一定是愛看的了。王甫察道：去看戲好麼？胡女士更搖頭道：不看，看我一句日本話也不懂得。花錢費精神，去聽牛叫，沒得倒靈了。王甫察道：然則把甚麼事來消遣這幾點鐘哩？胡女士噙了王甫察一眼道：你定，要設法消遣這幾點鐘。做甚麼？王甫察道：你不是說了要十二點鐘以後才得回去嗎？我想同去你家中坐坐，所以想設法消遣這幾點鐘。說時已進了靖國神社。胡女士正待要答話，祇見前面兩個警察擁着三個中國人，劈面走來。胡女士看那三個人，都穿着中國衣服，甚是齊整。年齡都在三十以內，面目各帶了幾分兇氣，不像個留學生。一邊

走一邊用中國話罵道：狗入的小鬼，你們敢這般的欺辱我中國人，我中國人那一些虧負了你，甲午那一回我們打了一個敗仗，還賠了你們的錢，你們爲甚麼將擄來的軍器都擺在這甚麼遊就館裏來出我們的醜呢？虧你們不要臉，還天天講中日親善，分明設這個所在，故意的羞辱我們，我三個都是當軍人的人，決不受你們的騙，恨不得一把火將這遊就館燒了。只要肯存這個心，豈在一時的野蠻舉動。這打毀一點兒，算得甚麼？拿我們去，我們去就是，便是你們的天皇，我們也不怕惱了，老子們的性子，連皇宮都要搗毀，你們的警察不懂得中國話，祇笑嘻嘻的推着走。胡女士知道這又是三個亡命客，祇不知遊就館是個甚麼所在。問王甫察聽清他們的話沒有。王甫察笑道：怎麼沒聽清，這倒是個很好的笑話。胡女士道：遊就館是個甚麼所在。王甫察道：遊就館就在這裏面。內中陳設許多戰利品，這三位熱心愛國志士，必是在裏面遊覽。見了那木板上題的字，忍氣不過，將陳設的東西搗毀了。被警察拿着去問罪。胡女士拍手笑道：打得好，打得好，不愧爲中華民國的革命黨。我倒想打聽他們的姓名，替他們表揚表揚，使一般死氣奄奄的中國人聽了也長一些兒精神。此話不錯，不特以人慶言。王甫察道：你這話不錯，我看不必打聽。明日報紙上一定有的。胡女士道：我們既到這裏來了，何不也到遊就館去看看。看他們搗毀了些甚麼。王甫察道：使得。兩個人走到遊就館門首，祇見大門緊閉，惟有門外的幾蹲克魯伯舊砲，還橫七豎八的在那裏丟中國人的臉。胡女士輕舉金蓮，踢了兩下，不動分毫，忿忿的唾了兩口，歎了一聲。向王甫察道：你就定要等到十二點鐘以後，到我家去嗎？王甫察道：我隨時可去。因你說須十一點鐘以後，我才說等到十二點鐘。胡女士着急道：糊塗蛋，糊塗蛋，我今晚不家去了。看你怎樣。王甫察道：你不家去那去。胡女士道：我隨意到甚麼旅館去住一夜。王

第五十章 王甫察演說苦賣淫 曹亮吉錯認好朋友

一百十四

甫察道：我甚麼怎樣同去便了。胡女士生噴道：難道也要等到十二點鐘以後。王甫察笑道：那何必十二點鐘以後。我們就去也。使得。胡女士哼了聲道：却也來。我肚中差不多飢了。且吃些點心再去。王甫察連忙道好。二人匆匆出了靖國神社。就近到源順中國料理店。吃了些酒菜。逕投一家旅館裏來。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圓子用眼淚留住梅子。雖然是個巧計。但也有點不忍分別的真心真意在內。不可一概說是假裝出來的。浪子之所以荒嬉。都是由漸而來。此段說王甫察在學校裏敷衍的心理。青年學子十有九犯着此毛病。所願見此書的青年不可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第五十章 王甫察演說苦賣淫 曹亮吉錯認好朋友

話說王甫察和胡女士到一家旅館裏面。揀了間房子。舖床睡覺。此時還祇七點多鐘。一對急色兒都不能久耐。睡了一覺。王甫察心中記挂着他館子裏的意中人。不想在外面久耽擱。胡女士也自有其心事。不能整夜的陪着王甫察。兩個睡至十二點鐘。仍舊起來。殷勤訂了後約。王甫察給了旅館賬。出來分手。各自歸家。王甫察的哥哥。叫王無晦。此時正同着幾個同來的朋友。在大谷館又麻雀。館主女兒也在一旁湊趣。王甫察見了這情形。心中早有幾分不快。進房之後。館主女兒並不起身招待。更怒不可遏。乘着幾分宿醉。指桑罵槐的發作了幾句。吃得醋吃。王無晦自覺有些對兄弟不住。這個抱歉。剛好困數也完了。便不接續打下去。但是麻雀雖沒接續打下去。大家仍將館主女兒調弄了一會。才各去安歇。自此王甫察便和王無晦及新來的幾個亡命客有了意見。不可

安樂 心中惟恐他們手中有錢。先得了便宜去。當然要探的計算自己還有幾百塊錢。說不得要和他們拚着使。無非  
的銀子的喘氣 王無悔初來的時候看館主女兒生得嬌美可愛。本有染指之心。因見王甫察沒有絲毫讓步之意。便將

這條心打消了。祇有同來的一個江西省議員。名字叫做謝慕安。他年紀雖在三十以外。風情却和十幾歲少年差不多。最是梳得一頭好西洋髮。穿得一身好西洋服。留得一嘴好鬚。他便以為容貌出衆。他前清時在日

本速成法政學校。畢業過。也很研究過。一會嫖。學。因累次與王甫察談。嫖。意見不合。三回五次受王甫察的鄙薄。他這次為亡命而來。生死早置之度外。明知王甫察在大谷館的資格很老。自己不是對手。却因為不服王甫察

的手腕。幾乎是不共戴天之仇 真高似自己。偏要借着館主女兒顯顯自己的能為。給王甫察看。王甫察也明知其意。兩個人名顯神通。昏天黑地的鬧了半個月。都使了幾百塊錢。還毫無成績。王甫察才恍然大悟。知道館主是有意拿着

女兒騙錢的。越花錢的不得到手。到底是聰明人 心中悔恨幾百塊錢。使得冤枉。便改變方針。終日在外面嫖。藝妓和暹藝妓睡一夜。此日必將這藝妓帶到大谷館來。百般的款待。送藝妓出門的時候。必向藝妓說道。我今晚幾點鐘

在那一家待。合室叫你。你得快些來。不要教我久等。藝妓自然是殷勤答應。這般做了兩三次。也不和館主女兒說話。館主人果然慌了。不能不拿肉身報酬金錢了 教他女兒暗地和王甫察說。借着看戲到旅館裏去私會。王甫察點頭得意

心想。你也有上我手的日子。祇要與我有了關係。便不怕你飛上天去。當晚王甫察和館主女人。便在神田一家旅館內生了關係。大凡男女一有了關係。舉動自較常人不同。稍肯留心的人。沒個看不出的。謝慕安費盡心力

雖沒得甚麼好處。但見王甫察也和自己一樣。白使錢。白巴結。心中却也高興。開鎖放獠獠。大家弄不成。自王甫

察與館主女兒生了關係之後見館主女兒和王甫察如膠似漆寸步不離這種情形自己全不曾知道是自己失敗了羞忿的了不得。直頭要氣死恰好王無晦接了神戶來的一封信又來了幾個同志在神戶居住教王無

晦去神戶會面謝慕安便借這機會同離了這戀愛戰場王甫察既將謝慕安氣走心中無限歡欣盡情與館

主女兒作樂祇恨手中的錢有限早用了個乾淨。還是要用錢這種氣也鬧得無味不得已將金錶金錶練當着使用一日接了梅

太郎一封信責問他爲何幾日不去不料這信被館主女兒見了登時醋意橫生將信撕得粉碎妹子長娘子短

的呪了一會呪得王甫察鼻孔裏冒起火來也不答話換了衣服就走館主女兒拖住問往那兒去王甫察冷笑

道你還沒有干涉我行動的資格放手罷館主女兒那裏肯放王甫察知他決不肯放走便坐下來笑道你呪他

我便偏要到他那裏去你又不知他是個甚麼樣的人怎便糊裏糊塗的呪起他來館主女兒道照這信上的口

氣他不是個娘子嗎王甫察大笑道怪道你妹子長娘子短的亂罵原來你不特將他的人格認錯了連男女你

都沒分出來你試再將撕碎了的信闖起來看看信上的名字是叫甚麼。天然的扯謊材料館主女兒聽了心中果有些疑

惑立刻將撕碎了的信拾起來就桌上慢慢的鬥攏一看道這口氣不是妹子是甚麼王甫察道你不用忙看了

他的名字再說館主女兒看了梅太郎三字心想從沒聽說有女子叫太郎的便問道既是個男子爲何自己稱

妾信中又都是些想念你的話哩並且這字跡也完全不像男子寫的王甫察笑道你們女孩兒有多大的見識

我們男子中朋友要好寫信都故意是這般開頑笑使這人的妻子吃醋禁住這人不許出去他們打聽着了好

大家開胃字跡也故意寫就這個樣子任你如何聰明也要被他們騙了。扯謊會館主女兒信以爲實笑道到底還

做。得。不。完。全。何。不。連。名。字。都。用。女。的。呢。王。甫。察。笑。道。你。說。做。得。不。完。全。我。說。才。真。做。得。周。到。若。全。不。留。些。後。路。給。這。人。走。倘。這。人。的。妻。子。醋。勁。大。不。因。一。封。開。頑。笑。的。信。弄。出。亂。子。來。嗎。說得有理館。主。女。兒。嗤。了。一。聲。道。原。來。是。你。一。班。不。長。進。的。朋。友。幹。的。說。着。將。信。揉。做。一。團。往。房。角。上。一。擲。王。甫。察。笑。道。你。明。白。了。可。許。我。出。去。麼。館。主。女。兒。點。頭。道。你。去。了。快。回。呢。王。甫。察。一。邊。起。身。一。邊。答。應。出。了。大。谷。館。直。奔。澀。谷。來。此。時。正。是。午。後。五。點。鐘。王。甫。察。進。了。一。家。待。合。室。這。待。合。室。是。王。甫。察。常。來。叫。藝。妓。的。很。有。點。資。格。老。鴿。歡。迎。上。樓。王。甫。察。即。教。他。將。梅。太。郎。叫。來。點。了。些。酒。菜。不。一。刻。梅。太。郎。來。了。二。人。感。情。濃。厚。小。別。甚。似。長。離。都。說。不。盡。幾。日。相。思。之。苦。梅。太。郎。照。例。抱。着。三。弦。要。唱。王。甫。察。連。忙。止。住。道。你。我。的。交。情。何。必。定。要。經。過。這。番。手。續。你。雖。是。當。藝。妓。我。心。中。總。把。你。作。千。金。小。姐。看。待。從。不。敢。有。絲。毫。輕。視。之。心。你。忍。心。將。我。作。嫖。客。看。待。嗎。真會說話梅。太。郎。連。忙。將。三。弦。放。下。叩。了。個。頭。道。你。待。我。的。情。分。到。死。我。也。不。會。忘。記。但。是。我。命。薄。作。了。公。共。人。的。娛。樂。品。無。論。何。時。不。敢。自。忘。其。身。分。與。人。以。不。愉。快。之。感。若。人。人。能。像。你。這。樣。的。心。待。藝。妓。做。藝。妓。倒。是。幸。事。了。世。人。都。說。藝。妓。女。郎。是。沒。有。情。的。這。話。全。然。錯。了。女。郎。我。雖。不。曾。當。過。據。我。的。理。想。女。郎。的。愛。情。必。較。我。們。藝。妓。更。真。切。因。為。他。處。的。境。遇。比。我。們。藝。妓。更。苦。想。得。個。知。痛。癢。的。人。的。心。思。必。然。比。我。們。更。切。一。生。不。遇。着。知。己。罷。了。一。遇。了。知。己。豈。肯。失。之。交。臂。王。甫。察。點。頭。歎。息。道。說。得。不。錯。記。得。有。一。次。我。同。了。兩。個。朋。友。到。橫。濱。去。接。一。個。新。來。的。朋。友。因。當。日。船。不。曾。入。港。我。們。閑。着。無。聊。大。家。商。議。到。六。番。去。嫖。一。夜。女。郎。我。挑。的。一。個。名。叫。月。子。容。貌。很。有。幾。分。可。取。年。紀。在。二。十。左。右。見。了。我。們。那。種。歡。迎。的。情。形。誰。也。形。容。不。出。我。想。他。們。價。錢。又。取。得。公。道。人。物。也。還。去。得。房。屋。不。待。說。是。整。齊。潔。淨。的。那。怕。沒。人。去。嫖。何。

必對我們表示這無上歡迎之意呢。後來我和月子細談起來才知道歡迎我們的原故。原來六番不接本國人的專接外國人。這接外國人的苦處就不堪言了。一種人專受這等糟場其不平如此蓋非社會革命永無人道主義之可言矣

你說外國中等以上的人在橫濱僑住的有幾個沒有家室便沒有家室。橫濱有多少的藝妓怕不够他取樂。有誰肯跑到這個所在來來的都是些中等以下的工役及外國輪船停泊新到的水手火夫之類。以外就是中國料理店的廚子及各種店舖裏做雜役的中國人。我所說以上各種人中間有那一種是好的。月子說中國的廚子及雜役人等雖醜醜得不可近然尚是黃色人種。面目沒得十分可憎的並且來的人十九能說幾句日本話。舉動雖然粗惡不過是個下等人的樣子罷了。惟有西洋人身上並看不出甚麼髒來。不知怎的一種天然的羶氣觸着鼻子就叫人惡心。這種羶氣沒個西洋人沒有還有那通身的汗毛一根根都是極粗極壯。又歡喜教人脫得赤條條的。睡得刺得人一身生痛的那一雙五齒釘鉆的手。最是在人渾身亂摸。他摸一下便教人打一個寒噤。有些下作不堪的還歡喜舉着那刺蠅一般臉。上上下下嗅個不了。那才真是苦得比受甚麼刑罰還要利害。此亦地獸類相更有一層這西洋人不歡喜吃酒還罷了。若是歡喜吃酒的那種醉態及酒腥味沒睡的時候已

教人難受。一上了床更是暴亂的了。不得他那顧人家的死活。偏生西洋人百個之中就有九十九個歡喜吃酒。有時已經吃得爛醉如泥的撞進來大呼見客。我們見了都推推擠擠的沒個肯向前。西洋人胡亂看上了誰便是誰去受這晚的罪。只為沒有生活能力所以吃了這碗淫賈的飯所以受了異常的糟場豈獨日本為然上海之野鷄京津之三等茶室類如此矣 那容易得你們東京留學生來這裏住一夜。一年之間每人難遇一兩次安得不極力的歡迎。言之然 梅太郎聽了吐舌搖頭道。這種苦處我做夢也想不到。



到。唉。同。一。樣。的。皮。肉。生。涯。自。己。也。會。分。出。這。些。等。第。真。是。傷。心。我。這。樣。的。生。活。便。自。覺。得。以。為。太。苦。即。如。這。幾。日。不。會。見。你。的。面。我。心。中。不。知。怎。麼。好。像。掉。了。甚。麼。似。的。鎮。日。的。不。舒。服。任。是。姊。妹。們。和。我。調。笑。我。說。話。都。沒。有。層。次。要。說。我。是。想。你。我。心。中。又。不。信。便。想。你。到。這。樣。現。在。見。了。面。也。不。覺。得。怎。樣。可。見。我。是。個。絕。不。能。受。委。屈。的。若。是。將。我。放。在。那。樣。的。女。郎。屋。裏。祇。怕。早。已。委。屈。死。了。也是良王甫察道。那是自然。你這樣嬌貴的身體。莫說身歷其境。便是看了。也要傷心。死梅太郎長嘆一聲道。也祇你才知道。我的身體不好。每次見面。必存個憐惜我的心。思在他人那個肯替我想。我初見客的時候。很覺得傷心。背地裏。也不知哭過了。多少。後來知道。皆因自己命苦。既無端的做了這公共的娛樂品。自己且不必憐惜自己。何必還望人家憐惜。並且人家就肯憐惜我。也不過是各人的心地罷了。於我到底有甚麼好處。就是這人肯為我傾家蕩產。也不過說起來。他為我受了苦。他自己也以為是為我受了苦。其實他受苦是真的。我享受是絲毫也不比旁人享受。閱歷有得之言王甫察道。你這話怎麼講。難道人家肯為你傾家蕩產。你却不得有絲毫享受嗎。照你這樣說起來。人家倒不在你跟前用情好了。梅太郎道。不是這般說法。人家在我跟前用情。我何嘗不享受。不過我總以為人家的情用錯了。若真對我用情。肯為我傾家蕩產。何不將我的身子贖出來。但是這話也祇是心中這般想。口中這般說罷了。有那個肯在我跟前用情為我傾家蕩產。就是有也得我願意嫁。才能替我贖。所以我說絲毫也不比旁人享受。近情王甫察道。我冒昧問你句話。你不要動氣。倘若有人想替你贖身。須多少身價。梅太郎笑道。這有甚麼動氣。莫說是你問。就是不相干的人問。我都歡喜。我此刻不要多少身價。因為聲名沒有做開。一千塊錢也差不多够了。王甫察點頭道。我有

句話存在心裏。久已想對你說。因為時機沒有到。恐說了出來不行。反自覺得難為情。此刻既聽你說了這番話。我心中似乎有了幾成把握。順口人情梅太郎笑道。你有話快說出來罷。有甚麼難為情的。王甫察道。我久有意替你贖身。因不知你願意不願意。這是我終身大事。不可兒戲的。所以一向不曾開口。我今年雖則二十七歲。因為十九歲即出來。奔走革命。性命都置之度外。那有工夫議及親事。及革命成了功。我又因選擇得嚴。不容易得個相當的人物。拖延下來。至今尚沒有娶得妻室。幾月前。我見你面的時候。便存了這個心。時常自己揣度。不知何日才有對你申明這心思的資格。今日資格雖還沒有到。却難得趁這機會。將我的心事說出來。不知你的意思。何如。口蜜腹劍梅太郎光着一雙眼睛。望着王甫察說完了。低頭半晌。忽然流出淚來。王甫察連忙握住他的手。問道。為何忽然又傷起心來。你有心事。祇顧說就是。祇要我力量做到的。無不竭力去做。只怕你仍舊是一溜走了無端傷感怎的。梅太郎用手帕拭了啼痕道。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怎肯甘心久幹這種生涯。你肯憐我。將我提拔出來。我還說甚麼。願意不願意。不過我的身分。在三年前。任做誰的妻。我都不抱愧。三年以來。逢人賣笑。自覺得已無身分可言了。你是個有身分的人。雖承你愛我。肯將我贖出來。作妻室。我却自愧身分相差太遠。若能取我作妾。我於心倒很以為安。你貴國人嫁娶。素早難得你二十七歲。尚未娶妻。巴巴的挑選了我。這個沒身分的人。沒得惹人笑話。若是作妾。身分是不關緊要的。梅太郎倒是真心話王甫察正色道。你這話說錯了。我從來講破除社會階級主義。說甚麼身分。若認真在人格上論貴賤。我說藝妓的身分。比王侯家千金小姐。還要高些。藝妓雖然今日迎這個明日送那個。然迎送的都是中等社會以上的人。沒得像王侯家千金小姐。一時慾火上來。偷好人不着。就是

車夫小子也隨便拿着應急。那才真是下賤呢。至於說怕惹人笑話。那更錯了。我們做事祇要自己認為不錯。無識無知的人笑話理他怎的。並且我將你帶回中國去。你頭上又沒寫着藝妓的字樣。誰便知道你是藝妓。納妾的事。我平生最是反對。好聽得時常罵人不講人道主義。豈肯自己也做出這種事來。勸你少說兩句罷。何必自己出自己的醜。梅太郎聽了。又感激得流涕。叩頭說道。你既這般待我。我死心塌地的伏侍你。一生就是王甫察點頭道。一千塊錢。雖有限。不過我此刻手中尚沒有這多。須寫信教家中匯來。往返不過一月。便能到手。你耐心等着便了。梅太郎此時心中歡喜得不可名狀。可憐陪王甫察睡了一夜。次日死也不許王甫察走。王甫察帶他同去看了一回博覽會。回頭又在這家待合室歇了。第二日王甫察說道。恐怕有朋友因事來找我。今日萬不能不回去。並且寄家去的信也得回去寫。梅太郎道。你今晚答應來。我便許你回去。不是我爭此一。晚。因為你不叫我。怕又有別人來叫我。不能不去。去了白受人糟踏。何苦呢。我不是你的妻子。沒要緊。橫豎是個公共娛樂品。我自己也不必愛惜自己。此身既有所屬。再去受人糟踏。真不值得。你可憐。我不教我再受委屈罷。梅太郎真心關不住。王甫察全是假話。王甫察躊躇了一會道。我今晚一定來便了。王甫察別了梅太郎歸家。館主女兒見了。扭住問過。你兩夜不回來。到那裏去了。分明是那個爛婊子寫信給你。教你去。你却捏出那一派鬼話來。哄我。你於今一連在外面歇了兩夜。害得我兩夜連眼皮都不會合。你不是到爛婊子那裏去了。是到那裏去了。你快說。王甫察故意驚詫道。你胡說些甚麼。我前日出。恰好我一個同鄉的死了。哀莫大於心死。只怕王甫察自己死了。我幫着料理喪事。忙了兩日兩夜。今早才裝殮清楚。同鄉會公推我。今日下午。將靈柩運往橫濱中國會館。停寄。我推辭不脫。祇得答應。下來不是記挂着。你此刻連回家都沒有工夫了。你

真是胡說我做夢也沒夢見甚麼婊子。

話得好聽之至

館主女兒拿定王甫察是嫖去了一腔怨氣的要扭着王甫察大

鬧一會。不料王甫察說出這番話來。又找不出嫖的證據。鬧不起勁來。便漸漸的放鬆了手。王甫察攙住溫存了

一會也就罷了。誰知世事皆若前定。王甫察本是信口開河的捏出死了同鄉的話來。哄騙館主女兒。腦筋中却

絲毫也沒這個影子。煞是作怪。倒像有鬼神預爲之兆似的。眼前就有這樣的一樁事發生。和王甫察所捏造的

話一般無二。

就算是王甫察纔星際命所以有朋友死了來湊他的趣。圓他的說。

看官們不必詫異。非是我小子腦筋腐敗。世界上實在有這些不可思議

的巧事。待小子說了出來。看官們自然相信。閑話少說。當下王甫察極力湮存了館主女兒一會。仗着馴獅調象

的手腕。登時浪靜風平。恰又是午餐時候。一對野鴛鴦共桌而食。館主女兒說道。於今是十月半間了。天氣漸漸

寒冷起來。我去年做的衣服都舊得毀了顏色。穿出去全不光彩。我想去買的裁料來。做兩件新的。你歡喜甚麼

裁料。甚麼色氣。照你的意思。替我買來好麼。

斧頭新起來了

王甫察道。我此刻手中存錢不多。前日當錶換錶鍊。得了一

百二十多塊錢。都爲裝殮同鄉的墊着用了。再過幾天。等各處購儀來了的時候。同你出去買。你穿衣服。自然要

你心中歡喜。我看了何能爲憑。二人正說着話。祇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推開進來。身上穿着成城學校的制

服。進門脫帽與王甫察行禮。王甫察連忙放下碗筷。隨手遞了個蒲團問道。吃了飯沒有。今日不是禮拜。怎的也

出來了。來人就坐道。飯已吃了。因爲我叔叔肺病發惡。到日本來就醫。昨夜抵東京。暫住在三崎町的田中旅

館。我今早得了信。請假到田中旅館看他。他教我來請先生去。王甫察驚道。你叔叔的肺病又發了。嗎。治肺病祇

有杏雲堂醫院。還有點研究。等我同去看看。便知道到第幾期了。你坐坐。我吃了飯就同去。你兄弟沒出來麼。來

有杏雲堂醫院。還有點研究。等我同去看看。便知道到第幾期了。你坐坐。我吃了飯就同去。你兄弟沒出來麼。來

人道叔叔跟前沒人。他在那裏照顧。王甫察點頭。匆匆吃完了午膳。卽同來人出了大谷館。館主女兒祇道王甫察真是要運靈柩往橫濱。不好意思阻擋。望着王甫察去了。自收拾杯盤食具不題。却說患肺病的這人。姓曹名亮吉。和王甫察同鄉共井。小時曾同村學讀書。今年三十歲。家中雖不大富。日月却很過得。他哥子曹先生早死了。留下兩個孤兒。大的今年十八歲。叫曹耀乾。小的今年十六歲。叫曹耀坤。都聰明誠實。曹亮吉自費送他二人到日本成城學校肄業。自己因身體太弱。不能用心。就在家中經理家計。今年肺病。忽比往年發得利害。中國醫生診了無效。就有人勸他到日本來醫治。他便帶了六七百塊錢到日本來。在田中旅館居住。他沒到過日本。難得王甫察是個同鄉。又是老同學。故急急的將王甫察找來。見了面。真是他鄉遇故知。自然是非常親熱。可為王甫察見了曹亮吉那種枯瘠樣子。心中早有些害怕。不暇多談。歎曲卽叫了兩乘人力車。同坐著到駿河台杏雲堂醫院來。曹耀乾兄弟仍歸成城學校。二人到了醫院。王甫察辦了特別交涉。請佐佐木院長診視。院長知道是特從中國來求診的。自是特別的看承。診察了一會。問曹亮吉懂日本話不懂。王甫察說不懂。院長便問王甫察道。貴友的病症已到極危險的時候。恐怕難治。於今我且用最後的治法。治幾日。看是怎樣。但非住院不可。王甫察聽了。心中甚是焦慮。初念原不惡不敢譯給曹亮吉聽。祇說醫生說不妨。事院長招呼開了一間特等醫室。挑了兩個上等的看護婦。伏侍曹亮吉睡了。曹亮吉向王甫察道。我此次到日本來診病。一切都全仗老弟。照應老弟念同鄉同學之情。犧牲一兩個月功課。朝夕伴着我。耀乾兄弟終是小孩子。凡事靠不着的。我又不懂話。祇望着人家和聾子啞子一樣。說不出病症來。醫生也不好着手。我行李在田中旅館託老弟替我去取來。箱子裏有五

百塊錢。正金銀行的匯票。還有百多塊錢的日本鈔票。都請老弟收着。應如何。使用。老弟是知道。也不必對我說。儘着使用。便了我。此刻如入了茫茫大海的帆船。老弟便是我的舵師了。說着撲簌簌的流下淚來。可爲浩歎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娼妓亦人也。乃以迫於飢寒故。至於剝奪身體之自由。可憐極矣。況又爲下等之娼妓。其困苦有非可以言語形容者。蓋非社會革命後。養成一般人之獨立生活。不足絕滅此一種非人道之企業也。

曹亮吉病危。所以託付王甫察者至重。所以信王甫察者至深矣。願王甫察則何如者。以其狂嫖濫用之情形攷之。我知其必負友也。故擇交不可以不慎。

第五十一章 欺死友大發橫財 媚娼婦捐充冤桶

話說曹亮吉說到傷心之處。不覺流下淚來。王甫察正待用語言安慰他。醫生已進房看視。見了曹亮吉臉上的淚痕。連忙問王甫察道。不可與他多說話。引他悲苦。王甫察便教曹亮吉安睡。自己退了出來。到田中旅館取了行李。仍回杏雲堂。已是上燈時分。心中記挂着梅太郎。不能失約。恰好手中的錢已完了。便開了曹亮吉的箱子。將一百幾十塊錢。日鈔並五百塊錢的匯票。拿出來。都揣在身上。人生在世不可多得之機會和曹亮吉說了去看個朋友。又招呼了看護婦。用心伏侍。出了杏雲堂。乘電車。刺時間。便到了澀谷。就在昨日的待合室內。將梅太郎叫來。二人見面。說不盡無限歡娛。王甫察拿了五百元的匯票。給梅太郎看道。得得拿出我手中所存的。不過五六百元。方

才我已寫信家去。教家中再匯一千元來。大約來月初間。即能寄到。預計你我兩人。儘在年內。都能稱心如願的。過快活日月。梅太郎接着匯票。看了又看。喜笑道。但願錢早到一日。我即早離一日苦海。當下二人又計議了一會。贖身的手續。及贖身後。行結婚式的禮節。結婚後。到甚麼所在。去蜜月旅行。將來如何過度。都在計議之中。得意事言之忘倦。直談到兩點多鐘。才睡。次日醒來。不覺已過十點鐘。王甫察吃了一驚。連忙起來。措了把臉。早點也來不及用。就走。梅太郎尙睡在被中。伸出頭來問道。你怎的這般急。王甫察道。我約朋友十點鐘有緊要事去。此刻已過了時間。不能再耽擱了。梅太郎道。今晚來麼。王甫察道。能來就來。若今晚不能來。明晚一定來便了。說着。忽忽出了待合室。逕到杏雲堂。入得病室。祇見曹耀乾兄弟都立在曹亮吉床邊。和曹亮吉說話。王甫察心中不禁也有些慚愧。何必慚愧呢曹亮吉見了王甫察問道。你昨晚那去了。我一個人睡在這裏。真是淒楚。他們的話。我又不懂得。直到今早四點鐘。才朦朧睡了一覺。夢境又非常不好。王甫察道。你安心靜養便了。有病的人。又在外國。心境自然是覺着淒楚的。你是聰明人。甚麼夢境不好。理他怎的。我在這裏過夜。本沒甚麼。不可不過橫豎不能引着你說話。替你解悶。醫院裏的手續。都弄妥了。每日按定時間診察。有看護婦調藥灌藥。都用不着我當翻譯。我住在這裏。徒然多花錢。沒有益處。講得好聽。只怕曹亮吉要是沒有幾百元錢。你老早的藥而不理了。曹亮吉道。雖然不能和我多說話。有一個親人在跟前。我心中到底安頓些。可憐昨夜醫生診脈。用筆和我說了多少話。他說的病症名目。我從沒聽人說過。也回答不出。我想醫生診病。望聞問切。四者缺一。不可他問我的話。我既回答不出。他沒法必用藥來試病。我這種病症。還能用一服藥。嗎。因此昨夜配來的藥。我抵死也不肯吃。想等你回來。問清楚了。再服等了。你一晚不

回來。如乳兒之望母可憐已極。益見王甫察之非人類。直到剛才，耀乾兄弟來了。醫生對他們說，教我祇管服，我才服了。我到日本來診病，原不怕多花錢，還是請你住在這裏罷。你就不和我說話，在我跟前坐坐也是好的。病中確有此情景。曹耀乾兄弟又幫着要求王甫察在醫院裏住。王甫察無奈，祇得答應同住。即在病室隔壁定了個房間。這晚便按捺住心思，在杏雲堂住了一夜。次早到洗面的所去洗面，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小看護婦，手中拿着藥瓶，迎面走了過來。王甫察見他杏臉桃腮，穿着雪白的看護服，越顯得粉粧玉琢，不禁心中一動，忽然起了個染指的念頭。此時惟恐不住望着他去遠了，才去洗面。心中便計算如何的去勾引他。計算了一會，自己點頭道：有了。洗了面仍立在剛才遇看護婦的地方，等不到十分鐘，果見那看護婦提着一瓶藥來了。王甫察越看越愛，便迎上去笑道：我有句話想問姐姐。（日本女子普通稱呼）姐姐不怕耽擱時間麼？那看護婦也點頭笑道：先生有話，祇管問我就是。王甫察偏着頭想了一想，道：可笑我這個沒記憶力的人，一見了姐姐的面，把想問的話又忘記了。且問姐姐叫甚麼名字？看護婦忍俊不禁的道：像先生這樣沒記憶力的人，真也可笑。快想想要問的話，看可想得起來。我叫久保田榮子。王甫察連連點頭道：是了是了。我想起來了。榮子君，我想問你，是不是派定了房間的？榮子搖頭道：沒派一定的房間。王甫察道：好極了。我房中兩個看護婦，有一個做事太粗率，正要和醫生說換一個。因怕揀不出好的來，想到看護婦會去請，難得你沒派定房間。等一歇我就對醫生說，將你搬過來好麼？榮子望着王甫察道：先生害了甚麼病，要請兩個看護婦？言語舉動，不是好生生的一個人嗎？王甫察笑道：我害的是相思病，你不要笑話。榮子道：先生害花柳病嗎？王甫察詫異道：你怎說我害花柳病？榮子笑道：我以為先生不便說害花柳病，故繞着着



醫說是相思病。王甫察搖頭笑道：不是。我實在不害病。因我有個朋友害病。我住在這裏。照應他。榮子道：不是特從中國來診肺病的那人嗎？王甫察道：你怎麼知道？榮子道：聽我的朋友說。那人的肺病。甚是利害。祇怕不能久活了。王甫察道：你朋友是誰？他怎麼知道的？榮子道：就是伏侍那人的看護婦。叫河田仲子。他說給我聽的。先生就是要更換他麼？王甫察道：兩個人那個是河田仲子？我還不知道。你將他容貌說出來。我就知道了。榮子道：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胖胖的身材。鑲了兩粒金牙齒的。便是他。王甫察道：我要換的不是他。是那個又高又瘦的。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榮子道：他做事怎麼粗率？王甫察正待捏故來說。祇見一個人從對面房門裏探出頭來。喚榮子。榮子不及聽。王甫察回話。忽忽提着藥走了。王甫察回房。見那鑲金牙齒的看護婦。正拿着體溫器。納在曹亮吉脇下。從床頭拿起體溫表。看了一看。回頭向王甫察道：昨夜十二點鐘。體溫四十度。此刻退到三十九度了。說時。纔着眉。祇管搖頭。看護婦還有點真心。王甫察真是狗彘不若。王甫察走近床。看曹亮吉張着口。閉着眼睛。睡了。笑向看護婦道：笑是一字。之貶。你不是姓河田叫仲子嗎？河田仲子點頭道：先生怎知道我的姓名？王甫察道：久保田榮子向我說。你是他的朋友。我因此知道。仲子道：你和他也是朋友嗎？王甫察點頭道：病人說不歡喜。那又高又瘦的看護婦。教我換一個。你去對醫生說。就換榮子進來。仲子不知就理。便向醫生說了。登時換了榮子進來。王甫察的溫存性格。最能得女子的歡心。終日寸步不離的。更容易到手。第二日。便和榮子有了關係。留學生進醫院。嫖看護婦。是極普通事。醫生不特不禁。止並希望留學生與看護婦。有割不斷的愛情。好在醫院裏。久住。在前清時。官費生進醫院。祇要有診斷書。由醫生開了。賬。去公使館。領醫藥費。分文也不少。後來。因有許多官費生。懶得上課。隨意說。

出幾樣病和醫院裏打商量教他寫診斷書報告公使館。都是一班忘八蛋在醫院中一住幾月飲食男女是跟着走的。既非真病在醫院裏不能不吃飯便不能不睡女人睡女人則看護婦不待說是取之左右逢其源了。若是青山醫院還專一挑選些年輕貌美的看護婦放在裏面以便留學生奸宿這種事情一傳播出去孔夫子說得好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官費生不病的都病了紛紛的投青山醫院來這年的醫藥費陡增數倍政府擔負不起便將醫藥費一項裁了假病風潮才息。此在外國人是營業性質而在中國人便是賣國性質不肯生寫到這裏想起椿事來寫給看官們見了也可見我國民道德之高當青山醫院留學生生病極盛時代有一個姓馮的官費生在第一高等學校肄業一時因手中沒錢使異想天開的跑到青山醫院和那院長打秘密商量假造了一紙診斷書並二百多塊錢的醫藥賬在公使館騙了錢和院長平分當時姓馮的同鄉知道這事都不答應要揭發出來姓馮的百方要求始得沒事留學生而不知廉恥道德固是可怪堂堂一個大醫院的院長竟為百多塊錢幹出這等營生真算是駭人聽聞之事了。閑話少說再說王甫察和榮子既有了關係便安身得住。誅心之論欺曹亮吉不懂日本話在病室中無所不談夜間則在隔壁房間裏交頸疊股的睡心中倒也快樂曹亮吉在醫院中住了五日病勢不獨絲毫未退更一日加重一日。佐佐木院長也甚為着急對王甫察說曹君的病早已沒有希望祇怕就在二三日內有些難保趕快退院去預備後事罷。王甫察心中貪戀着榮子惟恐退了院不得與榮子親近雖聽院長這般說心中却以為未必就死便是就要死退院出來抬到甚麼地方去裝殮死屍本是個討厭的事在醫院中有看護婦幫忙地方也寬敞點兒還不甚要緊若在旅館裏如何使得心中這般一想便不聽院長之言仍舊與榮子朝夕取樂。

曹耀乾兄弟隔日來院看一次。王甫察怕曹亮吉對耀乾兄弟說有幾百塊錢在他手中的話，便對耀乾兄弟說：「曹亮吉近來厭煩，最怕聽人脚步說話的聲音，更是不能聽你們來。祇在我房中坐着，我告訴你們的病狀，便了。」此種喪絕天良的舉動，簡直殺之不足以蔽辜。耀乾兄弟那有這些鬼蜮見識，信以為真。每次祇在王甫察房中坐坐便走了。王甫察也不對他們說要死的話。院長對王甫察說過退院的話，第三日早晨七點鐘，耀乾兄弟來了，逕走到王甫察房裏。此時王甫察正和榮子在被中調笑，差不多要打算起來。見耀乾兄弟在外叩門，王甫察覺得討厭，在被中喊道：「你們回去罷！你叔叔的病昨夜好了許多。剛才和我說話很清楚。我昨夜因陪伴他睡遲了，此刻懶得起床。再不養息，養息我也要病了。」耀乾兄弟聽得以為他叔叔的病真好了些，便不叩門，高高興興的回去了。王甫察和榮子又調笑了一會，慢條斯理的爬起來，走到曹亮吉房中，輕輕喊了兩聲，不見答應。近牀前一看，才嚇了一跳，不知在甚麼時候早去了。世用手去摸，已是冰冷鐵硬，不可救藥了。王甫察急得躲脚道：「早知他要死，不把信我也不將那仲子遣發走了。原來幾日前仲子有些不服榮子獨霸住王甫察的意思，借事和榮子鬧了幾回。王甫察便將仲子開發了。這也是曹亮吉命裏沒人送終，才得王甫察有此失着。」好朋友○結交朋友請看機呀王甫察既發見了曹亮吉已死的現象，祇得放出悲聲，叫醫生來看視。王甫察說是剛才斷氣的。醫生驗曹亮吉的體溫，斷定在昨夜十二時前去世。詰問王甫察並榮子如何不報院長也來向王甫察責備了幾句。王甫察祇得俯首認罪，當即打個電話到成城學校，教曹耀乾兄弟快來。耀乾兄弟回學校還沒一分鐘，接了電話，連忙趕來，抱着曹亮吉的屍痛哭不已。王甫察搖手止住他們的哭聲，道：「你們久哭也無益。大家計議後事罷！你們可將你叔叔的行李打開看看。」

多少錢拿出來儘着使用。不夠，再向同鄉的去籌借。我因要避嫌疑，你叔叔雖病在垂危，我並沒經理他的財政。也不知他帶了多少錢來，祇聽得他說：這次帶來的錢不多。我也沒問他實帶了多少。你們且去打開箱子看看。我替你們出方，可以銀錢的事。我是決不經手的。五百多元錢這才湊當了樣。監曹亮吉已死毫無證據了。耀乾兄弟揩着淚眼，將衣箱打開一看，見有幾張鈔票擺在上面，拿起一數，整整的六十元以外，一文也沒有了。耀乾兄弟雖不知曹亮吉果帶多少錢來，然特意來日本診病，家中又是富有，決沒有僅帶幾十元來之理。箱底箱角及被包裏面都搜索了一會，實在沒有分文。以為有匯票在曹亮吉身上，探手將曹亮吉的衣服揭開，通身摸索了一會，祇摸出個日記本子來。沿途用度細賬，分文不移的都寫在上面。十月初五日的下面，寫着：午前十點鐘往黃浦灘正金銀行匯日鈔五百元。耀乾兄弟即拿給王甫察看。王甫察看了，纔着眉道：這事情就奇離了。既是匯了五百元，那匯票應是隨身帶着。他行李又不多，到底收藏在那裏，怎的會搜不着你們？倒要用心查查。祇有我在這裏伏侍你叔叔的病，瓜田李下不能不避嫌疑。說時，躲脚嘆氣道：我早不肯住在這裏的。你們叔叔偏要死拉着我同他作伴。那日他說的話，你們也在一旁聽得的。我那時若定不肯來伴他，人家必議論我無情。於今我的情義也盡了，可笑你叔叔活的時候，一句也不提到錢的話，好像就怕我沾染他似的。其實他看錯了人。難道我手中的錢還不够使？要來沾染他這種鄙吝人的？好哇！饞得了他的錢，還要罵他是鄙吝人，這欺死人的本領也太大了。我看他鄉裏人樣，有兩個錢，東撻西藏，生怕有人看見了，打他的主意。那五百元的匯票，也不知他撻在甚麼地方去了。祇是我也懶得管他。我念同鄉同學之情，陪伴他受了這一晌的苦，儘算對得住他了。後事你們去找同鄉好事的來辦罷。我一個人犯不着都攪在身上。我現放着許

多事幹不了。又不是閒着沒事的人。說着氣忿忿的。走到隔壁房間去了。曹耀乾跟過去。哭道。我叔叔的後事不勞先生出來料理。教我們兄弟到甚麼地方去請誰來料理。我叔叔不和先生談錢的話。是我叔叔糊塗。先生祇可憐我叔叔死在外國。沒個人照料。我們兄弟又不懂得事故。眼見得我叔叔的屍骨不得還家鄉。我聞此語心骨悲王甫察祇當沒聽見。穿好了衣服。提起脚往外走了。真有一本領。只可惜如此喪絕天良。也不過是一個王甫察。並不會十二分的富貴。曹耀乾傷心到極處。昏厥過去。好一會才醒來。教曹耀坤伴着屍首自己出外。求同鄉。幸得幾個稍有天良的人出來湊錢。買了棺木。將曹亮吉草草裝殮。運往橫濱中國會館寄頓。後來由耀乾兄弟搬回中國安葬。也是結交王甫察一場。才有這等壞德。明知道五百塊錢的匯票。是王甫察吞沒了。祇因沒有確實證據。耀乾兄弟也懶得追究。王甫察便實實在在的享受了。祇是這種冤枉錢。到得王甫察手裏。經得甚麼用。曹亮吉未死之時。這款子他早已領得。買東西報效榮子去了。二百有零。手中所剩不過四百塊錢。這早發見曹亮吉已死。便暗地塞了六十塊錢。在曹亮吉衣箱內。拿了三百多塊錢。走出杏雲堂。心中計算這錢當如何使法。走神田一家鐘錶店門首。經過。停住脚。在玻璃外面。向裏一望。祇見一個貓兒眼的戒指。在盒子裏。光彩奪目。尋思道。這戒指倒好。何不買去。送給梅太郎。說是和他訂婚之物。使他格外高興。想罷。即跨進店門。招呼店夥。將那戒指拿出來。不禁暗暗喝采。果是個寶光最足的貓兒眼。看那紙牌上的價格。是一百八十元。心中覺得太貴。轉念一想。我這錢橫豎來得容易。只怕沒有第二三個曹亮吉來送錢與你。便貴一點兒。也沒要緊。見上面有不減價的字樣。更懶得爭多論少。即從懷中拿出一細十元一張的鈔票來。數了一十八張。給店夥。取了收條。興致勃勃的。想逕往澀谷。因時候太早。還不到十一點鐘。祇得仍取道回大谷館。忽然想起館主女兒對我情

分也不薄。安可不買點兒東西給他。前幾日他要我替他買衣料。我那時雖是假意與他敷衍。祇是已答應下來了。犯不着惜這幾個錢。夫婦人女子的信。且回去教他同出來買罷。一面想着歸到家中坐定了。好一回。館主女兒才來。現出一種憔悴可憐的樣子。望着王甫察道。你怎的也記得回來。我祇道你已借着運靈柩歸國去了。這多日子。連信也不給我一個。像這樣子。倒不如死了的乾淨。妓女哄客人王甫察連忙接着溫存道。不寫信給你。是

的門面話

我的罪過。祇是不是有意的。你得替我原諒。這幾日實在絲毫都沒有空。今日不是我扯謊。他們還不放我回呢。我在那裏。那一刻不念及你。因為你前回說要做冬服。此刻天氣漸漸的冷了。你的衣服。再不能緩。我不得不暫向朋友處借點錢。替你做等家中匯款到了。再還人家。館主女兒聽說替他做衣服。登時現出笑容道。衣服倒沒要緊。我幾日不見你的面。心中就像失了一件東西。搜尋不着似的。一刻也難過。祇要你回了就好。做衣服是小事。你一個人坐坐。我去弄樣菜給你吃。王甫察道。你快去弄菜。我們吃了。好同去買物。館主女兒起身去了。不一刻。和下水搬進飯菜來。盤中一尾很大的鯛魚。在日本就算是頂貴重的菜了。館主女兒笑問道。你喝酒麼。王甫察點頭道。喝些兒也使得。館主女兒即教下水燙酒來。二人傳杯遞盞。真是酒落歡腸。祇喝得館主女兒。桃腮呈艷彩。杏眼轉情波。王甫察也有了幾分醉意。下水收拾杯盤。王甫察教館主女兒去梳頭洗臉換衣服。須臾裝飾已畢。館主女兒人材本不惡劣。又加上幾分醉態。裝扮起來。若沒得那一些兒小家淫冶氣象。倒是一個好女子。王甫察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心中得意非常。二人携手並肩。笑語而出。到三越吳服店。揀館主女兒心愛的裁料。及首飾腰帶。買了八九十塊錢。味真心得來的錢。自然是要這等用法。王甫察寫了大谷館的番地給店夥。教派人將買的物件

送回去。自己帶着館主女兒。到日比谷公園散步。也是王甫察合當退財。偏在公園中遇了同他哥子亡命的三個朋友。也在那裏散步。這三個人前在大谷館住了幾日。因王無悔往神戶去了。他們便在大塚租了一所房子。自由居住。三人的嗜好。最重要的。都是賭博。此時亡命來的人不少。他鄉遇合。容易投機。每日嫖賭。逍遙。將一座三神山。化作桃源樂境。倒也無憂無慮。這日三人在日比谷公園談牌經。正談得癡發。想胡亂去拉一個同志。到大塚。又他幾圈。恰好無意中。遇了王甫察。館主女兒。他們都是認識的。中有一個安徽人。姓朱。名字叫做錦濤的。在江西當過軍官。爲人最是率性。見了王甫察。便一把拉住道。小王。你來得好。我們正想找一個脚。難得這般湊巧。我們就此去罷。王甫察不知就裏。忙問怎麼。中有一個姓韓的說道。我們想又麻雀。正愁差一個脚。你不來不怪。來了是要受戒。就去罷。王甫察看了看。館主女兒道。我將他送回去了。再來好麼。朱錦濤搖頭道。不行不行。他又不是不認識我們的。同去爲何使不得。他若定不肯同去。由他一個人回去好了。怕他不認識路嗎。王甫察無奈。祇得向館主女兒說。問他同去不同去。館主女兒因店夥送衣料等物回去了。急想歸家細看。那有閑心去看人打牌。並且中國的麻雀牌。日本人又不懂得。更看着不生趣味。便搖頭說不去。朱錦濤望着他道。你不去。你就回去罷。我們是要走了。王甫察握着館主女兒的手。一同出了公園門。回頭向朱錦濤道。我忘記了。往大塚不是同這一道電車嗎。教他先下車便了。朱錦濤點頭道。不錯。如是五人同上了大塚的車。到大谷館附近的停車場。王甫察招呼館主女兒下車去了。不一刻。到了朱錦濤家。不敢耽擱。扯出桌子。拿出麻雀。四人對又起來。王甫察手興奇否。又到九點鐘。么二的麻雀。足足輸了兩底。從杏雲堂出來。懷中的三百多塊錢。到此時不過十二個鐘。

頭已花得一文不剩。怪人者怪出一定之理還在朱錦濤手中拿了幾角錢。坐人力車送戒指到澀谷來。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 評

曹亮吉以性命託諸王甫察。以王甫察爲最要好之朋友故也。乃王甫察以五百餘元之故。惟恐其死之。不速。天下有此種狼心狗肺的東西。則朋友之交。可以廢矣。

諺曰。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患難危急之時。怎能說到不靠朋友。此朋友之所以貴也。若人盡如王甫察者。則毋寧絕交。息遊之爲愈矣。總之。年輕好頑之人。什九都不是個東西。取友者當知所擇矣。

### 第五十二章 掉槍花憑空借債 還鑽戒惹起熬酸

說話王甫察將戒指送給梅太郎。與梅太郎流連了一夜。次日早起。待合室的老鴿。拿着一張賬單上來。笑向王甫察道。承王先生的情。屢次照顧我家。雖到了月底。本不敢向王先生開口。祇因我家近來受了些虧累。實在沒法求王先生不要生氣。這裏酒菜費。貸間費。及一切雜項。都開得詳細。請王先生過目。並前月的。共一百二十五元。王甫察聽得。心中吃了一驚。當下不敢露出沒錢的樣子。斜着眼睛。望了一望。將臉一揚。問道。今日便是月底了嗎。老鴿道。今日廿七。因爲本月底需錢使。所以早兩日開來。不然。就存在王先生手裏。不和存在銀行裏一樣嗎。王甫察點頭道。我知道了。月底送來就是。老鴿叩頭去了。王甫察登時添了一樁心事。不禁有些懊悔。昨日的三百多塊錢。不應該這般瞎花了。於今祇得這兩日了。身邊一文也沒有。教我。去那裏籌措。

能實死友則殺人放火白晝攫金何事不可爲而乃



裏及無處待不還他罷梅太郎面子上都不好看。這是實句我是更不好再來賒賬了。這是主句心中焦急了一會便沒心思

和梅太郎說笑了。辭了梅太郎。回到大谷館。館主女兒歡天喜地的跑來。問昨晚怎的。不回。害得我等了半夜。王甫察道。因打牌打得太晚。就在朱先生家歇了。我此刻疲倦得很。你替我把床鋪好。睡一覺再說。館主女兒真個從櫃裏拿出被來。鋪在簾子上面。王甫察脫了衣服。進被中睡了。心中計算如何弄錢。館主女兒拿出昨日買的東西來。笑嘻嘻的說道。有小兒得餅之樂。此之謂日本女人三越吳服店的東西。到底比別家的不同。你祇看這顏色多漂亮。穿在身上。隨便是誰見了。也知道是三越吳服店買的。這條帶子也好。去年有人送我一根。價錢比這個貴了幾塊。東西還比這個差遠了。等我去拿給你比比就知道了。說着。丟了手中的腰帶要走。王甫察止住道。不必去拿。我知道這個好些便了。你們這些女人家。橫豈不能真識貨。一個個都迷信三越吳服店天賞堂。是這兩家出來的東西。就上死了當也甘心。他不是拿着本錢做生意嗎。爲甚麼會比人家便宜這們多。說比人家貴些。倒有道理。一來場面扯得太大。耗費過多。二來房價利息太重。都不能不從貨物上盤算下來。你們知道甚麼。依我昨日本不到三越去的。隨便那一家。也比他家實在。館主女兒聽了。將一團高興。掃得乾淨。坐下。來自翻着裁料。細看。果不覺得有特別的好處。自言自語的說這樣說那樣。王甫察心中煩悶。也不睬他。到十二點鐘。起來胡亂用了些午餐。納倒頭又睡。夜間到各處會了幾個朋友。想借些錢來還賬。奈王甫察平日的荒唐聲名。人家都有些害怕。不待他開口說完。人家早向他訴盡了窮苦。沒奈何。祇得仍回大谷館。再想有個曹亮吉來湊趣也不能了一夜無歡的。和館主女兒談到天明。還是一籌不展。下女送進新聞來。王甫察從被中伸出手接了。打開來解閱。剛剛開一幅。祇見一張廣告紙。

掉了下來。行到水窮又看雲起這種夾在新聞中附送的廣告。在日本各大新聞。十天就有九天。有幾張夾在裏面。看報的人見慣了。拾着來看的人很少。這張廣告。掉下來。王甫察也沒注意。將新聞看了個大概。摺在一邊。想拾起這張廣告來。也摺了。拾在手中。見是漢文的廣告。覺得有些兒詫異。看了下去。乃是一張旅館裏招客的廣告。卻原來是王甫察的生理

大這旅館。便是王壽珊跳樓的龍濤館。於今改作勝田館。從來全是住中國人的。近來因館主言語不慎。得罪了住客。住客便大起風潮。同時都搬了出去。於是勝田館三層樓。幾十間房子。一時都空了下來。住中國人慣了的旅館。忽然想改住日本人。日本人決不肯來。一則因住中國人的旅館。房間簾子都必十分齷齪。日本人稍愛潔淨的。便安身不下。二則伺候中國人慣的下女。將一切待客的禮法都忘記了。日本人犯不着受這種輕慢。有此兩個原因。所以勝田館自中國人同盟罷工之後。個多月沒人來過。館主又自有其不能歇業之苦衷。祇得尋思一計。找了常來賭錢的李錦雞。做一張漢文廣告。祇要有人去住。願先送兩塊錢的車費。房飯價也較先從廉。並要求李錦雞出名。紹介李錦雞。敲了館主幾十塊錢。毅然拿出他的鼎鼎大名來。做了一篇紹介書。刊登廣告。李錦雞也樂得敲竹扛王甫察看了廣告。翻開眼睛。望着樓板。思量了一會。忽然狂喜起來。有了生發了將廣告一摺。揭開被。臥跳了。起來。將館主女兒驚得發慌。忙問怎的。王甫察笑道。不怎的。你想睡。祇管睡。我有事。去去就來。說着。披了蓑衣。忽忽到外面洗了臉。催着下女開早點。館主女兒已起來。捲起被臥。王甫察從箱子裏面。拿出一套極時款的秋洋服來。穿上。慌忙用了早點。披了外套。戴了帽子。來和蘇仲武。家和蘇仲武。借了那個鑽石戒指。套在指上。走到勝田館。問下女道。你主人在家沒有。下女道在家。回頭向裏面喊了一聲。祇見一個五十來歲的人。從賬房裏走

出來。打量了王甫察兩眼。見王甫察衣服華麗。最奪目的。就是那鑽石戒指。專一會在窮人眼裏放出毫光來。閃爍得館主人心中不定。調侃得好連忙跪下來。問有甚麼貴幹。王甫察昂頭天外的說道。做驕子自然要裝些神氣出來你這裏有空房沒有。館主人喜道。有一層二層三層。都有空着的。王甫察道。共有多少空着的。能容多少客。館主人笑道。不瞞先生說。三層樓。數十間房。都是空着的。王甫察故意驚訝道。怪事。神田的旅館。怎的會完全空着的。館主人道。這其中有個原故。因為敝館從前住的。都是中國留學生。他們到底是外國人。總是存着心。說敝館款待得不周到。都使性子搬走了。其實我做生意的人。祇要是主顧。都是一律的看承。誰敢因國界上來分厚薄。王甫察知道館主誤認自己作日本人。便笑道。原來如此。我也是個中國人。既空着的房子多。可引我上去看看。說着脫了靴子。館主見是中國人。更加歡喜。當下彎腰屈膝的。引着王甫察。上上下下都看了一遍。回身請到賬房裏坐地。下女忙着送煙送茶。王甫察向館主道。我姓王。才因亡命到日本來的。有幾位同志。在大森辦了個體育學堂。專一造就陸軍人材。校長是我同鄉。這個人說起來。你大約也會在新聞上見過。他的名字叫做李烈鈞。主館連連點頭道。曉得曉得。他也是我士官學校畢業的學生。我時常聽人說過。王甫察接着道。我就在那學校裏當生徒監。因學校才開辦。一時在大森。找不着相當的寄宿舍。學生都散住着。我一個人難於管理。想暫時找一家可以收容得七八十人的大旅館。將學生都搬做一塊兒居住。等明年開正。寄宿舍建築完了。再遷進去。你這裏有數十間房子。足容納得下。倒是很相安的事。不過我是作寄宿舍的辦法。一切規章。都得照寄宿舍一樣。早晚起床睡覺。以及每日三餐。都有一定的時刻。不知你可願意遵守。真會說話說得有來有去館主人聽了。且不言語。祇叫下女快去。

買頂好的點心來。王甫察攔住道：「不用客氣。快些說妥了。我還有事去。」館主人道：「承先生這般照顧我。我做小生意的人。甚麼規章不能遵守。祇請先生吩咐罷了。如有一些兒違了規章。先生祇管嚴行科罰。」王甫察點頭道：「你很像個誠實人。違背規章的事。大約也不會有。祇要你能遵守規章。就在本月底。教他們一定搬來就是。不過我有一層困難。你先得替我解決。我將學生搬來。須得二百塊錢的費用。你可先替我籌二百塊錢。這二百塊錢。祇一個月便還你。若你有不相信的心思。我可教一般實店家作保。館主人聽了。低頭躊躇了一會道：「敝館曾出了一種廣告。若有客肯來照顧敝館。每位奉保車費二元。先生說有七八十位。照敝館的廣告。也應奉送一百五六十元。既承先生這般照顧。便送先生二百元。也不為過。不過敝館說奉送車費二元。並不是硬拿出二元來。是在月底結賬的時候。減去二元。這種辦法。敝館不拿現錢出來。所以能做得。實沒有預備錢在這裏。要求先生原諒。」王甫察道：「你的廣告。我並沒看見。送車費的話。莫說我不知道。便知道你送了來。我也不會要。」得大方你們做小生意的人。一個月能賺多少。那有這多的虛頭。我說的。與你說的。性質完全不對。我是有最近的還期。最確實的保人。你辦得到。我就將學生搬來。辦不到。我祇得搬往他處。你自己去想清楚。館主人又躊躇了一會道：「先生這二百塊錢。何時要用。」王甫察道：「至遲到明日九點鐘。明日九點鐘有了錢。後日便可將學生搬進這裏來。你若預計明日九點鐘辦不到。這話就不必說了。」館主人道：「先生尊寓在甚麼地方。」王甫察道：「我學生時代在日本。就住在小石川大谷館。多年的老賓主。感情很好。這回來。就住在那裏。」館主人道：「我此刻實在沒有把握。不知道明日九點鐘。能否辦到。我總竭力向外面去借。在明日九點鐘以前。借到了。便送到尊寓來。若過了九點鐘不來。必

是借不到手。那就沒有法設了。王甫察也故意思索了一會道：你去借看能借得多少。九點鐘以前來回我的信也使得。我祇要能勉強搬來我就搬來。此時王甫察並不免管理上生多少障礙。祇是錢少了。搬不動也是枉想定要二百元了。

然。又恐嚇他一句。話就是這樣說了。明日九點鐘再見罷。說着起身。館主人拿着紙筆向王甫察道：請先生將尊寓的番

地留下。王甫察提起筆。就館主人手中寫了出來。穿了靴子。微微向館主人點了點頭。逕歸大谷館來。叫了大谷館的主人到房中。對他說道：我家中匯款。還沒寄到。一時手中沒有錢使。方才向一家商店裏。借了二百塊錢。約

明日九點鐘送來。請你替我做保。你可能做。大谷館的主人。幾個月來。見王甫察用錢如灑沙土。祇在他女兒身上。就有數百元之多。久以為王甫察是個大富豪。二百塊錢的保。有甚不能做。不待思索的。即一口答應了。王甫

察安心等候。次日八點多鐘。王甫察還和館主女兒。睡着沒起來。下女進來報道。勝田館的主人。要見王先生。現在外面等候。王甫察從容起來。喚醒了館主女兒。收拾鋪蓋。命下女教勝田館主人進來。王甫察的房間。本陳設

得精美。館主人見了。更縮脚縮手的。不敢放肆。王甫察見館主人額角上流汗。心中好笑。他拉客的心思。太急。自標已籌款的心思。也就急得狠了。恐怕過了九點鐘的時刻。十月。底天氣。也會跑出汗來。可見他奔波得苦了。當下遞了個蒲團。讓他

坐下。自己和館主女兒。出外面洗臉。招呼了。下女送煙茶進去。洗了臉進來。館主人重新見了禮。從懷中掏了半响。掏出個手巾包來。就蓆子上打開。吐出一大細的鈔票。自己數了好一會。送到王甫察面前道：昨日一日一夜。

今日一早晨。四處湊攏來。得了二百塊錢。請先生點點數。王甫察看那鈔票。十元一張的。祇得一張。五元一張的。也祇得三張。剩下的一百七十五元。都是一元一張。心中好笑。錢到了手。應該得意。應該笑人上了當。也不知他在甚麼小買賣攤上。

湊來的。隨便點了一點。卽擲在一邊道。我寫張證書給你。保證人。就是這館子裏的主人好麼。勝田館主人連忙道。還有甚麼不好。照道理。本不應該教先生寫證書。才是。不過這二百塊錢。不是我自己的。從四處借得來。不能不指望着錢還人家。祇得委屈先生。寫張證書。到來月底。倘我有力量能還。我一定將證書退給先生。王甫察笑道。何必如此客氣。我也不是愛這些小利的人。本來一味良心就得了五百多塊這二百塊算得甚麼說着拿紙筆寫了張證書。教大谷館主人填了保證人名字。都蓋了圖章。交勝田館主人收了。勝田館主人道。敝館的房間。已打掃清潔了。先生立刻搬去。都使得。王甫察道。我先教他們搬來。我此刻就得去大森辦交涉。勝田館主人謝着去了。王甫察用了早點。跑到巢鴨町。尋了個貸間。不得不避開些回到大谷館。叫了館主及館主女兒都到房中。說道。我因同鄉李烈鈞近來在大森辦了一個體育學堂。定要請我去當生徒監。我辭了幾次。辭不掉。礙於同鄉的情面。不能不去帮忙。明日星期一。他學校開課。我祇得於今日搬進去。請你將我賬算來。我在此清檢行李。望着館主女兒道。你幫着收拾收拾。館主人及館主女兒聽了這話。登時如掉在冷水裏面。半晌沒得回話。王甫察嘆道。真是沒法的事。我住在這裏。幾多閑散。幾多舒服。豈願意無端的搬到那冷靜所在去。好在辦事的人。都是我的同志。一切事都可委託。我便每日到這裏來一次。也使得。館主人答道。但願先生如此才好。說着嘆氣。唉聲的去算賬去了。館主女兒掩着面。伏在蓆子上哭起來。王甫察胡亂安慰了幾句。便收拾行李。館主女兒哭了一會。禁不得王甫察苦勸。住了啼哭。幫着王甫察將被包打好。桌上几上的零星什物。王甫察已收拾得乾淨。館主人送進賬單來。王甫察照數給了。復賞了幾塊錢給下女。叫了一乘貨車。拖着行李。又極力安慰館主女兒一會。押着行李。到巢鴨町的新貸間來。整

理了兩三個鐘頭。連午餐都沒工夫吃。整理清楚了。心想蘇仲武的戒指不能不送去。居然想到還戒指大約是預備第二次再借跑到附近一家日本料理店。隨便用了些午膳。便乘車到蘇仲武家來。才走到神保町馬場照相館對面。祇見胡女士迎面走來。手中捧着一個四方的包兒。見了王甫察。遠遠地笑道。到那兒去。一向不見。我倒很想念你。想是比小蘇王甫察笑道。你從那裏來。手中拿着甚麼。胡女士已走近前。將包裹給王甫察看道。還是前月照的相。那回和你在中華第一樓喝醉了。就遺失在中華第一樓。我祇道丟了。也懶得去找尋。方才遇了蘇仲武。他說我還有相片在他那裏。我一時聽了。還想不起來。你看好笑不好笑。王甫察笑着將相片接了過來。就手中打開看了會。殷勤討了兩張。胡女士道。你不要拿着胡亂送人。我的像片不是給人家作玩品的。王甫察點頭道。那是自然。你近來的生活怎樣。作什麼消遣。胡女士忽然一眼。望見王甫察手上的鑽戒。且不答話。拿了王甫察的手。看了又看道。你這戒指是新買的嗎。王甫察心想。若說是借來的。太不體面。祇得點頭含糊答應。胡女士追尋道。你何時在那家買的。多少錢。王甫察隨意說道。買得老蘇的。四百塊錢。胡女士道。是真嗎。王甫察不知胡女士和蘇仲武爲這戒指鬧過一番口舌。正道。不是真。難道騙你麼。胡女士忽然改變了臉色。這一氣非同小可忿忿的道。你此刻打算到那去。王甫察道。你有什麼事。問了做甚麼。胡女士道。我要找老蘇有話說。你得和我同去。王甫察見了這情形。知道這戒指必與胡女士有關係。小人心理。惟恐天下不亂。橫豎與自己不相干。樂得看熱鬧。便道。我正要去找老蘇家。你才從他家來。又去幹什麼。胡女士掉轉身。就走道。你管我呢。王甫察跟在後面。猜想這戒指必是胡女士的高興的時候。送給了蘇仲武。此刻見蘇仲武又買給我。忍不住心中忿怒。所以要找他說話。又想這戒指我七月在陳

志林家初次和蘇仲武見面的時候，就見他帶在手上，難道那時便送了他嗎？王甫察胡思亂想，早跟着胡女士到了蘇仲武門首。此時蘇仲武正在對梅子陪不是，因為胡女士到蘇仲武家拿相片，胡女士的淫冶態度，在梅子眼中見了，實在容納不下。胡女士的脾氣，可是作怪，祇和他一男一女坐在房中，他倒不見得十分作態。一有了第三個人，他的慾火就更按捺不住了。騷言蕩語也描寫不盡。是謂人妖又見梅子生得腦腆未開，言先就有些羞怯。胡女士飛揚跋扈的性情，雖沒甚麼醋意，然他素來是拿着人當玩物的，故意的也要揀着蘇仲武開開心，梅子見了，羞得恨無地縫，可入他又操着可解不可解的日本話，打趣梅子幾句，祇急得蘇仲武雙手作揖，請他出去。嗟乎小蘇之於胡蘊玉也，算是寡婦失了節，被人家拿住把柄了。胡女士去了，梅子哭得和淚人一般。蘇仲武慌了手脚，使盡了陪禮之法，才止住了梅子的悲聲。猛然聽得門響，回頭見胡女士又來了，嚇得不知怎樣才好。接着王甫察跟進來，蘇仲武祇得讓坐。胡女士開口說道：老蘇，我祇道你是個老實人，那曉得你還是個極刁狡的東西，你不是前天對我說你那鑽石戒指是你父親給我的，我要和你換了作紀念，你死也不肯的嗎？爲甚麼又四百塊錢買給老王？你敢欺我，拿不出四百塊錢不能買你的嗎？啊，我知道了，你看我拿着戒指和你換，你怕吃了虧，又不好意思和我討找價，所以捏出那些慎重的原故來。你這人才刁狡，我豈是討這些便宜的人。三十年陳醋釀子打蘇仲武聽了這番發作的話，茫乎不知其所以然，翻着眼睛問王甫察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幾時四百塊錢賣了鑽石戒指給你？王甫察才聽出胡女士動氣的原因來，不禁大笑道：沒事，沒事，你們都不用着急了，祇怪我不好，信口開河的說話，惹出你們這場笑話來。說時將戒指脫了下來，遞給蘇仲武道：我來還戒指給你，在馬場照相對館面遇了他，他問



我這戒指是買的麼。我因懶得說原故糊塗答應他是買的。以為不關緊要的事。他必不會追問。誰知他定要問我在那裏買的多少錢。我就隨便答應說是買了你的四百塊錢。他聽了定要拉着我到你家來。我本意是來你家的。不料有這一段故事在裏面。蘇仲武將戒指看了一看。套在指上。實在忍氣不過。因為梅子受了委風所以氣傷了心不熱則小蘇那裏敢磨突胡蘊玉望着胡女士冷笑道。你未免仗着性子太欺人了。我的戒指我自自有主權。賣人也好。送人也好。用不着你干涉。我不換給你。有我的自由。你據何種資格能強制執行。胡女士不待話畢。指着蘇仲武的臉罵道。你這絕無天良的東西。會對我回出這種話來。真是夢想不到。我想你就是禽獸也應該知道我待的好處。你祇想想你初次見我的時候。我何等熱誠待你。你第二日背了眼就忘記我了。害得我在家中等你。後來總是我來看你。待你那些兒薄了。委實不薄只是已經得了五十元的夜度費你竟敢和獺狗一樣閉着眼睛將我亂咬。你的戒指不肯換給我。我又沒強搶了你的去。何時行了強制執行的手段。你不換給我。要賣給旁人。自然有你的自由。我並不能對你提起訴訟。祇是我質問你的資格。任是誰人。大約也不能說我沒有祇來質問你一聲。仗着我甚麼性子。欺了你甚麼。你這畜牲不如的東西。沒得罵斃了我的嘴。可是與你已有了皮膚之親。你的皮膚也太不怕熱了等我下次氣醒了再來教訓你罷。說完望着王甫察道。同我走這地方。莫卑污了我的人格。王甫察本想多坐坐。好和梅子問答一兩句話。伴着蘇仲武享點艷福。見胡女士這般決絕的樣子。不敢拘執。恐又惹得他發作。便啞啞連聲的替胡女士捧了像片辭別了蘇仲武。跟着胡女士出來。蘇仲武祇求胡女士去了乾淨。一言不發的送到門口。等二人跨出門限。卽拍的一聲把門門了。回身進來。將原因細說給梅子聽。好在梅子並非吃醋。祇因胡女士當面羞辱得難堪。氣得痛哭。蘇仲武說明白了也。

第五十三章 罵父親浪子發奇談 鬧皮氣軍人亂闖禍

一百四十四

就、沒、事。到底是極子蘇仲武拉他到黃文漢家裏和圓子頑笑了一會回來照常過度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天真爛漫

評

留學生狂嫖濫用其百計千方弄錢的辦法實有出於人情意料之外者。王甫察騙了勝田館二百元錢。真好手段。不得不令人佩服。

胡蘊玉不吃人醋。而吃錢醋。是爲英雄本色。蓋英雄也。者即是特別高等秘密淫賣之代名詞也。

第五十三章 罵父親浪子發奇談 鬧皮氣軍人亂闖禍

話說王甫察同胡女士出了蘇仲武的門。各人心中都無目的。信步走至神保町。胡女士道。你去那裏。王甫察道。我今日新搬了家。還有些什物。沒清理齊整。想歸家去。胡女士道。你搬在甚麼所在。我可能去拜府。王甫察笑道。我正苦新居寂寞。祇要你肯賜步。還問甚麼。可能不能。不過我那所在偏僻點兒。沒有熱鬧。可看。胡女士笑道。我歡喜看熱鬧。嗎。今日同你去坐坐。認識了路。我下次好來。此時的王甫察卻不及小蘇有五元可硬借有鑽戒可以轉念頭王甫察點頭道。歡迎之至。二人說着話。上了巢鴨的電車。不一時。到了巢鴨町下車。攜手又走了一會。王甫察指着前面。一種新房子。道。你看那樓上的窗戶開着的。便是我的房子。胡女士笑道。這地方風景倒不惡。房子也好。祇是主人太俗了。王甫察笑道。何以見得太俗。胡女士道。你這種人。能清心寡慾的。在這房中久坐嗎。我看不過作一個睡覺的地方罷了。辜負此間風景。便是俗人。王甫察搖頭笑道。你這話完全將我看錯了。你以爲我是個好遊蕩的人麼。你看我每

日出去不出此時的王甫察確實不狠出去手中無錢故也我因為圖清靜才到這裏來尋房子豈有辜負風景之理說時已到新房門首王甫察推開門讓胡女士進去脫了靴子將相片遞給他自己關好了門脫靴子同上樓房主人泡了茶上來王甫察拿了些錢給他教他去買菜自己將胡女士的相片嵌在一個鏡架裏面放在桌上略略打掃了會房子和胡女士坐着清談起來談到戒指的事王甫察笑道可笑老蘇他父親給他的一個戒指也捨不得和人家更換以為這就是盡孝我不懂怎麼現在的人還有蠢到這樣的若是他母親給他的他捨不得和人家更換倒還有一些兒道理可說禽獸知有母不知有父正是王甫察的見識父親有甚麼要緊父親這東西著者曾親聞其語幾飽以老拳自註對我感情好和朋友一樣親熱親熱沒要緊若對我感情不好簡直可以不認他他有什麼架子可以拿得只怕你要錢用不罷不去求他呀他圖開心害得母親受苦生下兒子來他又諸事不管推乾就濕都是母親他有時高興起來還要拉着母親求樂這種事我就時常幹的我和我老婆睡了還嫌我女兒碍事你看我女兒大了他何必孝我並且還有個道理可以證明父親萬不可孝著者述此等語雖自信不為虛構然已遭萬劫不復之擊不肯生自註大凡家庭壓制使人不能享自由的幸福就是這父親壞事你父親會賺錢給你你也要想想你父親處的好你也要想想你父親我小時候這種苦也不知受過多少我每次受痛苦受到極處恨不得一刀將他攔死攔死了你父親你豈不沒有人養活了嗎祇自恨那時年紀小沒有氣力做不到後來年紀大了討了老婆他又不敢欺我了於今講起來心中還有些不服胡女士雖鬪家庭主義然他沒有甚麼私心不過他自以為是一門新穎的學說說起來容易使人注意他並不是受了家庭的痛苦發出那些議論來洩自己的憤此刻聽了王甫察的話實在是聞所未聞心中也未免有些吃驚獨自思索了一會也覺有點道理似的便道人類相處完全是個感情既沒了感情便是母子也必不能

相。容。所。以。說。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你。父。親。自。己。不。好。先。和。你。有。了。惡。感。你。不。認。他。自。是。當。然。報。復。之。道。父。子。天。性。的。話。完。全。是。哄。人。的。你。看。古。今。來。有。幾。個。打。不。退。罵。不。退。的。孝。子。這。些。人。都。是。嘴。上。說。得。好。聽。罷。了。外。面。做。得。給。人。家。看。博。個。好。名。聲。罷。了。實。有。幾。個。是。真。心。孝。順。的。不。錯。我。雖。沒。年。紀。看。的。人。也。不。少。像。老。蘇。這。樣。肯。做。面。子。的。都。沒。見。過。第。二。個。我。常。說。古。人。造。字。真。造。得。好。善。字。煞。尾。是。個。口。字。可。見。人。口。裏。都。是。善。的。惡。字。煞。尾。是。個。心。字。可。見。人。心。裏。都。是。惡。的。人。的。臉。像。個。苦。字。兩。道。眉。毛。便。是。草。頭。一。雙。眼。睛。便。是。一。橫。鼻。子。是。一。直。底。下。一。把。口。所。以。人。類。苦。境。多。樂。境。少。自。己。不。會。尋。樂。謂。之。自。作。孽。人。家。若。妨。礙。我。的。行。樂。定。要。將。他。作。仇。敵。看。待。比。方。小。蘇。弱。不。能。人。弄。得。你。半。樂。不。樂。你。又。怎。麼。看。待。他。呢。因。為。世。界。上。樂。事。本。少。知。道。去。尋。的。更。少。我。幸。聰。明。比。人。家。高。知。道。自。己。尋。樂。人。家。又。要。來。妨。害。我。不。是。我。的。仇。敵。是。甚。麼。王。甫。察。聽。了。拍。手。笑。道。妙。論。妙。論。我。那。老。賊。就。是。妨。害。我。行。樂。我。怎。解。不。將。他。作。仇。敵。看。待。我。祇。當。他。死。了。你。父。親。生。下。你。這。種。東。西。已。經。是。跟。不。容。於。死。了。他。的。信。來。我。原。封。退。回。去。有。時。還。在。信。面。上。批。不。閱。兩。個。字。出。出。心。中。的。惡。氣。胡。女。士。笑。道。你。是。這。般。對。待。你。父。親。你。父。親。還。寫。信。給。你。嗎。王。甫。察。笑。道。他。有。什。麼。不。寫。信。給。我。他。見。我。當。經。理。員。每。月。有。幾。百。塊。錢。的。進。款。想。我。付。點。錢。回。去。寫。信。來。巴。結。我。你。說。我。肯。理。他。麼。爲。甚。麼。你。又。口。口。聲。聲。就。是。寫。信。回。家。叫。家。裏。酒。錢。與。你。原。來。你。要。錢。用。就。認。得。父。親。了。我。受。苦。也。受。夠。了。二。人。談。得。高。興。不。覺。天。色。已。晚。房。主。人。送。上。晚。餐。來。王。甫。察。道。日。本。料。理。你。能。吃。麼。胡。女。士。道。吃。有。甚。麼。不。能。吃。祇。是。沒。味。罷。了。王。甫。察。道。我。還。是。第。一。次。在。這。裏。吃。飯。不。知。房。主。人。弄。的。菜。何。如。看。這。樣。子。好。像。不。錯。等。我。吃。着。試。試。說。着。用。筷。子。夾。了。些。放。在。口。內。咀。嚼。了。幾。下。道。不。能。吃。不。能。吃。我。在。日。本。多。年。的。都。不。能。吃。你。是。不。待。說。吃。不。下。去。胡。女。士。也。夾。了。些。嘗。嘗。將。筷。子。一。擡。道。果。然。不。能。吃。

怎麼好呢。王甫察道：「沒法。我們還是上中國料理館去橫豎吃了晚飯，也得到各處去逛逛。」胡女士喜道：「很好。我們不要耽擱了。我的相片就丟在你這裏，捧着他在手裏討厭。」王甫察點頭道：「好。二人遂下樓。」王甫察向房主人道：「我們上館子去用飯。你將房中的飯菜收了罷。」房主人自去收拾不提。二人步行到巢鴨町停車場，坐電車又到了神田。在源順吃了些酒菜。這日因是禮拜，吃酒的人多。源順祇有三間房子，中間一間稍寬大一點兒，擺了三張桌子。用兩扇屏風間着。王甫察和胡女士對坐在第二張桌子。第一第三張桌子都團團的坐滿了。精拳猜枚，鬧得十分高興。王甫察喝了兩杯酒，想和胡女士絮談，被兩邊的聲音塞了耳鼓，心中氣忿，不過將坐位移近。胡女士並肩坐在屏風底下，說話。胡女士也有了幾分酒意，全不顧旁人看着，不像和王甫察交頭接耳的說個不了。第三張桌上的人，本是在那裏大家吃酒，一見了這種情形，都丟了酒不吃，吃起醋來。好一比野狗配對許多狗都在旁邊亂叫就是這種情形中有幾個認得是胡女士的，更是酸氣勃勃，祇是都不好作何擺佈，當下惱了一位好漢，端了一盤吃不完的海參，高高舉起，從屏風上連盤直倒了下去，却裝喝醉了身子，也往屏風上一撲。惡作劇的來了這盤海參淋得胡女士滿頭滿臉，一聲哎呀，沒叫出，嘩啞，喧屏風，往背上直塌了下來，將身子往側邊一讓，那經得屏風來勢兇猛，直如泰山壓頂一般。胡女士坐不牢，一個倒栽葱，倒在屏風之下。那人也，不願壓得胡女士骨痛，也四脚朝天的仰跌在屏風上面。口中還含含糊糊的，不知罵些甚麼。真是一樁好戲文王甫察幸起身得快，不會壓在下面。登時滿座的人都大鬧起來。胡女士在屏風底下，大罵王八羔子。王甫察氣得祇是跺腳，也不知道去扶。還是第三桌的人慢慢的將那人扶起，道：「教你不要多喝，你偏不聽，喝醉了，又是這般胡鬧。若將別人壓傷了，看你怎好。」那人起去，胡女士

覺得身上輕了一翻身，將屏風揭開，搯了搯臉上的油，跑過來，跳起腳罵道：「這還了得！留學界竟有這種野蠻的敗類，甚麼喝醉了酒，分明是有意糟蹋人。」老王你替我去叫警察來，將這一羣畜生都帶了去。」胡女士這句話沒說完，有幾個人搶到胡女士面前，舉起手要打道：「你罵誰是畜生？誰怕你到警察署去？」胡女士連忙退了一步，氣得兩眼發直道：「你們這些無禮的東西，都是畜牲。」如聞嬌恨之聲王甫察見風頭不好，怕胡女士再吃眼前虧，連忙止住道：「這些東西和他們計較些甚麼？遇了鬼，自認晦氣罷。」胡女士也明知不是這些人的對手，就鬧到警察署去，他們說是喝醉了酒，也沒有法子，鳥獸不可與同羣，祇怪我自己不好，趕快離了這是非場罷。」鬧久了，弄得大眾皆知，更沒有趣味。王甫察叫下水打水來，胡女士胡亂洗了洗頭臉，一身很時式的西洋衣，已是斷送得無可挽回了。可憐了明天出風頭不成了不敢再耽擱，惹人笑話，匆匆的和王甫察回甲子館換衣服去了，暫且按下，且說這位潑醋的好漢是誰哩？說起來，他的來頭實在不小。他姓劉，名文豹，湖南人，是一個亡命的軍官。他兄弟劉雄業，彷彿曾在湖南當過甚麼司的司長。都是好老第二次革命的時候，很好像是一個中心人物，及至取消獨立的時候，湖南的軍人政客，凡與革命有關係的，都向譚三婆婆（譚組安之綽號）要幾個錢，往日本跑。劉雄業及劉文豹也伸着手向譚三婆婆要。譚三婆婆照例每人五千的給了，又拿了兩萬塊錢給劉雄業道：「這兩萬塊錢你帶到東京去接濟接濟窮苦的黨人。」這是譚三婆婆厚道處，誰知便宜了劉氏兄弟劉雄業拿了這兩萬塊錢，插在腰包裏面，以為人不知，鬼不覺，和他哥子劉文豹各帶了大小太太飛奔日本東京來。古人說得好：富潤屋，德潤身。劉雄業兄弟有了這幾萬塊錢，儘算有個富人的模樣。兩房眷屬到東之後，租了四谷區的一所極雄壯的房子住了下來。劉雄業曾在日本留過學，日本

的富家情形也略略聽人說過。到這時候便實行依式擺起架子來。劉文豹本是個不安分的農夫。祇因為劉雄業當了司長。想拔宅飛昇。便小小的替他哥子謀了個軍官位置。這次亡命到日本來。實是劉文豹平生最得意之事。他也不知道甚麼叫法律。每日祇和同鄉的一班小亡命客。三瓦兩舍的胡鑽亂撞。一日他同幾個人走到上野公園。說是要去看動物園。在上野胡找了一會。也不知動物園在甚麼所在。正沒作理會處。忽然劉文豹狂喜起來叫道。有了。有了。你們看這紅漆牌上的金字。分明寫着兩大師的字樣。不是說這裏有兩個大獅子嗎。既有兩個大獅子。自然是動物園了。我們進去就是。這些準像人活烈士本是不過認識兩羅四瓜大的字同遊的幾個人見了。都點頭道。不錯。今番被你找着了。祇是這動物園也建造得奇怪。怎的和中國的廟宇一樣。恐是錯了罷。劉文豹搖頭道。不錯。不錯。你們不認識字。不知道這牌上分明寫着兩大師不是動物園。是甚麼等我走頭。你們跟着來。就是包你動物園在這裏面。啊呀。你們看。好多的鴿子。在那屋上飛。不是動物園嗎。說着搶先往前走。腦袋潑浪鼓似的。祇管兩邊望。口中不住的喝采道。好個幽僻所在。做這裏面的禽獸。也很值得。何妨去做一回試試呢你看這一條石路。不像湖南的都督府嗎。腸筋中無非祇有湖南都督府五個字同遊的道。我看這房屋。很像湖南的萬壽宮。又一個道。我看有些像北門外的多福寺。劉文豹道。不管他像甚麼。我們祇要看動物。說時數人已走近那像廟宇的台階。劉文豹三步兩跳的跑了上去。却被一個穿警察衣的人。擋住去路。口中說了幾句話。劉文豹一行人。都不懂日本話。一個個翻着眼睛望了。那穿警察衣的人。將劉文豹往台階下推。劉文豹不服。喊道。我是亡命客。劉文豹。好大特來看動物園的。爲何不許我進去。那人也不解。劉文豹說些甚麼。祇管一手推着劉文豹。一手揮這幾個同遊的下去。同遊中有個聰明

些兒的人。想了一想。對劉文豹說道。我彷彿聽人說。進動物園。要買入場券。這東西一定是向我們要券。我們沒給他。所以不許我們進去。劉文豹點頭道。是了。隨即從身邊摸出一塊錢的鈔票來。遞給那人道。買五張入場券。少了錢。我再找你。那人望了望劉文豹手中的鈔票。忍不住笑起來。仍往台階下推。劉文豹被推急了。跳起來。大罵道。我說了。錢少了。再找。你還祇管推些甚麼。入場券必有一定的價目。你難道還想勒索我。敲我的竹槓嗎。那人也動了怒。拿出個警笛來要吹。劉文豹一行人才知道。有些不妙。恐怕真是錯了。一個個往台階下跑。總算跑了一會。劉文豹住了脚說道。那東西真可惡。硬擋住不許我們進去。日本小鬼。最歡喜歡欺中國人。我們不懂話。他更好欺。我們且去找些會日本話的來。和他辦交涉。他若還是這樣。有意的欺我們中國人時。等我多帶幾個人來。打將進去。看他可有能為阻擋得任。這種辦法只好欺壓百姓。在外國可是行不通的。劉文豹怒氣填膺的說。同遊的也都越想越恨。回頭對着那像廟宇的所在。指手。跺脚的亂罵了一頓。歸到家中。對他兄弟劉雄業。如此這般的說了。劉雄業拍手大笑道。哥哥你錯了。那有那樣莊嚴的動物園。那是德川家康的祠堂。叫做東照宮。日本人尊敬他得很。不許閑人進去的。劉文豹道。德川家康的祠堂。外面豎着一塊兩大師的牌子。做甚麼呢。劉雄業笑道。那牌子不是東照宮的。是東叡山寬永寺的禰牌。並不是說有兩個大獅子。你認字也不認清楚。這師字。那是獅子的。獅字。劉文豹聽了。才恍然大悟。將一肚皮圖報復的氣消了。這日十月廿九日。劉文豹請了同鄉的幾個小亡命客。在源順吃酒。偏偏遇了胡女士與王甫察。他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無賴。甚麼野蠻事幹不出。當下弄得胡女士一團糟。走了一千人。都非常得意。重整杯盤。大家又開懷暢飲。議論胡女士的事。忽聽得第一張桌上吃酒的人。大鬧起來。一



個人拍着桌子說道：你們都講胡蘊玉不好，我偏不服。你們祇知道責備人家，全不想自己。你們說胡蘊玉不好，說來說去，祇是說他歡喜偷人，歡喜出風頭，捏造着一些有影無形的話，有意來糟蹋他。你們憑良心想他，歡喜偷人是關他一個人私德上的事，與社會國家毫無關係。你們不贊成他，不給他偷就是了。你們都是些有點身分的黨人，請你們各人捫心自問：在座的人，誰是平生不二色的？男子狂嫖闊賭，沒人過問。一到女子身上，便打齊夥攻擊起來。中國的習慣，雖是男子權重，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然祇能對於那一種不能自立的、女子，他終身靠着丈夫養活，不敢失丈夫的歡心。男子才敢拿出那專制的架子，將女人拘束得和囚犯一樣。不然，有甚麼理由說女人有服從男子、世守不渝的義務？胡蘊玉的知識，足能自立，又不會正式和人結婚，他要暢遂他自己的慾望和愛嫖的男子一樣。法律上的自由，誰能說他不好？至歡喜出風頭，更是尋常之事。現在的人，誰不愛出風頭？幾多令人肉麻的事，都是鼎鼎大名的政客幹出來。圖出風頭的，也沒見你們罵他。我說句刺你們心的話：你們自問，誰沒有想出風頭的心思？能力薄弱的，不知道怎麼出法罷了；三代以下，惟恐人不好名，出風頭就是好名。一念有甚麼可批評的？大家戴着鬼臉子，哄哄罷了。都是打渾水捉魚，說甚麼張三腿長，李四手短，並且鳴鑼聚衆的來攻擊一個胡蘊玉，也就自視太小了。我並不認識胡蘊玉，祇聽他演過數次，說得很虧。他十幾歲女孩，能這般口齒伶俐，任是甚麼議論，都能自圓其說。中國像他這樣的女子，也就不可多得。大家扶持他，些才是何必都是這般捕風捉影的糟蹋他？

這一大段議論夾夾雜雜，似而非似，非而是是，謂奇文奇想。

說到這裏，便有一個質問的聲音道：胡君的話不錯，不過說我們是捕風捉影的話，那就是胡君愛護胡蘊玉的心太重了。我們耳聞的，不能說靠得住。

親目所見的難道也是捕風捉影嗎。我們與胡蘊玉有甚麼仇隙。定要故意的來糟蹋他。公是公非。自不能磨滅。胡君曾聽誰人說過胡蘊玉一個好字。世人都不說他好。祇足下一人任是如何愛護他。祇怕於他也不能發生甚效力。祇聽那人厲聲答道。你這話錯了我。且問你親目所見的胡蘊玉。若與你沒有私情。他的不法行為。必不能使你親目得見。若因他與男子同起同坐。即指定他與這男子有苟且。恐法律上也不能這般武斷。難道胡蘊玉和男子調情。或和男子同睡。被你撞見了嗎。你親目所見的是些甚麼。我於今不特不替胡蘊玉辯護。這些事之有無。姑認定都是真的。於胡蘊玉也無大損。我倒替我們男子抱愧。年紀輕生得齊整的人。都被他嫖了。我說這話實未免輕薄。然我們男子都是自家輕薄。自家趕着胡蘊玉拍馬。底他一個年輕女子。又沒有拘束。何能把持得住。及至失身。我們男子又不知道給自家留體面。悠悠之口。祇管將他破壞。以發揮我中國人的罵人特性。我平日對於罵胡蘊玉的人。都不置可否。因為他自己先不尊重他自己的人格。這卻是正當話我無話可和他說。剛才親見胡蘊玉受辱。你們又鳴鑼聚眾的攻擊他。我看了。不過意才說出這番話來。你們莫祇顧偏着心議論他。即以剛才的事而論。難道也能說是胡蘊玉虧理他。和他朋友坐一塊兒說話。與旁人有甚麼關係。必要給他這樣一個下不去他吃了虧。連發作都不許他發作。還一個個洶洶拳拳的舉着巨靈掌。要打他。這般一個柳弱花柔的女子。偏也忍心施出這種惡劣手段來對付幸而胡蘊玉解事自己顧全體面。不到警察署去。若是魯莽些兒的。竟鬧到警察署去了。中國人丟臉。且在其次。酗酒行兇的人。任你如何會說。胡蘊玉總是個女子。豈不自己起祇怕幾天牢獄之災也。免不掉。即不然無端的受日本警察一頓訓飭。於自己面上又有何好看。這也是正當話胡蘊

玉走了。狼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若再鬧下去，說不定我會挺身出來作這事的。證人證明那班人是有意侮辱女子。我看他們有便宜佔。劉文豹等聽到這裏，各人打了個寒噤，縮着頭，開口不得。劉文豹心想看這說話的是個甚麼樣的人，悄悄的離了座位，走到第一道屏風背後張望。祇見一個身軀偉大的男子，踞坐在上面侃侃而談。看那男子的年齡，約莫二十五六，兩道劍眉，斜飛入鬢，一雙魚眼，黑白分明，遠遠望去，很有些威稜，不可犯的樣子。聽他口音，彷彿帶些四川聲調。劉文豹連忙縮腳，退到自己座上，催着大家快吃，算了賬，一窩蜂走了。來是

虎頭蛇尾有飯量沒酒膽的這邊桌上發議論的，不是別人，就是四川的胡莊。他自那日，因吊胡女士與羅福鬧了警察署之後，此心總是不死，祇恨彼此無緣見面的時候太少，不得如願。今年八月間，和張裕川鬧了點意見，將貸家解散了，獨自一個搬到牛込區林館居住。那西洋料理店請來的下女，被張裕川正式討了做妾，帶回中國去了。他今日也是請了一桌的亡命客吃酒。這些亡命客，十有九是知道胡蘊玉的。大家想裝正人，借着剛才的事，都發出些男女授受不親的正論來。你哄着我，我哄着你，不料却犯了胡莊的忌諱，惹出他這一篇議論來。幸大家倒沒疑胡莊有私心，都平心靜氣的以為胡莊的話還不甚錯。又都知道胡莊素日直爽的脾氣，所以都存些避讓的心思。由胡莊一個人盡情發揮了一會詞鋒，漸斂得以盡歡而散。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王甫察大罵父親，無非是需索銀錢，不能遂意，所以如此。其為人之荒謬，其議論之狗屁，都可不論。我只問他生長到二三十歲了，根據何種理由，專問他父親要錢？此在王甫察也得說是做兒子的資格，所以問父

第五十四章 店主婦趕走英雄 浪蕩子又欺良友

一百五十四

親要錢。然則要錢。用就知道有父親。平日父親少許管了一管。就是老賊請問世界上有此道理否。就算是父子平等。却也還有財產獨立的說法呀。我願世上青年切莫恃有此種狗屁的論調。專一在家庭作祟。

劉文豹兄弟。自然在準偉人活烈士之列。湖南之特產也。酒樓一開。總算是替亡命客露臉不少。

胡莊一大篇議論。固然是心有所偏。然其主張。責備自己。莫專一責備他人。却是正論。世界上可恥不要臉的事情。豈止女子偷人一事。大家都捫着良心想想。只怕不如胡蘊玉。蓋胡蘊玉之縱情極慾。乃是出於自動。其他可恥不要臉之事。還有些是出於被動的呢。

第五十四章 店主婦趕走英雄 浪蕩子又欺良友

話說王甫察跟胡女士。回到甲子館。胡女士換了衣服。重勻粉臉。再點朱唇。此即女子甘爲男子玩物之譏。然而英雄則曰我能顛倒男子也。心中雖也

嘔氣。却喜他素來曠達。又明知已吃了虧氣。也無益。祇得按兵勒馬。徐圖報復。後來畢竟被他偵知了。劉雄業兄弟吞歎情事。暗中挑撥了幾句。是非弄得湖南黨人大鬧。大松俱樂部。劉雄業兄弟在東京立脚不牢。此是後話。

暫時不能詳寫。且說當晚胡女士改裝停當。向王甫察道。我們出去罷。再過一會。找我的。又來了。不得開交。兩雄爭長

不過又大鬧一頓怕甚麼王甫察道。你想我們去那裏好。胡女士躊躇道。我也沒好地方去。我的意思。還是買些酒菜。帶到你家去吃。你說好麼。王甫察連忙道好。我們就去買罷。胡女士道。不必我們親去。我寫個字。教下女到廣昌和拿便了。

自己提着討厭。王甫察道。祇怕下女不認識菜。買些不成材的東西回來。不能吃。胡女士笑道。你放心。有我的字。去廣昌和天大的膽。也不敢發不成材的貨。來。王甫察道。你是他老主顧嗎。胡女士點點頭。在桌上拿筆。問王甫

蔡愛吃甚麼。王甫察道：甚麼都好。祇要便於攜帶的。胡女士道：便於攜帶的無非是薰臘之類。祇可惜他家沒好酒。王甫察道：春日館有頂好的牛莊高粱。教下女順便去打一斤。豈不好嗎？胡女士笑道：也好。你常去春日館吃牛莊高粱嗎？問得有意王甫察點頭問怎麼。胡女士笑道：你還裝甚麼佯。倒來問我。王甫察正色道：你這話怎麼講。我委實不知道。胡女士一邊寫一邊笑道：不知道罷了。我也不必追問你。你也不必追問我。王甫察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以為我因春日館有個下女還生得不討人厭。時常去吊他的膀子麼。你真錯了。下女是個甚麼東西。便再生得美些。人格太差遠了。我怎肯去拿正眼瞧他。撇清你如果是這個意思。就太瞧我不起了。胡女士寫着字。搖頭道：不是。不是你誤會了。祇是你說起春日館的下女來。我又記出一樁好笑的事來了。前日康少將請酒。挑選有好下女的館子。挑選了幾日。神田中國料理館。大小二十來家。就祇春日館的當選。吃酒的時候。那所謂生得好的下女。滿座斟酒。時用眼睛望望。這個眯眯。那個實主。都歡然暢飲。異常高興。誰知樂極悲來。座中有個姓楊的混名叫做小暴徒。被那下女幾眼望昏了。拚命喝了幾鐘酒。醉得糊裏糊塗的。撲住那下女。無處不摸。謂姓楊的混名叫做小暴徒。被那下女幾眼望昏了。拚命喝了幾鐘酒。醉得糊裏糊塗的。撲住那下女。無處不摸。謂下流無恥東西。那下女倒好。迷縫着兩眼。一言不發。任小暴徒亂摸亂索。祇氣壞了一個混名叫做天尊的姓柳的。離了座。嚷道：小暴徒。你一個人獨樂。不怕天尊嗎？一面嚷着一面拖了那下女的手。與小暴徒對扯。無恥之物也要無獨有偶。是謂天地生物之奇扯得那下女格格的笑得轉不過氣來。滿座的人都跳起來。拍手大笑。小暴徒不及天尊力大看看扯不過。想用腳抵住桌脚。助一助氣力。誰知春日館的桌子。毫不堅牢。祇一抵便嘩喇喇一聲響。杯盤碗碟都一齊翻了下來。小暴徒嚇得手一鬆。仰面一交。也跌倒在地。我當時見他們太鬧得。不像樣。悄悄的走了。後來不知道怎生結局。

打破了碗盞想必是要賠的。王甫察大笑道。笑話笑話。碗盞自然是要賠的。胡女士道。那下女。我本想問他的名字。因他祇顧和他們鬧去了。沒工夫和我說話。不會問得。王甫察道。是不是鑲金牙齒的那個。胡女士連連點頭道。是。王甫察道。他名字叫做安子。你想問了做甚麼。胡女士笑道。我又不想吊他的膀子。問了做甚麼。不過因你說他和你的人格太差遠了。我不相信你這樣的講人格。特意用話探聽你果不出我所料。你既說他的人格和你太差遠了。你又怎麼屑去問他的名字。真不打自招了。駁得挖苦之至可笑你們男子都是美惡兼着貴賤講的。死一般說時。接着嘆了口氣道。這種理解也不是你這種頭腦渾濁勢利薰心的人所能領會得來的。更罵得痛快。者不得以人廢言留以俟。諸異日的知己罷。王甫察也不往下問。祇看着他寫完了。即拍手叫下女來。拿了幾角錢。教下女到廣昌和買了薰臘之後。到南神保町春日館買牛莊高粱。下女去後。二人又閒談了一會。下女回來。王甫察提了酒瓶薰臘。同胡女士歸到家中。已是十點多鐘了。王甫察打開薰臘包看。果是很好。於是二人坐着開懷暢飲。直飲到十二點鐘。方才盡興。收拾安歇。自此胡女士有興即到王甫察家來。王甫察因怕遇見勝田館主人。不敢多在神田方面行走。有時胡女士定要拉着出去頑耍。王甫察必坐馬車。或是汽車。在胡女士見了。以為王甫察是顯闊。其實王甫察是怕步行。遇見了債主不好脫身。王甫察騙勝田館二百塊錢。除開銷大谷的房飯賬及租房搬家費外。僅剩了一百五十來塊錢。本想拿去還待合室的。因二十九晚與胡女士纏了一夜。次日又被胡女士強拉着坐馬車。到各處遊行。胡女士買了些零星物品。這一日花掉了五十多塊錢。待合室的賬。還不成了。連梅太郎也不敢見面。那是一定的不到十來日工夫。胡女士連借帶用的。將王甫察手中的錢。弄了個乾淨。更是當然的王甫察

恐怕胡女士見笑。暗地將在上海嫖時所做的中國衣服兩箱搬到維新料理店去押。這兩箱衣服新做的時候總在一千元以上。抵押起來才不值錢。僅押了一百塊錢。還不知費了多少唇舌。一百塊錢到手。膽又大了。但仍不敢到那待合室去。一日胡女士來說。有急事需錢。使要王甫察替他設六十塊錢的法。英雌之惟一籌款法王甫察不便推託。祇得拿六十塊錢給他。問他有甚麼急事。渾蛋胡女士笑道。事後你自然知道。此刻和你說了。反使你心中不乾淨。王甫察見胡女士這般說。更要追問原由。胡女士抵死不肯說。被王甫察問急了。動氣說道。料我不至騙你這六十塊錢。你安得以六十塊錢的債權資格侵犯我的自由監督我的用途。你再要問錢現在這裏。你收回去罷。好大的標勁王甫察倒嚇慌了。連忙陪笑說道。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好好我不問你罷。你拿去用。就是。被英雌收服了胡女士道。你若不放心。我也不希罕你的。王甫察大笑道。說那裏話。莫說六十塊錢。便是六百塊錢。你要拿去。也不值甚麼。我豈是這種鄙吝小人嗎。胡女士道。祇要你放心就是了。此刻家中有人等着我。不能和你閑談了。相片你拿給我帶去罷。王甫察連忙拿給他。胡女士接了。匆匆而去。王甫察指望他幹完了事。必然照常的來歇宿。這晚等到一點多鐘。不見他來。才一個人安歇。好不苦惱次日坐等了一日。夜間也候至十二點鐘。仍不見胡女士的影子。心中想念得不得了。糊裏糊塗。睡了一覺。第二日一早起來。胡亂用了些早點。即奔到甲子館來。下女說他昨日上午已經搬往別處去了。王甫察冷了半截。問下女道。他留下新搬的地名沒有。下女搖頭道。沒有。廣昌和料理店的老闆替他清理了行李。兩個人一塊兒走的。祇彷彿聽他對車夫說到小石川表町似的。王甫察道。他們臨行的時候。也沒對你說甚麼。下女道。沒說甚麼。王甫察尋思道。怎麼廣昌和的老闆會來替他清行李。不是笑話。一

定下女看錯了。便問下女道：你怎知道是廣昌和的老闆。看錯了罷。下女笑道：那會看錯。他時常到這裏來的。我也時常到那料理館裏去買東西。笑話也不知說過了多少。那會看錯。偏偏這不知世事的下女定要坐實了。王甫察聽了。心中甚是詫異。正待再問幾句。祇見甲子館的女主人在裏面放開破鑼也似的噪子。呼着下女道：你這東西不開飯。上樓去在外面東扯西拉的說些甚麼。有來會客的。客在家就請進。客不在家你回絕了。還得做你的事。我這裏那有閒談的工夫。下女聽得女主人發怒。也不顧王甫察還想問話。掉轉身便往裏跑。祇聽得女主人高聲問下女道：會誰的。你說了些甚麼。下女說了幾句。女主人哈哈大笑道：偏是這種爛淫賣婦。找他的還絡繹不絕。他今天若再不搬我。一定將他的行李擯出去。罵得王甫察聽了吃了一驚。暗道：胡蘊玉這樣有知識的女。難道會弄出甚麼不堪的事來。給他們鄙棄嗎。我倒要問個清楚。才得安心。便呼着女主人道：請你出來。我有句話要問問。女主人停了半晌。才有聲沒氣的答道：先生不是要問那姓胡的女子嗎。他已經被我撞走了。王甫察道：你開旅館。怎麼能讓客走。女主人鼻孔裏笑了兩聲道：我開旅館是正當營業。不能住淫賣婦。他自到這裏一兩日。換一個男子同睡半夜三更呼茶喚水的。我早就回了他。教他搬往別處去住。他祇當耳邊風。房錢伙食費我都情願不要了。祇要他滾出去。我樂得耳根清靜。更痛王甫察一句話也沒得說。你能說拔步往外就走。歸到家中。後悔不迭。悶坐到黃昏時候。實在無聊。已極。跑到日本橋濱町。嫖了一晚藝妓。這藝妓叫做京子。在日本橋。還薄薄有點微名。王甫察甚是得意。次日復去嫖了一夜。手中的錢。又早用光了。打開箱子。尋衣服去當。奈都是些洋服。當不起價。春夏冬六套。僅當了廿五塊錢。王甫察心中計算。長此抵當度日。如何是了。不如寫信去神



戶教哥哥寄幾百塊錢來。祇是他前幾日來信說要到大連去。不知此刻已動身沒有。且寫封信去看看。當下寫了封信發了。心中又忘不了京子。掣了二十五塊錢。仍到濱町來。追歡取樂。過了幾日。得了王無晦同住的朋友。寄來一封信。說王無晦已往大連去了。他們也是窮得一錢沒有。七個人往一間八疊席的房。共有三床被臥。互相擁抱的睡覺。身上都還穿着夾衣。每日弄得着錢。大家才得一飽。弄不着錢的時候。祇得挨餓。亡命客之窮苦者如此宜乎劉雄樂

兄弟之大說而特說也王無晦動身的時候。也祇有到大連的盤纏。王甫察得了這個消息。心中大是着慌。他平日爲人同鄉的。都不說他一個好字。祇有個姓吳名嘉召的。在宏文學院讀書的時候。和王甫察同班。這吳嘉召是個自費生。爲人道德學問文章。在江西留學生中間。都沒人和他比。並得上王甫察那時讀書雖不發奮。然也不十分偷懶。更兼生性聰明。功課自不落人之後。吳嘉召對於王甫察。便抱了一種很希望他學問成功的好感。當今之世何往處舉此種人

來甚是親密。王甫察考取高工的時候。他便考取了仙臺第三高等學校。補了官費。和王甫察見面的時候。雖少而勤。勉王甫察的函札。一月總有一兩封。後來覺得王甫察所行所爲。都不合法。高工預科又落了第。吳嘉召特意跑到東京。苦勸了幾日。幾夜。此種方不愧朋友二字奈王甫察祇是面從心違。一誤訣吳嘉召去後。故態復作。吳嘉召聽了祇得歎口氣。道朋友數斯疎矣。我既三回五次勸他不聽。祇得由他去罷。自此便不常通信。年暑假見面的時候。王甫察惟恐他說出逆耳之言。先自裝出那飾非拒諫的樣子來。使吳嘉召不好開口。一誤訣不知吳嘉召却早存了個既入迷途說也無益的心思。因此王甫察愈趨愈下。此次來充經理。吳嘉召已從第三高等學校畢業。到東京來進帝國大學了。王甫察一向花天酒地不特無工夫去訪他。並且怕他見面又說討人嫌的話。不過

心中知道吳嘉召之爲人。雖是自已有意和他疎遠。他心中必沒有甚麼芥蒂。這種忠厚人。祇要對他說幾句軟話。他必然還肯替我幫忙。他自己的力量。雖然有限。江西的同鄉。却都信仰他。他肯出來。必能解決我的困難。問題。祇是要我一時改變態度和他低首下心去說。面子上總覺有些難爲情似的。一個人以心問心。躊躇一會。實在沒法。便決定主意。真有許多神機妙算裝出懊喪不堪的樣子去會吳嘉召。此時吳嘉召住在本鄉一家小旅館內。見王甫察垂頭喪氣的挨了進來。嚇了一跳。連忙起身讓坐。王甫察坐下。吳嘉召含笑說道。久不相見。近來生活怎樣。聽說已從大谷館搬了出來。怎一向都沒處打聽你的消息。神龍見首不見尾。你的行動真令人不測。我久有心想找你問句話。祇因同鄉的都不知道你的下落。祇索罷了。我和你既是同鄉。又是同學。感情素來很好。關於個人道德上的事。你是個聰明絕頂的人。無須我曉曉多說。同鄉的談到你身上。也不過笑話笑話罷了。至你對於曹亮吉的事。是良心上的問題。外面說起來。太不像樣。我雖有意替你解說。無奈錯得太不近人理了。便欲解說。顯見得我是私心。我不解你怎的會荒謬到這步田地。侃侃正論而以委婉出之是謂朋友之道王甫察聽吳嘉召說到曹亮吉的事。早流下淚來。小王苟存一絲人氣定該下淚只是又在裝假此小王之所以拘謹不若也此時揩了淚。長歎一聲道。我近來所行所爲。到今日才知道是曲盡其認。周行其非。不是一言兩語所能懺悔。並且我從來做事。不存後悔的心。祇思補救之法。事已過了。後悔是無用的。對於老曹的事。固是良心上的問題。然老曹和我同鄉同學。他患的病。本是不治之症。並沒因我加他的症候。他所受損失。不過幾百塊錢。在他家中。富厚的人。幾百塊錢也算不得甚麼。這事雖然幹錯了。心中却沒甚麼放不下。祇騙勝田館一事。今日想起來。實在非人類所應有的。自己評論得的確之至。我今早已折節立誓。從今不作謊語。同鄉中惟

你可說話。我和盤托出說給你聽罷。但願你聽了與我以嚴重的教訓。使我受教訓的時候。心中得片刻之安。  
 像吳嘉召愕然問道。騙了勝田館甚麼。快說出來看。王甫察便從頭至尾。一字不瞞的說給吳嘉召聽。吳嘉召聽了。嚇得望着王甫察。半晌沒得話說。王甫察道。我此時的心理。惟願此身立化爲禽獸。任人宰割。方可消滅以前種種罪孽。若講補救的方法。則惟有剃度入山。才得六根清淨。我生來天理不敵人欲。每次天理戰勝。心中未嘗不自知恐懼。爭奈恐懼一念。隨起隨滅。漸至於無。無法無天的事。遂於此時着手做下。直到昨晚一夜。輾轉不寐。今早起來。萬念俱寂了。此時的方寸靈台。自信澈底澄清。方敢來見你。若有絲毫渣滓。也不肯跨進這邊門了。從前我不多和你親近。就是我的人欲。恐敵不過你的天理。驅使我逃走所致。此時見了你。便如小兒得了保姆。一刻也捨不得離開。以言取人者可以悟矣吳嘉召素喜講性理之學。王甫察這番議論。正投其所好。當下拍着手喜笑道。古人說得好。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你能翻然改悔。並見得這般透澈。終不失爲有根底的好漢。起念是病。不續是藥。任是甚麼罪過。祇一個念頭便打消了。以前的事都不必再講。你既能澈底澄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還有甚麼待我來講。祇商量以後的辦法便了。你說你現在打算怎樣。我無不惟力是視的幫助你。王甫察道。我一切想頭都沒有。祇願剃度過半生寂寞生涯。裝得吳嘉召搖頭笑道。非有志者所爲也。趕快打消這念。王甫察道。不能剃度。就惟有速離日本這苦海。換一種新鮮空氣。就是作苦工。自食其力。我都情願。捨此以外。除死則無辦法了。吳嘉召道好。我幫助你離開日本。就是你得多少錢。才能動身。王甫察道。至少須一百元。到上海再定行止。吳嘉召道。我的經濟能力。你是知道的一時要我拿一百元出來。萬做不到。且等我替你設法。三

四日之內料想必能辦到你這幾日就住在這裏罷籌了錢再去搬行李翻身我上課去了你就在家中看書不要往外面去跑遇了債主難為情

何等熱心何等愛友小王便利用此點以欺之人情如是如是

王甫察諾諾連聲的答應只是小王的中心一定暗笑吳嘉召是個傻小子也吳嘉

召寫了幾封信給四個朋友每人借二十塊錢自己也拿出二十塊第三日都送來了吳嘉召交給王甫察教王甫察將行李搬來吳嘉召辦了幾樣菜給王甫察餞行親送到中央停車場王甫察買了往長崎的車票坐在待合室（火車站待車室亦名待合室）等車因來得太早須等一點多鐘才有車吳嘉召把光陰看得最重輕易不肯犧牲一分鐘見王甫察的事情都辦妥了不必定要看着上車便對王甫察說了幾句珍重的話作別歸家去了王甫察送出了車站望着他走遠了心中好笑吳嘉召老實人果然落了我的圈套

吳嘉召所吃虧者一次而已而小失者重王則終身之信用喪失矣究竟所得者輕所

我跑到上海去幹甚麼及時行樂我才看得破久不見我那梅太郎了且去和他聚樂一宵再說手中還有七十多元不愁沒有錢使主意已定將行李交給運送店運到長崎自己坐了乘東洋車恐怕遇見吳嘉召教車夫將前面的車簷搭上縮身坐在裏面怕見吳嘉召者怕其立逼着上船回國而已逕向澀谷奔來一會到了下車開發了車錢找了一家很小的待合室平日不曾去過的老鳩見王甫察穿着半舊的學生衣服疑是個初學嫖的有意無意迎接上樓照例問王甫察有無相識的藝妓王甫察笑道聽說這澀谷有個叫梅太郎的藝妓生得不錯我想將他叫來看看不知你可能辦到老鳩忍不住笑道梅太郎是此間有名的祇怕他太忙了不得來王甫察道你去問問能來也未可知老鳩笑着去了一會兒轉來笑道我說怕他太忙果然已有了客不能來了請換一個罷王甫察故意躊躇說道我腦筋裏祇有個梅太郎那有一個可換老鳩道容貌和梅太郎差不多的叫一個來好麼王甫

察搖頭問道。梅太郎果真就有了客嗎。此刻還不到十點鐘。老鴿道。確是已有了客。王甫察道。你替我再去一趨好麼。老鴿笑道。他已有了客。還去做甚麼。王甫察道。你試再去看看。我自有道理。說着從懷中抽出個日記本。撕了一頁下來。用鉛筆寫了句（早夕來イ）的日本話在上面。畫了個林字的花押。這林字花押是王甫察和梅太郎私約了通信的暗號。老鴿看了。並不懂得。祇是搖頭。王甫察揮手。教他拿着快去。老鴿祇得執着紙條兒。一步懶似一步的去了。王甫察坐着等候。不一刻。祇聽得梅太郎和老鴿。一邊上樓。一邊笑着道。我祇道是誰。原來是他。你早說。我早來了。王甫察連忙起身。迎到樓口。梅太郎一把握了王甫察的手。緊緊的捏着。張開口。祇是笑得合不攏來。半晌忽然流下淚來。道。想得我。好苦呀。一句話說完。早哽咽得不能成聲了。梅太郎倒王甫察也陪着流淚。攜手進房。王甫察納梅太郎坐下。自己挨身坐着。拭淚笑道。你此刻不必悲傷。你我悲傷的事。有在後面。此時且快樂快樂。再敘苦事。老鴿見了二人的情形。站在一旁。癡了似的。不知怎樣才好。王甫察教他趕快辦酒菜來。老鴿才退了出去。梅太郎問王甫察道。差不多一個月。不見你來。是甚麼道理。今日爲甚麼。忽然跑到這裏來叫我。王甫察長歎一聲道。不如意事常八九。這一個月來。我所受的痛苦。一時也說不盡。還是即說了出來。也是徒然使你傷感。一言以蔽之。不遂心罷了。我前月不是說已寫信家去。教家中匯一千塊錢來嗎。那時我手中還有六百多塊錢。你是知道的那曉得我家中。因我哥子革命的關係。被江西都督李純抄了家。我哥子也逃到日本來了。父母都寄居在親戚家中。所有財產二百多萬。一文也充了公。莫說要一千塊錢。便是一百塊錢。也湊不出。而我手中的六百多塊錢。除買了個戒指給你。剩下的都是我哥子來用了。我一個錢也沒有。連酒菜賬都還不

起教我。有甚麼臉來見你。此刻聽說有將財產發還的消息。我哥子有革命的關係。不能回國辦這交涉。我祇得去走一週。本定了今日動身。因實在捨你不得。瞞着哥子。來看一遭兒。你看我的車票都買了。說着從袋中拿出車票給梅太郎看。不知梅太郎如何說法。且待第四集書出版。再和諸君相見。

評

王甫察仗一點鬼聰明。無所不用其騙。忍心害理。狗彘不若。而在其騙術得售之時。豈不謂世上全是傻蛋。我總有法子可以叫他們上當乎。豈知世上無有不穿之騙術。一人被騙知之者。無慮數千百人。騙人愈人。則人人皆知其人之荒謬。皆將遠而避之。雖有窮工極巧之騙法。其將何以用之哉。迨至日暮途窮。雖有真話。人亦不信之矣。是自絕之道也。我願今之青年千萬莫以騙人爲得計也。